

唐律疏义洗冤集录

名 例

【疏】议曰：夫三才肇位，万象斯分。稟气含灵，人为称首。莫不凭黎元而树司宰，因政教而施刑法。其有情恣庸愚，识沈愆戾，大则乱其区宇，小则睽其品式，不立制度，则未之前闻。故曰：“以刑止刑，以杀止杀。”“刑罚不可弛于国，笞捶不得废于家。”时遇浇淳，用有众寡。于是结绳启路，盈坎疏源，轻刑明威，大礼崇敬。《易》曰：“天垂象，圣人则之。”观雷电而制威刑，睹秋霜而有肃杀，惩其未犯而防其未然，平其微纆而存乎博爱，盖圣王不获已而用之。古者大刑用甲兵，其次用斧钺；中刑用刀锯，其次用钻笮；薄刑用鞭扑。其所由来，亦已尚矣！昔白龙、白云，则伏牺、轩辕之代；西火、西水，则炎帝、共工之年。鵩鸩筮宾于少皞，金政策名于颛顼。咸有天秩，典司刑宪。大道之化，击壤无违。逮乎唐虞，化行事简，议刑以定其罪，画象以愧其心，所有条贯，良多简略，年代浸远，不可得而详焉。尧舜时，理官则谓之“士”，而皋陶为之；其法略存，而往往概见，则《风俗通》所云“皋陶谟：虞造律”是也。律者，训铨，训法也。《易》曰：“理财正辞，禁人为非曰义。”故铨量轻重，依义制律。《尚书大传》曰：“丕天之大理。”注云“奉天之大法。”法亦律也，故谓之律。昔者，圣人制作谓之经，传师所说则谓之传，此则丘明、子夏于《春秋》、《礼记》作传是也。近代以来，兼经注而明之则谓之义疏。疏之为字，本以疏阔、疏远立名。又，《广雅》云：“疏者，识也。”案疏训识，则书疏记识之道存焉。《史记》云：“前主所是著为律，后主所是疏为令。”《汉书》云：“削牍为疏。”故云疏也。昔者，三王始用肉刑。赭衣难嗣，皇风更远，朴散淳离，伤肌犯骨。《尚书大传》曰：“夏刑三千条。”《周礼》“司刑掌五刑”，其属二千五百。穆王度时制法，五刑之属三千。周衰刑重，战国异制，魏文侯师于里悝，集诸国刑典，造《法经》六篇：一、《盗法》；二、《贼法》；三、《囚法》；四、《捕法》；五、《杂法》；六、《具法》。商鞅传授，改法为律。汉相萧何，更加悝所造《户》、《兴》、《厩》三篇，谓《九章之律》。魏因汉律为一十八篇，改汉《具律》为《刑名第一》。晋命贾充等，增损汉、魏律为二十篇，于魏《刑名律》中分为《法例律》。宋齐梁及后魏，因而不改。爰至北齐，并《刑名》、《法例》为《名例》。后周复为《刑名》。隋因北齐，更为《名例》。唐因于隋，相承不改。名者，五刑之罪名；例者，五刑之体例。名训为命，例训为比，命诸篇之刑名，比诸篇之法例。但名因罪立，事由犯生，命名即刑应，比例即事表，故以《名例》为首篇。第者，训居，训次，则次第之义，可得言矣。一者，“太极之气，函三为一”，黄钟之一，数所生焉。《名例》冠十二篇之首，故云“名例第一”。大唐皇帝以上圣凝图，英声嗣武，润春云于品物，绥秋官于黎庶。今之典宪，前圣规模，章程靡失，鸿纤备举。而刑宪之司执行殊异：大理当其死坐，刑部处以流刑；一州断以徒年，一县将为杖罚。不有解释，触涂睽误。皇帝彝宪在怀，纳隍兴轸。德礼为政教之本，刑罚为政教之用，犹昏晓阳秋相须而成者也。是以降纶言于台铉，挥折简于髦彦，爰造《律疏》，大明典式。远则皇王妙旨，近则萧、贾遗文，沿波讨源，自枝穷叶，甄表宽大，裁成简久。譬权衡之知轻重，若规矩之得方圆。迈彼三章，同符画一者矣。

笞刑五

笞刑五：笞一十。赎铜一斤。笞二十。赎铜二斤。笞三十。赎铜三斤。笞四十。赎铜四斤。笞五十。赎铜五斤。

【疏】议曰：笞者，击也。又训为耻，言人有小愆，法须惩诫，故加捶撻以耻之。汉时笞则用竹，今时则用楚。故《书》云“扑作教刑”，即其义也。汉文帝十三年，太仓令淳于意女缇萦上书，愿没入为官婢，以赎父刑。帝悲其意，遂改肉刑：当黥者髡钳为城奴令舂，当劓者笞三百。此即笞、杖之目，未有区分。笞击之刑，刑之薄者也。随时沿革，轻重不同，俱期无刑，义唯必措。《孝经援神契》云：“圣人制五刑，以法五行。”《礼》云：“刑者，型也，成也。一成而不可变，故君子尽心焉。”《孝经钩命决》云：“刑者，型也，质罪示终。”然杀人者死，伤人者刑，百王之所同，其所由来尚矣。从笞十至五十，其数有五，故曰“笞刑五”。徒、杖之数，亦准此。

杖刑五

杖刑五：杖六十。赎铜六斤。杖七十。赎铜七斤。杖八十。赎铜八斤。杖九十。赎铜九斤。杖一百。赎铜十斤。

【疏】议曰：《说文》云“杖者持也”，而可以击人者欤？《家语》云：“舜之事父，小杖则受，大杖则走。”《国语》云：“薄刑用鞭扑。”《书》云：“鞭作官刑。”犹今之杖刑者也。又蚩尤作五虐之刑，亦用鞭扑。源其滥觞，所从来远矣。汉景帝以笞者已死而笞未毕，改三百曰二百，二百曰一百。奕代沿流，曾微增损。爰洎随室，以杖易鞭。今律云“累决笞、杖者，不得过二百”，盖循汉制也。

徒刑五

徒刑五：一年。赎铜二十斤。一年半。赎铜三十斤。二年。赎铜四十斤。二年半。赎铜五十斤。三年。赎铜六十斤。

【疏】议曰：徒者，奴也，盖奴辱之。《周礼》云“其奴男子入于罪隶”，又“任之以事，置以园土而收教之。上罪三年而舍，中罪二年而舍，下罪一年而舍”，此并徒刑也。盖始于周。

流刑三

流刑三：二千里。赎铜八十斤。二千五百里。赎铜九十斤。三千里。赎铜一百斤。

【疏】议曰：《书》云：“流宥五刑。”谓不忍刑杀，宥之于远也。又曰：“五流有宅，五宅三居。”大罪投之四裔或流之于海外，次九州之外，次中国之外。盖始于唐虞。今之三流，即其义也。

死刑二

死刑二：绞。斩。赎铜一百二十斤。

【疏】议曰：古先哲王，则天垂法，辅政助化，禁暴防奸，本欲生之，义期止杀。绞、斩之坐，刑之极也。死者魂气归于天，形魄归于地，与万化冥然，故郑注《礼》云：“死者，渐也。消尽为渐。”《春秋元命包》云：“黄帝斩蚩尤于涿鹿之野。”《礼》云：“公族有死罪，磬之于甸人。”故知斩自轩辕，绞兴周代。二者法阴数也，阴主杀罚，因而则之，即古“大辟”之刑是也。

问曰：笞以上、死以下，皆有赎法。未知赎刑起自何代？

答曰：《书》云：“金作赎刑。”注云：“误而入罪，出金以赎之。”甫侯训夏赎刑云：“墨辟疑赦，其罚百锾；劓辟疑赦，其罚唯倍；剕辟疑赦，其罚倍差；宫辟疑赦，其罚六百锾；大辟疑赦，其罚千锾。”

注云：“六两曰锾。锾，黄铁也。”晋律：“应八议以上，皆留官收赎，勿髡、钳、笞也。”今古赎刑，轻重异制，品目区别，备有章程，不假胜条，无烦缕说。

妇人有官品邑号

诸妇人有官品及邑号犯罪者，各依其品，从议、请、减、赎、当、免之律，不得荫亲属。

【疏】议曰：妇人有官品者，依令，妃及夫人，郡、县、乡君等是也。邑号者，国、郡、县、乡等名号是也。妇人六品以下无邑号，直有官品，即媵是也。依《礼》：“凡妇人，从其夫之爵位。”注云：“生礼死事，以夫为尊卑。”故犯罪应议、请、减、赎者，各依其夫品，从议、请、减、赎之法。若犯除、免、官当者，亦准男夫之例。故云“各从议、请、减、赎、当、免之律”。妇人品命既因夫、子而授，故不得荫亲属。

若不因夫、子，别加邑号者，同封爵之例。

【疏】议曰：别加邑号者，犯罪一与男子封爵同：除名者，爵亦除；免官以下，并从议、请、减、赎之例，留官收赎。

无官犯罪

诸无官犯罪，有官事发，流罪以下以赎论。谓从流外及庶人而任流内者，不以官当、除、免。犯十恶及五流者，不用此律。

【疏】议曰：无官犯罪，有官事发，流罪以下，皆依赎法，谓从流外及庶人而任流内者。其除名及当、免，在身见无流内告身者，亦同无官例。其于“赎章”内合除、免、官当者，亦听收赎。故云“不以官当、除、免”。若犯十恶、五流，各依本犯除名及配流，不用此条赎法，故云“不用此律”。

问曰：“无官犯罪，有官事发，流罪以下以赎论。”虽称以赎，如有七品以上官，合减以否？

答曰：既称“流罪以下以赎论”，据赎条内不得减者，此条亦不合减。自余杂犯应减者，并从减例。据下文“无荫犯罪，有荫事发，并从官荫之法”，故知得依减之例。

卑官犯罪，迁官事发；在官犯罪，去官事发；或事发去官：犯公罪流以下各勿论，馀罪论如律。

【疏】议曰：卑官犯罪，迁官事发者，谓任九品时犯罪，得八品以上事发之类。在官犯罪，去官事发者，谓在任时犯罪，去任后事发。或事发去官者，谓事发勾问未断，便即去职。此等三事，犯公罪流以下，各勿论。迁官者，但改官者即是，非独进品始名迁官。馀罪论如律者，并谓私罪及公坐死罪，皆据律科，虽复迁官去任，并不免罪。

问曰：依令：“内外官敕令摄他司事者，皆为检校。若比司，即为摄判。”未审此等犯公坐，去官免罪以否？

答曰：律云“在官犯罪，去官事发；或事发去官：犯公罪流以下各勿论”，但检校、摄判之处，即是监临，若有愆违，罪无减降。其有敕符差遣及比司摄判，摄时既同正职，停摄理是去官，公坐流罪亦从免法。若事关宿卫，情状重者，录奏听敕。其寺丞、县尉之类，本非别司而权判者，不同去官之例。诸司依令当直之官，既非摄判之色，不在去官之限。

其有官犯罪，无官事发；有荫犯罪，无荫事发；无荫犯罪，有荫事发：并从官荫之法。【疏】议曰：“有官犯罪，无官事发”，谓若有九品官犯流罪，合除名。其事未发，又犯徒一年。亦合除名。断一年徒，以九品官当，并除名讫；其流罪后发，以官当流，比徒四年，前已当徒一年，犹有三年徒在，听从官荫之律，征铜六十斤放免。其官高应得议、请、减，亦准此。“有荫犯罪，无荫事发”，谓父祖有七品官时，子孙犯罪，父祖除名之后事发，亦得依七品子听赎。其父祖或五品以上，当时准荫得议、请、减，父祖除免之后事发，亦依议、请、减法。“无荫犯罪，有荫事发”，谓父祖无官时子孙犯罪，父祖得七品官事发，听赎；若得五品官，子孙听减；得职事三品官，听请；荫更高，听议。此等四事，各得从宽，故云“并从官荫之法”。

免官

诸犯奸、盗、略人及受财而不枉法；并谓断徒以上。【疏】议曰：“奸、盗、略人”，并谓监临外犯罪。及受财而不枉法者，谓虽即因事受财，于法无曲。并谓断徒以上者。

若犯流、徒，狱成逃走；

【疏】议曰：犯流、徒者，谓非疑罪及过失，此外犯流、徒者。“狱成逃走”，谓减讫仍有徒刑；若依令责保参对及合徒不禁，亦同。律既不注限日，推勘逃实即坐。

问曰：免所居官之法，依津“比徒一年”。此条犯徒、流逃走，即获免官之坐，未知免所居官人逃亡，亦入犯徒免官以否？

答曰：免所居官之色，亦有罪不至徒。本罪若其合徒，逃者即当免官之坐；若犯杖罪逃走，便异本犯徒、流，以其元是杖刑，不入免官之法。

祖父母、父母犯死罪被囚禁，而作乐及婚娶者：免官。谓二官并免。爵及降所不至者，听留。

【疏】议曰：曾、高以下祖父母、父母犯死罪，见被囚禁，其子孙若作乐者，自作、遣人作者并同，上条遣人与自作不殊，此条理亦无别。“及婚娶者”，止据男夫娶妻。不言嫁娶者，明妇人不入此色。

自“犯奸、盗”以下，并合免官。

注：谓二官并免。爵及降所不至者，听留。

【疏】议曰：“二官”为职事官、散官、卫官为一官，勋官为一官。此二官并免，三载之后，降先品二等叙。“爵及降所不至者，听留”，爵者，王及公、侯、伯、子、男。“降所不至者”，谓二等以外历任之官是也。若会降有余罪者，听从官当、减、赎法。

犯流应配

诸犯流应配者，三流俱役一年。本条称加役流者，流三千里，役三年。役满及会赦免役者，即于配处从户口例。

【疏】议曰：犯流，若非官当、收赎、老疾之色，即是应配之人。三流远近虽别，俱役一年为例。加役流者，本法既重，与常流理别，故流三千里，居役三年。

注：役满及会赦免役者，即于配处从户口例。

【疏】议曰：役满一年及三年，或未满会赦，即于配所从户口例，课役同百姓。应选者，须满六年，故令云：“流人至配所，六载以后听仕。反逆缘坐流及因反、逆免死配流，不在此例。即本犯不应流而特配流者，三载以后亦听仕。”

妻妾从之。

【疏】议曰：妻妾见已成者，并合从夫。依令：“犯流断定，不得弃放妻妾。”

问曰：妻有“七出”及“义绝”之状，合放以否？

答曰：犯“七出”者，夫若不放，于夫无罪。若犯流听放，即假伪者多，依令不放，于理为允。犯“义绝”者，官遣离之，违法不离，合得徒罪。“义绝”者离之，“七出”者不放。

父祖子孙欲随者，听之。

【疏】议曰：曾、高以下，及玄孙以上，欲随流人去者，听之。

移乡人家口，亦准此。

【疏】议曰：移乡人，妻妾随之，父祖子孙欲随者听，不得弃放妻妾，皆准流人，故云“亦准此”。

若流、移人身丧，家口虽经附籍，三年内愿还者，放还；

【疏】议曰：籍谓三年一造，申送尚书省。流人若到配所三年，必经造籍，故云“虽经附籍”，三年内听还。既称“愿还”，即不愿还者听住。

即造畜蛊毒家口，不在听还之例。下条准此。

【疏】议曰：依本条，造畜蛊毒，并同居家口虽会赦，犹流。况此已至配所，故云“不在听还之例”。注：下条准此。

【疏】议曰：谓下条云：流人“逃者身死，所随家口仍准上法听还。”上有“下条准此”之语，下有“准上法”之文，家口合还及不合还，一准上条之义。

以赃入罪

诸以赃入罪，正赃见在者，还官、主；转易得他物，及生产蕃息，皆为见在。

【疏】议曰：在律“正赃”，唯有六色：强盗、窃盗、枉法、不枉法、受所监临及坐赃。自外诸条，皆约此六赃为罪。但以此赃而入罪者，正赃见在未费用者，官物还官，私物还主。转易得他物者，谓本赃是驴，回易得马之类。及生产蕃息者，谓婢产子，马生驹之类。

问曰：假有盗得他人财物，即将兴易及出举，别有息利，得同蕃息以否？其赃本是人、畜，展转经历数家，或有知情及不知者，如此蕃息，若为处分？

答曰：律注云“生产蕃息”，本据应产之类而有蕃息。若是兴生、出举而得利润，皆用后人之功，本无财主之力，既非孳生之物，不同蕃息之限，所得利物，合入后人。其有展转而得，知情者，蕃息物并还前主；不知情者，亦入后人。

又问：有人知是赃婢，故买自幸，因而生子，合入何人？

答曰：知是赃婢，本来不合交关，违法故买，意在奸伪。赃婢所产，不合从良，止是生产蕃息，依律随母还主。

已费用者，死及配流勿征，别犯流及身死者，亦同。

【疏】议曰：因赃断死及以赃配流，得罪既重，多破家业，赃已费用，矜其流、死，其赃不征。若未经奏画，会赦免流、死者，征赃如法；画讫会恩，即同免例。注云“别犯流及身死者”，谓虽不因赃配流，别为他罪流配及虽非身被刑戮，而别有死亡者，本犯之赃费用已尽，亦从免例。

余皆征之。盗者，倍备。

【疏】议曰：除非身死及已配流，其赃见在，并已费用，并在征限，故曰“余皆征之”。“盗者，倍备”，谓盗者以其贪财既重，故令倍备，谓盗一尺，征二尺之类。

若计庸、赁为赃者，亦勿征。

【疏】议曰：庸，谓私役使所监临及借车马之属，计庸一日为绢三尺，以受所监临财物论。赁，谓碾碓、邸店、舟船之类，须计赁价为坐。既计庸、赁为赃，其赃元非正物，故虽非会赦，其赃并亦不征。余条庸、赁皆准此。

会赦及降者，盗、诈、枉法犹征正赃；

【疏】议曰：谓会赦及降，唯盗、诈、枉法三色，正赃犹征，各还官、主，盗者免倍赃，故云“犹征正赃”。谓赦前事发者。若赦后事发，捉获见赃，准《斗讼律》征之。

问曰：枉法会赦，正赃犹征。未知此赃还官、还主？须定明例。

答曰：彼此俱罪之赃，例并合没，虽复首得原罪，正赃犹征如法。其赃追没，于法何疑。

余赃非见在及收赎之物，限内未送者，并从赦降原。

【疏】议曰：“余赃非见在”，赦前已费用尽，若非转易得他物及生产蕃息者，皆非见在之赃。及收赎之物者，谓犯罪征铜，依令节级各依期限。限内未送，并从赦、降原；过限不送，不在免限。称限内不送，唯据赎铜，余赃旧无限约，逢赦并皆放免。其犯罪应赎征铜，送有期限，违限不纳，会赦不原。故云“限内未送者”。唯为赎铜生文，不为余赃立制。

问曰：收赎之人，身在外处，虽对面断罪，又牒本贯征铜，未知以牒到本属为期，即据断日作限？

答曰：依令：“任官应免课役，皆据蠲符到日为限。”其征铜之人，虽对面断讫，或有一身被禁，所属在远，虽被释放，无铜可输，符下本属征收，须据符到征日为限。若取对面为定，何烦更牒本属。

会赦应改正征收

诸会赦，应改正、征收，经责簿帐而不改正、征收者，各论如本犯律。谓以嫡为庶、以庶为嫡、违法养子，私入道、诈复除、避本业，增减年纪、侵隐园田、脱漏户口之类，须改正；监临主守之官，私自借贷及借贷人财物、畜产之类，须征收。

【疏】议曰：前条以百日为限，此据赦后经责簿帐，即须改正、征收。仍有隐欺，不改从正者，皆如本犯得罪。其应改正、征收，具如子注。

注：谓以嫡为庶、以庶为嫡、违法养子，

【疏】议曰：依令：“王、公、侯、伯、子、男，皆子孙承嫡者传袭。无嫡子，立嫡孙；无嫡孙，以次立嫡子同母弟；无母弟，立庶子；无庶子，立嫡孙同母弟；无母弟，立庶孙。曾、玄以下准此。”若不依令文，即是“以嫡为庶，以庶为嫡”。又，准令：“自无子者，听养同宗于昭穆合者。”若违令养子，是名“违法”。即工、乐、杂户当色相养者，律、令虽无正文，无子者理准良人之例。

注：私入道、诈复除、避本业，

【疏】议曰：“私入道”，谓道士、女官，僧、尼同，不因官度者，是名私入道。诈复除者，谓课役俱免，即如太原元从，给复终身；没落外蕃、投化，给复十年；放贱为良，给复三年之类。其有不当复限，诈同此色，是为“诈复除”。“避本业”，谓工、乐、杂、户、太常音声人，各有本业，若回避改入他色之类，是名避本业。

注：增减年纪、侵隐园田、脱漏户口之类，须改正；

【疏】议曰：“增减年纪”，谓增年入老，减年入中、小者。其有增减，虽不免课役亦是。“侵隐园田”，谓人侵他园田及有私隐、盗贸卖者。脱漏户口者，全户不附为“脱”，隐口不附为“漏”。称“之类”者，谓增加疾状，脱漏工、乐、杂户之类。会赦以后，经责簿帐，即须改正，若不改正，亦论如本犯之罪。

注：监临主守之官，私自借贷及借贷人财物、畜产之类，须征收。

【疏】议曰：“监临”，谓于临统部内。“主守”，谓躬亲保典之所者。以官财物、畜产私自借贷及将官物、畜产私借贷人者，其车船之属同财物，鹰犬之属同畜产，故言“并须征收”。

问曰：上条会赦以百日为限，下文会赦乃以责簿为期。若有上条赦后百日内责簿帐隐而不通者，下条未经责簿帐经问不臣，合得罪否？

答曰：上条以罪重，故百日内经问不臣罪同蔽匿，限内虽责簿帐，事终未发，纵不吐实，未得论罪。后条犯轻，赦后轻责簿帐不通即得本罪，经年不经责簿帐，据理亦未有害。虽复经问不臣，未合得罪。又问：蔽匿之事，限内未首及应改正，簿帐未通，乃有非是物主，傍人言告，未知告者得罪以否？

答曰：赦前之罪，各有程期，限内事发，律许免罪，终须改正、征收，告者理不合坐。

犯罪未发自首

诸犯罪未发而自首者，原其罪。正赃犹征如法。

【疏】议曰：过而不改，斯成过矣。今能改过，来首其罪，皆合得原。若有文牒言告，官司判令三审，牒虽未入曹局，即是其事已彰，虽欲自新，不得成首。

注：正赃犹征如法。

【疏】议曰：称正赃者，谓盗者自首，不征倍赃。称如法者，同未首前法，征还官、主：枉法之类，彼此俱罪，犹征没官；取与不和及乞索之类，犹征还主。

其轻罪虽发，因首重罪者，免其重罪；

【疏】议曰：假有盗牛事发，因首铸钱，铸钱之罪得原，盗牛之犯仍坐之类。

即因问所劾之事而别言余罪者，亦如之。

【疏】议曰：劾者，推鞠之别。假有已按推鞠，因问，乃更别言余事，亦得免其余罪，同“因首重罪”之义，故云“亦如之”。

即遣人代首，若于法得相容隐者为首及相告言者，各听如罪人身自首法；缘坐之罪及谋叛以上，本服期虽捕告，俱同自首例。

【疏】议曰：遣人代首者，假有甲犯罪，遣乙代首，不限亲疏，但遣代首即是。“若于法得相容隐者”，谓依下条“同居及大功以上亲”等，若部曲、奴婢为主首。“及相告言者”，此还据得容隐者。纵经官司告言，皆同罪人身首之法。其小功、缌麻相隐，既减凡人三等，若其为首，亦得减三等。

注：缘坐之罪及谋叛以上，本服期虽捕告，俱同自首例。

【疏】议曰：缘坐之罪者，谓谋反、大逆及谋叛已上道者，并合缘坐。及谋叛以上本服期者，谓非缘坐，若叛未上道、大逆未行之类，虽尊压、出降无服，各依本服期。虽捕告以送官司，俱同罪人自首之法。

其闻首告，被追不赴者，不得原罪。谓止坐不赴者身。

【疏】议曰：谓犯罪之人，闻有代首、为首及得相容隐者告言，于法虽复合原，追身不赴，不得免罪。“谓止坐不赴者身”，首告之人及余应缘坐者仍依首法。

即自首不实及不尽者，以不实不尽之罪罪之，至死者听减一等。自首赃数不尽者，止计不尽之数科之。

【疏】议曰：“自首不实”，谓强盗得赃，首云窃盗赃，虽首尽，仍以强盗不得财科罪之类。“及不尽者”，谓枉法取财十五匹，虽首十四匹，余一匹，是为不尽之罪。称“罪之”者，不在除、免、倍赃、监主加罪、加役流之例。假有人强盗二十匹，自首十匹，余有十匹不首，本法尚合死罪，为其自有悔心，罪状因首而发，故至死听减一等。

问曰：谋杀凡人，乃云是舅；或谋杀亲舅，复云凡人，姓名是同，舅与凡人状别。如此之类，若为科断？

答曰：谋杀凡人是轻，谋杀舅罪乃重，重罪既得首免，轻罪不可仍加。所首姓名既同，唯止舅与凡人有异，谋杀之罪首尽，舅与凡人状虚，坐是“不应得为”从轻，合笞四十。其谋杀亲舅，乃云凡人者，但谋杀凡人，唯极徒坐；谋杀亲舅，罪乃至流。谋杀虽已首陈，须科“不尽”之罪。三流之坐，准徒四年；谋杀凡人合徒三年，不言是舅，首陈不尽，处徒一年。

又问：一家漏十八口，并有课役，乃首九口，未知合得何罪？

答曰：律定罪名，当条见义。如户内止隐九口，告称隐十八口，推勘九口是实，诬告者不得反坐，以本条隐九口者罪止徒三年，罪至所止，所诬虽多不反坐。今首外仍隐九口，当条以“不尽”之罪罪之，仍合处徒三年。

又问：乙私有甲弩，乃首云止有槩一张，轻重不同，若为科处？

答曰：甲弩不首，全罪见在。首槩一张，是别言余罪。首槩之罪得免，甲弩之罪合科。既自首不实，至死听减一等。

又问：假有监临之官，受财不枉法，赃满三十匹，罪合加役流。其人首云“受所监临”，其赃并尽，合科何罪？

答曰：律云：“以不实不尽之罪罪之，至死听减一等。”但“不枉法”与“受所监临”得罪虽别，赃已首尽，无财可科，唯有因事、不因事有殊，止从“不应为重”，科杖八十。若枉法取物，首言“受所监临”，赃亦首尽，无财可坐，所枉之罪未首，宜从所枉科之：若枉出入徒、流，自从“故出入徒、流”为罪；如枉出入百杖以下，所枉轻者，从“请求施行”为坐。本以因赃入罪，赃既首讫，不可仍用“至死减一等”之法。

注：自首赃数不尽者，止计不尽之数科之。

【疏】议曰：假有窃盗十匹，止首五匹，五匹不首，仍徒一年，是名“止计不尽之数科之”。“科之”之义，是复上文，亦与“罪之”之义不殊。不尽赃多，至死者减一等。

其知人欲及亡叛而自首者，减罪二等坐之；

【疏】议曰：犯罪之徒知人欲告，及案问欲举而自首陈；及逃亡之人并叛已上道，此类事发归首者：各得减罪二等坐之。

即亡叛者虽不自首，能还归本所者，亦同。

【疏】议曰：“虽不自首”，谓不经官司首陈。“能还归本所者”，谓归初逃、叛之所，亦同自首之法，减罪二等坐之。若本所移改，还归移改之所，亦同。

其于人损伤，因犯杀伤而自首者，得免所因之罪，仍从故杀伤法。本应过失者，听从本。

【疏】议曰：损，谓损人身体。伤，谓见血为伤。虽部曲、奴婢伤损，亦同良人例。

注：因犯杀伤而自首者，得免所因之罪，仍从故杀伤法。本应过失者，听从本。

【疏】议曰：假有因盗，故杀伤人或过失杀伤财主而自首者，盗罪得免，故杀伤罪仍科。若过失杀伤，仍从过失本法。故云“本应过失听从本”。

于物不可备偿，本物见在首者，听同免法。

【疏】议曰：称“物”者，谓宝印、符节、制书、官文书、甲弩、旌旗、幡帜、禁兵器及禁书之类，私家既不合有，是不可偿之色。“本物见在首者”，谓不可备偿之类，本物见在，听同首法。

即事发逃亡，虽不得首所犯之罪，得减逃亡之坐。

【疏】议曰：假有盗罪合徒，事发逃走，已经数日而复陈首，犯盗已发，虽首不原，逃走之罪，听减二等。

若越度关及奸，私度亦同。奸，谓犯良人。

【疏】议曰：度关有三等罪：越度，私度，冒度。其私度、越度，自首不原；冒度之罪，自首合免。若奸良人者，自首不原。

并私习天文者，并不在自首之例。

【疏】议曰：天文玄远，不得私习。从“于人损伤”以下，“私习天文”以上，俱不在自首之例。

犯罪共亡捕首

诸犯罪共亡，轻罪能捕重罪首，重者应死，杀而首者，亦同。

【疏】议曰：犯罪事发，已囚、未囚及同犯、别犯而共亡者，或流罪能捕死囚，或徒囚能捕流罪首，如此之类，是为“轻罪能捕重罪首”。

注：重者应死，杀而首者，亦同。

【疏】议曰：律称“应死”，未须断讫。准犯合死，逃走，轻者杀而来首，亦同捕首法。其流罪以下逃亡，轻者能捕重罪首者，捕法自准《捕亡律》。若死罪之囚，不必捕格，方便杀得者，亦是。

及轻重等获半以上首者，皆除其罪。常赦所不原者，依常法。

【疏】议曰：假有五人俱犯百杖，相共逃走，有一人心悔，更获二人而首，即是获半以上。从“共亡”以下，本罪及亡罪并得从原，故云“皆除其罪”。

注：常赦所不原者，依常法。

【疏】议曰：常赦所不原者，谓虽会大赦，犹处死及流，若除名、免所居官及移乡之类。此等既赦所不原，故虽捕首，亦不合免。

问曰：假有犯百杖者十人，同共逃走，六人归首，又捕得逃者二人，得同获半以上除罪以否？

答曰：律开相捕之法，本为少能捕多，轻能捕重，轻重等者犹须获半。今六人共获二人，便是以多捕少，依如律义，不合首原，亡罪首减二等，本犯仍依法断。若轻能捕重，所获虽少，合原。如轻重罪同，不可首多获少，亦须首、获数等，然可得原。

又问：甲乙二人，轻重罪等，俱共逃走，甲捕乙首，甲免罪否？

答曰：律称“获半以上首者，皆除其罪”，甲乙共亡者，甲能获乙，逃罪已尽，更无亡人，获半尚得免辜，况其逃亡全尽，甲合从原。假有十人合死，俱共逃亡，五人捕得五人，亦是首、获相半。既开首捕之路，此类各合全免。

又问：缙麻以上犯罪共亡，得同捕首法以否？

答曰：缙麻以上亲属，有罪不合告言，藏亡尚许减罪，岂得辄相捕送。此捕为凡人发例，不与亲戚生文。若捕亲属首者，得减逃亡之坐，本犯之罪不原，仍依伤杀及告亲属法。其犯谋叛以上，得依捕首之律。

即因罪人以致罪，而罪人自死者，听减本罪二等；

【疏】议曰：“因罪人以致罪”，谓藏匿罪人，或过致资给及保、证不实之类。今罪人非被刑戮而自死者，又听减罪二等。

若罪人自首及遇恩原减者，亦准罪人原减法；

【疏】议曰：谓因罪人以致罪，罪人于后自首及遇恩原减者，或得全原，或减一等、二等之类，一依罪人全原、减降之法。

其应加杖及赎者，各依杖、赎例。

【疏】议曰：“其应加杖”，假有官户、奴婢犯流而为过致资给，捉获官户、奴婢等，流罪加杖二百，过致资给者并依杖二百罪减之，不从流减。其罪人本合收赎，过致资给者亦依赎法，不以官当、加杖、配役。

问曰：官户等犯流，加杖二百，过致者应减几等而科？

答曰：犯徒应加杖者，一等加二十，加至二百，当徒三年。乃至流刑，杖亦二百。即加杖之流应减，在律殊无节文，比附刑名，止依徒减一等，加杖一百八十。

二罪从重

诸二罪以上俱发，以重者论；谓非应累者，唯具条其状，不累轻以加重。若重罪应赎，轻罪应居作、官当者，以居作、官当为重。

【疏】议曰：假有甲任九品一官，犯盗绢五匹，合徒一年；又私有槩一张，合徒一年半；又过失折人二支，合赎流三千里，是为“二罪以上俱发”。从“私有禁兵器”断徒一年半，用官当讫，更征铜十斤；既犯盗徒罪，仍合免官。是为“以重者论”。

注：谓非应累者，唯具条其状，不累轻以加重。

【疏】议曰：以上三事，并非应累断者，虽从兵器处罪，仍具条三种犯状，不得将盗一年徒罪，累于私有禁兵器一年半徒上，故云“不累轻以加重”。所以“具条其状”者，一彰罪多，二防会赦。杂犯死罪，经赦得原；蛊毒流刑，逢恩不免故也。

注：若重罪应赎，轻罪应居作、官当者，以居作、官当为重。

【疏】议曰：谓甲过失折人二支应流，依法听赎；私有禁兵器合徒，官当，即以官当为重。若白丁犯者，即从禁兵器徒一年半，即居作为重罪。若更多犯，自依从重法。

问曰：有七品子犯折伤人，合徒一年，应赎；又犯盗合徒一年，家有亲老，应加杖。二罪俱发，何者为重？

答曰：律以赎法为轻，加杖为重。故盗者不得以荫赎，家有亲老，听加杖放之，即是加杖为重罪。若赎一年半徒，自从重断征赎，不合从轻加杖。

等者，从一。

【疏】议曰：假有白丁，犯盗五匹，合徒一年；又斗殴折伤人，亦合徒一年。此名“等者”，须从一断。

若一罪先发，已经论决，余罪后发，其轻若等，勿论；重者更论之，通计前罪，以充后数。

【疏】议曰：假有甲折乙一齿，合徒一年，又折丙一指，亦合徒一年。折齿之罪先发，已经配徒一年，或无兼丁及家有亲老，已经决杖一百二十，有折指之罪后发，即从“等者勿论”。重者更论之，通计前罪，以充后数者，甲若殴丙，折二指以上，合徒一年半，更须加役半年；甲若单丁，又加杖二十。是为“重者更论之，通计前罪”之法。

即以赃致罪，频犯者并累科；

【疏】议曰：假有受所监临，一日之中，三处受绢一十八匹；或三人共出一十八匹，同时送者：各倍为九匹而断，此名“以赃致罪，频犯者并累科”。

若罪法不等者，即以重赃并满轻赃：各倍论。累，谓止累见发之赃。倍，谓二尺为一尺。不等，谓以强盗、枉法等赃，并从窃盗、受所监临之类。即监临主司因事受财而同事共与，若一事频受及于监守频盗者，累而不倍。

【疏】议曰：“罪法不等者”，为犯强盗、枉法、不枉法、窃盗、受所监临徒等，并是轻重不等。“即以重赃并满轻赃”，假令县令受财枉法六匹，合徒三年；不枉法十四匹，亦合徒三年；又监临外窃盗二十九匹，亦徒三年；强盗二匹，亦合徒三年；受所监临四十九匹，亦合徒三年。准此以上五处赃罪，各合徒三年，累于“受所监临”，总一百匹，仍倍为五十匹，合流二千里之类。

注：累，谓止累见发之赃。倍，谓二尺为一尺。

【疏】议曰：假有官人枉法，受甲乙丙丁四人财物，各有八匹之赃，甲

乙二人先发，赃有一十六匹，累而倍之，止依八匹而断，依律科流，除名已讫；其丙丁二人赃物于后重发，即累见发之赃，别更科八匹之罪。后发者与前既等，理从勿论，不得累并前赃作一十六匹，断作死罪之类。

问曰：枉法受一十五匹，七匹先发，已断流讫，八匹后发，若为科断？

答曰：有人枉法之赃，若一人边而取，前发者虽已断讫，后发者还须累论，并取前赃，更科全罪，不同频犯止累见发之赃。通计十五匹，断从绞坐。无禄之人，自依减法。

又问：脱有十人共行，资财同在一所，盗者一时将去，得同频犯以否？

答曰：律注云：“监临主司因事受财而同事共与，若一事频受及于监守内频盗，累而不倍。”除此三事，皆合倍论。十人之财，一时俱取，虽复似非频犯，终是物主各别，元非一人之物，理与十处盗同，坐同频犯，赃合倍折。若物付一人专掌，失即专掌者陪，理同一人之财，不得将为频盗。

注：不等，谓以强盗、枉法等赃，并从窃盗、受所监临之类。

【疏】议曰：强盗、枉法，计赃是重；窃盗、受所监临，准赃乃轻。故名“不等”。假如强盗并从窃盗者，谓如有人诸处频犯窃盗，已得八十二匹，累赃倍论，得四十一匹，罪合流三千里；复于诸处频犯强盗，得财一十八匹，累赃倍得九匹，亦合流三千里。今将强盗九匹，并于窃盗四十一匹上，满五十匹，处加役流。其枉法并从受所监临者，假如官人频受所监临财物，倍得二十一匹二丈，合徒一年半；复频受枉法赃，倍得二匹二丈，亦合徒一年半。今将枉法赃二匹二丈，并于受所监临财物二十一匹二丈，总为二十四匹，科徒二年。其有强盗并入受所监临，枉法并从窃盗，如此之类，俱以重赃并从轻赃者，皆同“并满”之法。

注：即监临主司因事受财而同事共与，若一事频受及于监守频盗者，累而不倍。

【疏】议曰：假有十人同为铸钱，官司于彼受物，是为“因事受财”，十人共以钱物行求，是为“同事共与”；或断一人之事，频受其财，是为“一事频受”；若当库人于所当库内，若县令于其所部频盗者：此等三事，各累而不倍。若同事别与，或别事同与，各依前倍论，不同此例。

其一事分为二罪，罪法若等，则累论；

【疏】议曰：一事分为二罪者，假将私马直绢五匹，博取官马直绢十匹，依律：“贸易官物，计其等准盗论，计所利以盗论。”须分官马十匹出两种罪名；五匹等者准盗论，合徒一年；五匹利者以盗论，亦合徒一年。累为十匹，处徒一年半是也。此为庶人有兼丁作法。若是官人、品子应赎及单丁之人，用法各别。假有品官贸易官物，五匹是利，即合免官。其八品、九品，止有一官者，免官讫仍征铜十斤。若六品以下监临官司，便同自盗。若将以盗五匹，累于准盗五匹上，从准盗作法，合徒一年半。累并既不加重，止从一重论，直取以盗五匹，加凡盗二等，处徒二年，仍除名。其品子应赎者，直取五匹利，徒一年真役为重。

罪法不等者，则以重法并满轻法。罪法等者，谓若贸易官物，计其等准盗论，计所利以盗论之类。罪法不等者，谓若请官器仗，以亡失并从毁伤，以考校不实并从失不实之类。

【疏】议曰：假有官司，非法擅赋敛于一家，得绢五十匹：四十五匹入官，坐赃论合徒二年半；五匹入私，以枉法论亦合徒二年半。即以入私五匹，累于入官者，为五十匹，坐赃致罪，处徒三年。

注：罪法等者，谓若贸易官物，计其等准盗论，计所利以盗论之类。

【疏】议曰：贸易官物，已从上解。或有判事枉法后受绢十匹，五匹先许，是真枉法；五匹先未许，得枉法后，然始总送。更有如此等事，并合累论，故云“之类”。

注：罪法不等者，谓若请官器仗，以亡失并从毁伤，

【疏】议曰：谓军防之所请官器仗，假有一千事，亡失二百事，合杖八十；毁伤四百事，亦合杖八十。故《杂律》云，请官器仗，以十分论，亡失二分，毁伤四分，各杖八十；亡失三分，毁伤六分，各杖一百。今以亡失二百事，累于毁伤四百事，同毁伤六分之罪，合杖一百。

注：以考校不实，并从失不实之类。

【疏】议曰：《职制律》，贡举非其人，一人徒一年，二人加一等，罪止徒三年。若考校不实，减一等。失者，各减三等。假有考校九人，二人故不实，合科杖一百；七人失不实，亦合科杖一百。须以故不实二人，并从失不实七人之上，为九人失不实，合徒一年。又《户婚律》，脱口以免课役，一口徒一年，二口加一等，罪止徒三年。其漏无课役口，四口为一口。假令脱有课役二口，合徒一年；漏无课役十口，亦合徒一年。须以有课役二口，并于无课役十口之上，为无课役十二口，处徒一年半之类。

累并不加重者，止从重。

【疏】议曰：假有以私物五匹，贸易官物直九匹，五匹准盗，合徒一年；计所利四匹，合杖九十。“罪法等者则累论”，以四匹累于五匹上，总为九匹，不加一年徒坐，止从准盗，处徒一年。并者，如前器仗，亡失一分，毁伤二分，俱合杖六十。以亡失一分，并毁伤二分之一，止是三分，未及四分，不合加罪，止从亡失一分之类。

其应除、免、倍、没、备偿、罪止者，各尽本法。

【疏】议曰：假有八品官，枉法受财五匹，徒二年半；不枉法受财十二匹，亦徒二年半；窃盗二十四匹，亦徒二年半；监临受财三十九匹，亦徒二年半；又诈欺取财二十四匹，亦徒二年半；又坐赃四十九匹，亦徒二年半：倍得七十六匹二丈。又请稍十张，亡失一张，合杖六十。其赃总累为坐赃五十匹，合徒三年，余赃罪止不加。据枉法，合除名；不枉法，合免官；盗者，倍备；枉法、不枉法、受所监临及坐赃等，并没官；亡失官稍，备偿；坐赃，罪止徒三年之类。如有二罪以上俱发者，即先以重罪官当，仍依例除、免，不得将为二罪唯从重论。

化外人相犯

诸化外人，同类自相犯者，各依本俗法；异类相犯者，以法律论。

【疏】议曰：“化外人”，谓蕃夷之国，别立君长者，各有风俗，制法不同。其有同类自相犯者，须问本国之制，依其俗法断之。异类相犯者，若高丽之与百济相犯之类，皆以国家法律，论定刑名。

称反坐罪之

诸称“反坐”及“罪之”、“坐之”、“与同罪”者，止坐其罪；死者，止绞而已。

【疏】议曰：称反坐者，《斗讼律》云：“诬告人者，各反坐。”及罪之者，依例云：“自首不实、不尽，以不实、不尽之罪罪之。”坐之者，依例，余赃应坐，悔过还主，减罪三等坐之。与同罪者，《诈伪律》，译人诈伪，致罪有出入者，与同罪。止坐其罪者，谓从“反坐”以下，并止坐其罪，不同真犯，故“死者止绞而已”。

称“准枉法论”、“准盗论”之类，罪止流三千里，但准其罪：

【疏】议曰：称准枉法论者，《职制律》云：“先不许财，事过之后而受财者，事若枉，准枉法论。”又条，监临内强市，有剩利，准枉法论。又，称准盗论之类者，《诈伪律》云：“诈欺官私以取财物，准盗论。”《杂律》云：“弃毁符、节、印及门钥者，准盗论。”如此等罪名，是“准枉法”、“准盗论”之类，并罪止流三千里。但准其罪者，皆止准其罪，亦不同真犯。

并不在除、免、倍赃、监主加罪、加役流之例。

【疏】议曰：谓从“反坐”以下，并不在除名、免官、免所居官，亦无倍赃，又不在监主加罪及加役流之例。其本法虽不合减，亦同杂犯之法减科。

称“以枉法论”及“以盗论”之类，皆与真犯同。

【疏】议曰：以枉法论者，《户婚律》云，里正及官司，妄脱漏增减以出入课役，赃重入己者，以枉法论。又条，非法擅赋敛入私者，以枉法论。称以盗论之类者，《贼盗律》云，贸易官物，计所利以盗论。《厩库律》云：“监临主守，以官物私自贷，若贷人及贷之者，无文记，以盗论。”所犯并与真枉法、真盗同，其除、免、倍赃悉依正犯。其以故杀伤、以斗杀伤及以奸论等，亦与真犯同，故云“之类”。

称道士女官

诸称“道士”、“女官”者，僧、尼同。

【疏】议曰：依《杂律》云，道士、女官奸者，加凡人二等。但余条唯称道士、女官者，即僧、尼并同。诸道士、女官时犯奸，还俗后事发，亦依犯时加罪，仍同白丁配徒，不得以告牒当之。

若于其师，与伯叔父母同。

【疏】议曰：师，谓于观寺之内，亲承经教，合为师主者。若有所犯，同伯叔父母之罪。依《斗讼律》，詈伯叔父母者，徒一年。若詈师主，亦徒一年。余条犯师主，悉同伯叔父母。

其于弟子，与兄弟之子同。

【疏】议曰：谓上文所解师主，于其弟子有犯，同俗人兄弟之子法。依《斗讼律》，殴杀兄弟之子，徒三年。《贼盗律》云：“有所规求而故杀期以下卑幼者，绞。”兄弟之子是期亲卑幼，若师主因嗔竟殴杀弟子，徒三年；如有规求故杀者，合当绞坐。

观寺部曲、奴婢于三纲，与主之期亲同；

【疏】议曰：观有上座、观主、监齐，寺有上座、寺主、都维那，是为“三纲”。其当观寺部曲、奴婢，于三纲有犯，与俗人期亲部曲、奴婢同。依《斗讼律》，主殴杀部曲，徒一年。又条，奴婢有犯，其主不请官司而杀者，杖一百。注云，期亲杀者，与主同。下条部曲准此。又条，部曲、奴婢殴主之期亲者绞，詈者徒二年。若三纲殴杀观寺部曲，合徒一年；奴婢有罪，不请官司而杀者，杖一百。其部曲、奴婢殴三纲者绞，詈者徒二年。

余道士，与主之缌麻同。犯奸、盗者，同凡人。

【疏】议曰：《斗讼律》：“部曲、奴婢殴主之缌麻亲，徒一年。伤重者，各加凡人一等。”又条，殴缌麻部曲、奴婢，折伤以上，各减杀伤凡人部曲、奴婢二等。又条：“殴伤害他人部曲，减凡人一等；奴婢，又减一等。”即是观寺部曲，殴当观寺余道士、女官、僧、尼等，各合徒一年；伤重，各加凡人一等。若殴道士等折一齿，即徒二年。奴婢殴，又加一等，徒二年半。是名“于余道士，与主之缌麻同。”

注：犯奸、盗者，同凡人。

【疏】议曰：道士、女官、僧、尼犯奸盗，于法最重，故虽犯当观寺部曲、奴婢，奸、盗即同凡人。谓三纲以下犯奸、盗，得罪无别。其奴婢奸、盗，一准凡人得罪。弟子若盗师主物及师主盗弟子物等，亦同凡盗之法。其有同财，弟子私取用者，即同“同居卑幼私辄用财者，十匹笞十，十匹加一等，罪止杖一百。”若不满十匹者，不坐。

卫禁

【疏】议曰：《卫禁律》者，秦汉及魏未有此篇。晋太宰贾充等，酌汉魏之律，随事增损，创制此篇，名为《卫宫律》。自宋洎于后周，此名并无所改。至于北齐，将关禁附之，更名《禁卫律》。随开皇改为《卫禁律》。卫者，言警卫之法；禁者，以关禁为名。但敬上防非，于事尤重，故次《名例》之下，居诸篇之首。

阑入庙社山陵兆域门

诸阑入太庙门及山陵兆域门者，徒二年；阑，谓不应入而入者。

【疏】议曰：太者，大也。庙者，貌也。言皇祖神主在于中，故名“太庙”。山陵者，《三秦记》云：“秦谓天子坟云山，汉云陵，亦通言山陵。”言高大如山如陵。兆域门者，《孝经》云：“卜其宅兆。”既得吉兆，周兆以为茔域。皆置宿卫防守，应入出者悉有名籍。不应入而入为“阑入”，各得二年徒坐。其入太庙室，即条无罪名，依下文“庙减宫一等”之例，减御在所一等，流三千里。若无故登山陵，亦同太庙室之坐。

越垣者，徒三年。太社，各减一等。守卫不觉，减二等；守卫，谓持时专当者。

【疏】议曰：不从门为“越”。垣者，墙也。越太庙、山陵垣者，各徒三年。越太社垣及阑入门，皆减太庙一等。“守卫”，谓军人于太庙、山陵、太社防守宿卫者，若不觉越垣及阑入，各减罪人罪二等。守卫，谓防守卫士昼夜分时专当者，非持时者不坐。

主帅又减一等。主帅，谓亲监当者。

【疏】议曰：“主帅”，谓领兵宿卫太庙、山陵、太社三所者。但当检校即坐，不限官之高下。又减守卫人罪一等，唯坐亲监当者。

故纵者，各与同罪。余条守卫及监门各准此。

【疏】议曰：“故纵者”，谓知其不合入而听入，或知越垣而不禁，并与犯法者同罪。余条守卫宫殿及诸防禁之处，皆有监门及守卫，故纵不觉，得罪各准此。

宫殿门无籍冒名入

诸于宫殿门无籍及冒承人名而入者，以阑入论。

【疏】议曰：应入宫殿，在京诸司皆有籍。其无籍应入者，皆引入。其无籍，不得人引，而诈言有籍及冒承人名而入者，宫门，徒二年；殿门，徒二年半。持仗者，各加二等。

守卫不知冒名情，宫门杖八十，殿门以内递加一等。

【疏】议曰：守卫，谓持时专当，亲主籍者。应入者，唱名始过。不知冒名情者，不识其人，无心私许，宫门，杖八十；殿门以内，递加一等。但亏“不知冒情”，不云“不知无籍诈入”者，但冒承人名，有所凭据，人难识尽，是故罪轻。无籍而入者，准“阑入不觉故纵”法。

已配仗卫辄回改

诸宿卫人已配仗卫，而官司辄回改者，杖一百。若不依职掌次第擅配割及别驱使者，罪亦如之。

【疏】议曰：依式：“卫士以上，应当番宿卫者，皆当卫见在长官，割配于职掌之所，各依仗卫次第坐立。”此即职掌已定。若官司无故辄回改者，合杖一百。应须回改者，不坐。若不依职掌次第而擅配隶，乖于式文及将别处驱使者，亦各杖一百。其有私使，计庸重者从重论。

夜禁宫殿出入

诸于宫殿门虽有籍，皆不得夜出入。若夜入者，以阑入论；无籍入者，加二等；即持仗入殿门者，绞。夜出者，杖八十。

【疏】议曰：于宫殿门有籍之人，唯合昼日入出，若因夜开闭而辄入者，以阑入论。无籍夜入者，加二等。即持仗入殿门者绞，有籍、无籍等。夜出宫殿门，俱杖八十。

若得出入者剩将人出入，各以其罪罪之；被将者知情各减一等，不知情不坐。

【疏】议曰：谓奉敕听入出之人，剩将人入出者，各以其罪罪之：有籍者，以阑入论；无籍者，加二等；将出者，杖八十。“被将者知情”，谓被将之人，知剩将之情，各减前所将罪一等。不知情者，不坐。

车驾行冲队仗

诸车驾行，冲队者，徒一年；冲三卫仗者，徒二年。谓入仗、队间者。

【疏】议曰：车驾行幸，皆作队仗。若有人冲入队间者，徒一年；冲入仗间，徒二年。其仗卫主司依上例：故纵与同罪，不觉减二等。

误者，各减二等。

【疏】议曰：若有人误入队间，得杖九十；误入仗间，得徒一年。

若畜产唐突，守卫不备，入宫门者，杖一百；冲仗卫者，杖八十。

【疏】议曰：“畜产唐突”，谓走逸入宫门。守卫不备者，杖一百。入宫城门，罪亦同。若入殿门，律更无文，亦同宫门之坐。冲仗卫者，杖八十。仗卫者，在宫殿及驾行所，得罪并同。

宿卫兵仗远身

诸宿卫者，兵仗不得远身，违者杖六十；若辄离职掌，加一等；别处宿者，又加一等。主帅以上，各加二等。

【疏】议曰：兵仗者，谓横刀常带；其甲、稍、弓、箭之类，有时应执著者并不得远身，不应执带者常自近身。辄远身者，各杖六十。其职掌之处，依次坐立，辄离职掌加一等，合杖七十。即于别处宿者，又加一等，合杖八十。“主帅以上，各加二等”，称主帅以上，谓队副以上至大将军以下，兵仗远身杖八十，辄离职掌杖九十，别处宿者杖一百，是“各加二等”。

冒名守卫

诸于宫城门外，若皇城门守卫，以非应守卫人冒名自代及代之者，各徒一年；

【疏】议曰：谓宫城门外队仗，及傍城助铺所，及朱雀等门，所有守卫之处，以非应守卫人冒名自代及代之者，各得徒一年。

以应守卫人代者，各杖一百。京城门，各减一等。

【疏】议曰：谓以当色下直、非当上之人自代及代之者，各杖一百。京城门各减一等者，谓明德等诸门，以非应守卫人自代，从一年徒上减一等；以应守卫人自代，从一百杖上减一等。

其在诸处守当者，各又减二等。余犯应坐者，各减宿卫罪三等。

【疏】议曰：“其在诸处”，谓非皇城、京城等门，自余内外捉道守铺及别守当之处。相冒代者，各减京城二等：以非应守卫人自代及代之者，各杖八十；以应守卫人自代及代之者，各杖七十。“余犯应坐者”，谓冒代之外，余犯或兵仗远身、辄离职掌及擅配割，或别驱使之类，本条应坐者，各减宿卫人罪三等。若逃走、违番、不在减例。

问曰：宿卫人以非应宿卫人冒名自代及代之者，入宫内，流三千里；殿内，绞。若未入宫、殿内事发，合得何罪？

答曰：以非应宿卫人自代，重于“阑入”之罪。若未至职掌之处，事发在宫、殿内，止依“阑入宫殿”而科。如未入宫门事发，律无正条，宜依“不应为重”，杖八十。其在宫外诸处冒代，未至职掌处，从“不应为轻”，笞四十。

关津留难

诸关、津度人，无故留难者，一日主司笞四十，一日加一等，罪止杖一百。

【疏】议曰：关，谓判过所之处。津，直度人，不判过所者。依令：“各依先后而度。”无故留难不度者，一日主司笞四十。“主司”，谓关、津之司。一日加一等，七日罪止杖一百。此谓非公使之人。若军务急速而留难不度，致稽废者，自从所稽废重论。

烽候不警

诸烽候不警，令寇贼犯边；及应举烽燧而不举，应放多烽而放少烽者：各徒三年。【疏】议曰：“烽候”，谓从缘边置烽，连于京邑，烽燧相应，以备非常。放烽多少，具在别式。候望不举，是名“不警”，若令蕃寇犯塞，外贼入边；及应举烽燧而不举，应放多烽而放少烽者：各徒三年。

若放烽已讫而前烽不举，不即往告者，罪亦如之。以故陷败户口、军人、城戍者，绞。

【疏】议曰：依《职方式》：“放烽讫而前烽不举者，即差脚力往告之。”不即告者，亦徒三年。故云“亦如之”。“以故陷败”，谓从“烽候不警”及“应举烽燧而不举，或应放多烽而放少烽”，或“放烽讫而前烽不举，不即往告”等，以故陷败户口或是军人及城戍者，各得绞罪。

即不应举烽燧而举，若应放少烽而放多烽，及绕烽二里内辄放烟火者，各徒一年。

【疏】议曰：依式：“望见烟尘，即举烽燧。”若无事故，是“不应举”；若应放少烽，而放多烽；及绕烽二里内，皆不得有烟火，谓昼放烟，夜放火者：自“不应举烽燧而举”以下三事，各徒一年。放烽多少，具在式文，其事隐秘，不可具引。如有犯者，临时据式科断。

职制

【疏】议曰：《职制律》者，起自于晋，名为《违制律》。爰至高齐，此名不改。隋开皇改为《职制律》。言职司法制，备在此篇。宫卫事了，设宫为次，故在《卫禁》之下。

置官过限

诸官有员数，而署置过限及不应置而置，谓非奏授者。一人杖一百，三人加一等，十人徒二年；

【疏】议曰：“官有员数”，谓内外百司杂任以上，在令各有员数。“而署置过限及不应置而置”，谓格、令无员，妄相署置。注云“谓非奏授者”，即是视六品以下及流外杂任等。所司判补一人杖一百，三人加一等，十人徒二年。若是应奏授诈而不实者，从“诈假”法。如不合置官而故剩奏授者，从“上书诈不实”论。

后人知而听者，减前人署置一等。规求者为从坐，被征须者勿论。即军务要速，量事权置者，不用此律。

【疏】议曰：前人署置过限及不应置而置，后人知其剩员而听任者，减初置人罪一等，谓一人杖九十，四人以上杖一百，七人以上徒一年，十人徒一年半。“规求者为从坐”，谓人自规求而任者，为初置官从坐，合杖九十。“被征须者”，谓被征召而补者，勿论。“即军务要速，量事权置者”，谓行军之所，须置权官，不当署置之罪，故云“不用此律”。

刺史县令私出界

诸刺史、县令、折冲、果毅私自出界者，杖一百。经宿乃坐。

【疏】议曰：州、县有境界，折冲府有地团。不因公事私自出境界者，杖一百。注云“经宿乃坐”，既不云“经日”，即非百刻之限。但是经宿，即合此坐。

之官限满不赴

诸之官限满不赴者，一日笞十，十日加一等，罪止徒一年。即代到不还，减二等。

【疏】议曰：依令，之官各有装束程限。限满不赴，一日笞十，十日加一等，罪止徒一年。其替人已到，淹留不还，准不赴任之程减罪二等。其有田苗者，依令“听待收田讫发遣”。无田苗者，依限须还。

祭祀朝会失错违仪

诸祭祀及有事于园陵若朝会、侍卫，行事失错及违失仪式者，笞四十。谓言辞喧嚣，坐立怠慢乖众者，乃坐。

【疏】议曰：称祭祀者，享亦同。“及有事于园陵”，谓谒陵等事；“若朝会”，谓百官朝参、集会；及侍卫、祭祀之事：行事失错及违失仪式者，笞四十。注云“谓言辞喧嚣，坐立怠慢”，谓声高喧闹，坐立不正，不依仪式，与众乖者，乃坐。

应集而主司不告，及告而不至者，各笞五十。

【疏】议曰：“应集”，谓“祭祀”以下及余事合集之人。而主司不颁告令集，罪在主司；告而不至，独坐不至者，故云“各笞五十”。

合和御药有误

诸合和御药，误不如本方及封题误者，医绞。

【疏】议曰：合和御药，须先处方，依方合和，不得差误。若有错误，“不如本方”，谓分两多少不如本方法之类。合成仍题封其上，注药迟驶冷热之类，并写本方俱进。若有误不如本方及封题有误等，但一事有误，医即合绞。医，谓当合和药者。《名例》“大不敬”条内已具解讫。

料理简择不精者，徒一年。未进御者，各减一等。监当官司，各减医一等。余条未进御及监当官司，并准此。

【疏】议曰：“料理”，谓应熬削洗渍之类。“简择”，谓去恶留善，皆须精细之类。有不精者，徒一年。其药未进御者，“各减一等”，谓应绞者从绞上减，应徒者从徒上减，是名“各减一等”。“监当官司”，依令：“各和御药，在内诸省省别长官一人，并当上大将军、将军、卫别一人，与尚药奉御等监视。药成，医以上先尝。”除医以外，皆是监当官司，并于已进、未进上，各减医罪一等。注云“余条未进御者”，谓下条“造御膳”、“御幸舟船”、“乘舆服御物”，但应供奉之物未进御者，各随轻重减一等，监当官司又各减一等，故云“并准此”。

造御膳有误

诸造御膳，误犯食禁者，主食绞。若秽恶之物在食饮中，徒二年；简择不精及进御不时，减二等。不品尝者，杖一百。

【疏】议曰：造御膳者，皆依《食经》，经有禁忌，不得辄造，若乾脯不得入黍米中，苋菜不得和鳖肉之类。有所犯者，主食合绞。“若秽恶之物”，谓物是不洁之类，在食饮中，徒二年。若简择不精者，谓简米择菜之类有不精好；及进御不时者，依礼，饭齐视春宜温，羹齐视夏宜热之类，或朝夕日中进奉失度及冷热不时者：减罪二等，谓从徒二年减二等。“不品尝者，杖一百”，谓酸咸苦辛之味不品及应尝不尝，俱得杖一百之罪。

制书官文书误辄改定

诸制书有误，不即奏闻辄改定者，杖八十；官文书误，不请官司而改定者，笞四十。知误不奏请而行者，亦如之。辄饰文者，各加二等。

【疏】议曰：“制书有误”，谓旨意参差或脱剩文字，于理有失者，皆合覆奏，然后改正、施行。不即奏闻，辄自改定者，杖八十。“官文书”，谓常行文书，有误于事，改动者皆须请当司长官，然后改正。若有不请自改定者，笞四十。知制书误不奏，知官文书误不请，依错施行，“亦如之”：制书误，得杖八十；官文书误，得笞四十。依《公式令》：“下制、敕宣行，文字脱误，于事理无改动者，勘检本案，分明可知，即改从正，不须覆奏。其官文书脱误者，谘长官改正。”辄饰文字者，“各加二等”，谓非动事，修饰其文，制书合杖一百，官文书合杖六十。若动事，自从“诈增减”法。

匿父母夫丧

诸闻父母若夫之丧匿不举哀者，流二千里；丧制未终释服从吉，若忘哀作乐，自作、遣人等。徒三年，杂戏，徒一年；即遇乐而听及参预吉席者，各杖一百。

【疏】议曰：父母之恩，昊天莫报。荼毒之极，岂若闻丧。妇人以夫为天，哀类父母。闻丧即须哭泣，岂得择日待时。若匿而不即举哀者，流二千里。其嫡孙承祖者，与父母同。“丧制未终”，谓父母及夫丧二十七月内，释服从吉，若忘哀作乐，注云“自作、遣人等”，徒三年。其父卒母嫁，及为祖后者祖在为祖母，若出妻之子，并居心丧之内，未合从吉，若忘哀作乐，自作、遣人等，亦徒三年。杂戏，徒一年。乐，谓金石、丝竹、笙歌、鼓舞之类。杂戏，谓樗蒲、双陆、弹碁、象博之属。“即遇乐而听”，谓因逢奏乐而遂听者；“参预吉席”，谓遇逢礼宴之席参预其中者：各杖一百。

闻期亲尊长丧匿不举哀者，徒一年；丧制未终释服从吉，杖一百。大功以下尊长，各递减二等。卑幼，各减一等。

【疏】议曰：“期亲尊长”，谓祖父母，曾、高父母亦同，伯叔父母，姑，兄姊，夫之父母，妾为女君。此等闻丧即须举发，若匿不举哀者徒一年。“丧制未终”，谓未逾期月，释服从吉者杖一百。大功尊长：匿不举哀杖九十，未逾九月释服从吉杖八十。小功尊长：匿不举哀杖七十，未逾五月释服从吉杖六十。缌麻尊长：匿不举哀笞五十，未逾三月释服从吉笞四十。其于卑幼，匿不举哀及释服从吉，各减当色尊长一等。“出降”者，谓姑、姊妹本服期，出嫁九月。若于九月内释服从吉者，罪同期亲尊长科之，其服数止准大功之月。余亲出降准此。若有殇降为七月之类，亦准所降之月为服数之限，罪依本服科之。其妻既非尊长，又殊卑幼，在《礼》及《诗》比为兄弟，即是妻同于幼。

问曰：闻丧不即举哀，于后择日举讣，事发合得何罪？

答曰：依《礼》：“斩衰之哭，往而不返。齐衰之哭，若往而返。大功之哭，三曲而偯。”小功、缌麻，哀容可也。”准斯礼制，轻重有殊，闻丧虽同，情有降杀。期亲以上，不即举哀，后虽举讣，不可无罪，期以上从“不应得为重”，大功从“不应得为轻”。小功以下，哀容可也，不合科罪。若未举事发者，各从“不举”之坐。

又问：居期丧作乐及遣人作，律条无文，合得何罪？

答曰：《礼》云：“大功将至，辟琴瑟。”郑注云：“亦所以助哀。”又云：“小功至，不绝乐。”《丧服》云，古者有死于官中者，即三月为之不举乐。况乎身服期功，心忘宁戚，或遣人作乐，或自奏管弦，既玷大猷，须加惩诫，律虽无文，不合无罪，从“不应为”之坐：期丧从重杖八十，大功以下从轻笞四十。缌麻卑幼，不可重于“释服”之罪。

文书应遣驿不遣

诸文书应遣驿而不遣驿，及不应遣驿而遣驿者，杖一百。若依式应须遣使诣阙而不遣者，罪亦如之。

【疏】议曰：依《公式令》：“在京诸司有事须乘驿，及诸州有急速大事，皆合遣驿。”而所司乃不遣驿；非应遣驿而所司乃遣驿，若违者：各杖一百。又，依《依制令》：“皇帝践祚及加元服，皇太后加号，皇后、皇太子立及赦元日，刺史若京官五品以上在外者，并奉表疏贺，州遣使，余附表。”此即应遣使诣阙，而不遣者，亦合杖一百，故云“罪亦如之”。

长官及使人有犯

诸在外长官及使人于使处有犯者，所部属官等不得即推，皆须申上听裁。若犯当死罪，留身待报。违者，各减所犯罪四等。

【疏】议曰：“在外长官”，谓都督、刺史、折冲、果毅、镇将、县令、关监等。长官及诸使人于使处有犯者，所部次官以下及使人所诣之司官属，并不得辄即推鞠。若无长官，次官执鱼、印者，亦同长官。皆须先申上司听裁。“若犯当死罪”，谓据纠告之状合死者，散留其身，待上报下。违者，各减所犯罪四等。留身者，印及管钥付知事次官，其铜鱼仍留拟勘。敕符虽复留身，未合追纳。

公事应行稽留

诸公事应行而稽留，及事有期会而违者，一日笞三十，三日加一等；过杖一百，十日加一等，罪止徒一年半。【疏】议曰：凡公事应行者，谓有所部送，不限有品、无品，而辄稽留；“及事有期会”，谓若朝集使及计帐使之类，依令各有期会，而违不到者：一日笞三十，三日加一等；过杖一百，十日加一等，罪止徒一年半。但事有期限者，以违限日为坐；无限者，以付文书及部领物后计行程为罪。

即公事有限，主司符下乖期者，罪亦如之。若误不依题署及题署误，以致稽程者，各减二等。

【疏】议曰：“公事有限”，与上文“事有期会”义同。上文谓在下有违，此文谓“主司符下乖期者，罪亦如之”，并同违期会之罪。若使人不依题署错诣他所，及由曹司题署有误，而致稽程者，“各减二等”，谓违一日笞三十，减二等笞十；减二等笞十；罪止徒一年半，减二等各合杖一百。

奉使部送雇寄人

诸奉使有所部送而雇人寄人者，杖一百；阙事者，徒一年。受寄雇者，减一等。

【疏】议曰：“奉使有所部送”，谓差为纲、典，部送官物及囚徒、畜产之属。而使者不行，乃雇人、寄人而领送者，使人合杖一百。“阙事者”，谓于前事有所废阙，合徒一年。其受寄及受雇者，不阙事杖九十，阙事杖一百，故云“减一等”。

即纲、典自相放代者，笞五十：取财者坐赃论，阙事者依寄雇阙事法。仍以纲为首，典为从。

【疏】议曰：或纲独部送而放典不行，或典自领行而留纲不去，此为“自相放代”，笞五十。受财者，坐赃论。其阙事及不阙事，并受财输财者，皆以纲为首，典为从。假有两纲、两典，一纲、一典取财代行，一纲、一典与财得住，与财者坐赃论减五等，纵典发意，亦以纲为首，典为从；取财者坐赃论。其赃既是“彼此俱罪”，仍合没官。其受雇者，已减使罪一等，不合计赃科罪，其赃不征。若监临官司将所部典行放取物者，并同监临受财之法，不同纲、典之罪。即虽监临，元止一典，放住代行者，亦同纲、典之例。

有所请求

诸有所请求者，笞五十；谓从主司求曲法之事。即为人请者，与自请同。主司许者，与同罪。主司不许及请求者，皆不坐。已施行，各杖一百。

【疏】议曰：凡是公事，各依正理。辄有请求，规为曲法者，笞五十。即为人请求，虽非己事，与自请同，亦笞五十。“主司许者”，谓然其所请，亦笞五十，故云“与同罪”。若主司不许及请求之人，皆不坐。“已施行”，谓曲法之事已行，主司及请求之者各杖一百，本罪仍坐。

所枉罪重者，主司以出入人罪论；他人及亲属为请求者，减主司罪三等；自请求者，加本罪一等。

【疏】议曰：所枉重者，谓所司得嘱请，枉曲断事重于一百杖者，主司得出入人罪论。假如先是一年徒罪，嘱请免徒，主司得出入徒罪，还得一年徒坐。他人及亲属为请求者，减主司罪三等唯合杖八十，此则减罪轻于已施行杖一百，如此之类，皆依杖一百科之。若他人、亲属等嘱请徒二年半罪，主司曲为断免者，他人等减三等仍合徒一年，如此之类，减罪重于杖一百者，皆从减科。若身自请求而得枉法者，各加所请求罪一等科之。

即监临势要，势要者，虽官卑亦同。为人嘱请者，杖一百；所枉重者，罪与主司同，至死者减一等。

【疏】议曰：监临者，谓统摄案验之官。势要者，谓除监临以外，但是官人，不限阶品高下，唯据主司畏惧不敢乖违者，虽官卑亦同。为人嘱请曲法者，无同行与不行，许与不许，但嘱即合杖一百。主司许者，笞五十。所枉重于杖一百，与主司出入坐同。主司据法合死者，监临势要合减死一等。

事后受财

诸有事先不许财，事过之后而受财者，事若枉准枉法论，事不枉者以受所监临财物论。

【疏】议曰：官司推劾之时，有事者先不许物，事了之后而受财者，事若曲法，准前条“枉法”科罪。既称“准枉法”，不在除、免、加役流之例。若当时处断不违正理，事过之后而与之财者，即以受所监临财物论。

因使受送遗

诸官人因使，于使所受送遗及乞取者，与监临同；经过处取者，减一等。纠弹之官不减。即强乞取者，各与监临罪同。

【疏】议曰：官人因使，于所使之处受送遗财物，或自乞取者，计赃准罪，与监临官同。“经过处取者”，谓非所诣之处，因使经历之所而取财者，减一等。纠弹之官不减者，谓职合纠弹之官，人所畏惧，虽经过之处，受送遗、乞取及强乞取者，各与监临罪同。

挟势乞索

诸因官挟势及豪强之人乞索者，坐赃论减一等；将送者，为从坐。亲故相与者，勿论。

【疏】议曰：或有因官‘人之威挟恃形势，及乡闾首望豪右之人，乞索财物者，累倍所乞之财，坐赃论减一等。“将送者为从坐”，谓领豪右人等乞索者，虽不将领而敛财送者，并为从坐。若强乞索者，加二等。注云“亲故相与者，勿论”，亲谓本服缌麻以上，及大功以上婚姻之家；故谓素是通家，或钦风若旧，车马不吝，缟纻相贻之类者；皆勿论。

户婚

【疏】议曰：《户婚律》者，汉相萧何承秦六篇律后，加《厩》、《兴》、《户》三篇，为《九章》之律。迄至后周，皆名《户律》。北齐以婚事附之，名为《婚户律》。隋开皇以户在婚前，改为《户婚律》。既论职司事讫，即户口、婚姻，故次《职制》之下。

脱漏户口增减年状

诸脱户者，家长徒三年；无课役者减二等，女户又减三等。谓一户俱不附贯。若不由家长，罪其所由。即见在役任者，虽脱户及计口多者，各从漏口法。

【疏】议曰：率土黔庶，皆有籍书。若一户之内尽脱漏不附籍者，所由家长合徒三年。身及户内并无课役者，减二等徒二年。若户内并无男夫，直以女人为户而脱者，又减三等合杖一百。注云“谓一户俱不附贯”，此文不计人数，唯据脱户。纵一身亦为一户，不附即依脱户，合徒三年；纵有百口，但一口附户，自外不附，止从漏口之法。“若不由家长”，谓家长不知脱户之情，罪其所由，家长不坐。“即见在役任者”，谓身见在官驱使而户籍无名，虽脱户，从漏口法。既见在役任，即无课调。若一身脱户，合杖六十。“及计口多者，各从漏口法”，漏有课口罪止徒三年，漏无课口罪止徒一年半。

脱口及增减年状谓疾、老、中、小之类。以免课役者，一口徒一年，二口加一等，罪止徒三年。

【疏】议曰：谓脱口及增年入老，减年入中、小及增状入疾，其从残疾入废疾，从废疾入笃疾，废疾虽免课役，若入笃疾即得侍人，故云“之类”，罪止徒三年。

其增减非免课役及漏无课役口者，四口为一口，罪止徒一年半；即不满四口杖六十。部曲、奴婢亦同。

【疏】议曰：口虽有所增减非免课役者，谓增减其年，不动课役。其“漏无课役口者”，谓身虽是丁见无课役，及疾、老、中、小若妇女。“四口为一口，罪止徒一年半”，漏四口徒一年，十二口徒一年半，不满四口杖六十。并谓无课役者。若其户内漏口，或有课役、无课役罪名不等者，从并满之法，以课口累不课口科之；若课口自一口至罪止或累并不加重者，止从一重科之。奴婢、部曲亦同不课之口。律称“以免课役”，课、役理不相须，一事得免，即从脱、漏之法。

子孙别籍异财

诸祖父母、父母在，而子孙别籍、异财者，徒三年。别籍、异财不相须，下条准此。【疏】议曰：称祖父母、父母在，则曾、高在亦同。若子孙别生户籍，财产不同者，子孙各徒三年。注云“别籍、异财不相须”，或籍别财同，或户同财异者，各徒三年，故云“不相须”。“下条准此”，谓父母丧中别籍、异财，亦同此义。

若祖父母、父母令别籍及以子孙妄继人后者，徒二年；子孙不坐。

【疏】议曰：若祖父母、父母处分，令子孙别籍及以子孙妄继人后者，得徒二年，子孙不坐。但云“别籍”，不云“令其异财”，令异财者，明其无罪。

立嫡违法

诸立嫡违法者，徒一年。即嫡妻年五十以上无子者，得立嫡以长，不以长者亦如之。

【疏】议曰：立嫡者，本拟承袭。嫡妻之长子为嫡子，不依此立，是名“违法”，合徒一年。“即嫡妻年五十以上无子者”，谓妇人年五十以上，不复乳育，故许立庶子为嫡。皆先立长，不立长者亦徒一年，故云“亦如之”。依令：“无嫡子及有罪疾，立嫡孙；无嫡孙，以次立嫡子同母弟；无母弟，立庶子；无庶子，立嫡孙同母弟；无母弟，立庶孙。曾、玄以下准此。”无后者，为户绝。

卖口分田

诸卖口分田者，一亩笞十，二十亩加一等，罪止杖一百；地还本主，财没不追。即应合卖者，不用此律。

【疏】议曰：“口分田”，谓计口受之，非永业及居住园宅。辄卖者，《礼》云“田里不鬻”，谓受之于公，不得私自鬻卖，违者一亩笞十，二十亩加一等，罪止杖一百，卖一顷八十一亩即为罪止。地还本主，财没不追。“即应合卖者”，谓永业田家贫卖供葬，及口分田卖充宅及碾硞、邸店之类，狭乡乐迁就宽者，准令并许卖之。其赐田欲卖者，亦不在禁限。其五品以上若勋官，永业地亦并听卖。故云“不用此律”。

占田过限

诸占田过限者，一亩答十，十亩加一等；过杖六十，二十亩加一等，罪止徒一年。若于宽闲之处者，不坐。

【疏】议曰：王者制法，农田百亩，其官人永业准品，及老、小、寡妻受田各有等级，非宽闲之乡不得限外更占。若占田过限者，一亩答十，十亩加一等；过杖六十，二十亩加一等，一顷五十一亩罪止徒一年。又，依令：“受田悉足者为宽乡，不足者为狭乡。”若占于宽闲之处不坐，谓计口受足以外，仍有剩田，务从垦辟，庶尽地利，故所占虽多，律不与罪。仍须申牒立案。不申请而占者，从“应言上不言上”之罪。

给授田课农桑违法

诸里正，依令授人田，课农桑。若应受而不授，应还而不收，应课而不课，如此事类违法者，失一事笞四十，一事，谓失一事于一人。若于一人失数事及一事失之于数人，皆累为坐。

【疏】议曰：依《田令》：“户内永业田，每亩课植桑五十根以上，榆、枣各十根以上。土地不宜者，任依乡法。”又条：“应收授之田，每年起十月一日，里正预校勘造簿，县令总集应退应受之人，对共给授。”又条：“授田：先课役，后不课役；先无，后少；先贫，后富。”其里正皆须依令造簿通送及课农桑。若应合受田而不授，应合还公田而不收，应合课田农而不课，应课植桑、枣而不植，如此事类违法者，每一事有失，合笞四十。

注：一事，谓失一事于一人。若于一人失数事及一事失之于数人，皆累为坐。

【疏】议曰：一事谓失一事于一人者，假若于一户之上，不课种桑、枣为一事，合笞四十。“若于一人失数事”，谓于一人之身，应受不授，又不课桑、枣及田畴荒芜；“及一事失之于数人”，谓应还不收之类，在于数人之上：皆累而为坐。

三事加一等。县失十事笞三十；二十事加一等。州随所管县多少，通计为罪。州、县各以长官为首，佐职为从。

【疏】议曰：假有里正，应课而不课是一事，应受而不授是二事，应还而不收是三事，授田先不课役后课役是四事，先少后无是五事，先富后贫是六事，田畴荒芜是七事，皆累为坐。其应累者，每三事加一等，即失二十二事徒一年。县失者亦准里正，所失十事笞三十，二十事加一等，一百七十事合徒一年。“州随所管县多少，通计为罪”，谓管二县者，失二十事笞三十，失三百四十事徒一年。其管县多者，通计各准此。

注：州、县各以长官为首，佐职为从。

【疏】议曰：州县以刺史、县令为首，其长官阙者即次官为首，佐职及判户曹之司为从。

各罪止徒一年，故者各加二等。

【疏】议曰：“各罪止徒一年”，谓州县长官及里正各罪止徒一年。故犯者各加二等，即是一事杖六十；县十事笞五十；州管二县者，二十事笞五十。计加亦准此通计为罪，各罪止徒二年。其州止管一县者，各减县罪一等，若有故、失，罪法不等者，亦依并满之法。假如授田等失七事，合杖六十；又有故犯三事，亦合杖六十，即以故犯三事，并为失十事，科杖七十。其州县应累并者，各准此。

父母被囚禁嫁娶

诸祖父母、父母被囚禁而嫁娶者，死罪，徒一年半；流罪，减一等；徒罪，杖一百。祖父母、父母命者，勿论。

【疏】议曰：祖父母、父母既被囚禁，固身囹圄，子孙嫁娶，名教不容。若祖父母、父母犯当死罪，嫁娶者徒一年半；流罪，徒一年；徒罪，杖一百。若娶妾及嫁为妾者，即准上文减三等。若期亲尊长主婚，即以主婚为首，男女为从。若余亲主婚，事由主婚，主婚为首，男女为从；事由男女，即男女为首，主婚为从。其男女被逼，或男年十八以下，在室之女，并主婚独坐。注云“祖父母、父母命者，勿论”，谓奉祖父母、父母命为亲，故律不加其罪。依令“不得宴会”。

居父母丧主婚

诸居父母丧，与应嫁娶人主婚者，杖一百。

【疏】议曰：居父母丧，与应合嫁娶之人主婚者，杖一百；若与不应嫁娶人主婚，得罪重于杖一百，自从重科。若居夫丧而与应嫁娶人主婚者，律虽无文，从“不应为重”，合杖八十。其父母丧内为应嫁娶人媒合，从“不应为重”，杖八十；夫丧从轻，合笞四十。

同姓为婚

诸同姓为婚者，各徒二年。缌麻以上，以奸论。

【疏】议曰：同宗共姓，皆不得为婚，违者各徒二年。然古者受性命氏，因彰德功、邑居、官爵，事非一绪。其有祖宗迁易，年代寢远，流源析本，罕能推详。至如鲁、卫文王之昭，凡、蒋周公之胤，初虽同族，从各分封，并传国姓，以为宗本。若与姬姓为婚者，不在禁例。其有声同字别，音响不殊，男女辨姓，岂宜仇匹，若阳与杨之类。又如近代以来，特蒙赐姓，谱牒仍在，昭穆可知，今姓之与本枝，并不合共为婚媾。其有复姓之类，一字或同，受氏既殊，元非禁限。若同姓缌麻以上为婚者，各依杂律奸条科罪。

问曰：同姓为婚，各徒二年。未知同姓为妾，合得何罪？

答曰：“买妾不知其姓则卜之”。取决著龟，本防同姓。同姓之人，即当同祖，为妻为妾，乱法不殊。《户令》云：“娶妾仍立婚契”。即验妻、妾，俱名为婚。依准礼、令，得罪无别。

若外姻有服属而尊卑共为婚姻，及娶同母异父姊妹，若妻前夫之女者，谓妻所生者。余条称前夫之女者，准此。亦各以奸论。

【疏】议曰：外姻有服属者，谓外祖父母、舅、姨、妻之父母。此等若作婚姻者，是名“尊卑共为婚姻”。“及娶同母共父姊妹，若妻前夫之女者”，注云“谓妻所生者”，谓前夫之女，后夫娶之，是妻所生者。如其非妻所生，自从本法。“余条称前夫之女者，准此”，据《杂律》“奸妻前夫之女”，亦据妻所生者，故云“亦准此”。各以奸论。其外姻虽有服，非尊卑者为婚不禁。

其父母之姑、舅、两姨姊妹及姨、若堂姨，母之姑、堂姑，己之堂姨及再从姨、堂外甥女，女婿姊妹，并不得为婚姻，违者各杖一百，并离之。

【疏】议曰：“父母姑、舅、两姨姊妹”，于身无服，乃是父母缌麻，掳身是尊，故不合娶。“及姨”，又是父母小功尊；“若堂姨”，虽于父母无服，亦是尊属；“母之姑、堂姑”，并是母之小功以上尊；“己之堂姨及再从姨、堂外甥女”，亦谓堂姊妹所生者，“女婿姊妹”，于身虽并无服，据理不可为婚：并为尊卑混乱，人伦失序。违此为婚者，各杖一百。自“同姓为婚”以下，虽会赦，各离之。

娶逃亡妇女

诸娶逃亡妇女为妻妾，知情者与同罪，至死者减一等。离之。即无夫，会恩免罪者，不离。

【疏】议曰：妇女犯罪逃亡，有人娶为妻妾，若知其逃亡而娶，流罪以下，并与同科；唯妇人本犯死罪而娶者，流三千里。仍离之。即逃亡妇女无夫，又会恩赦得免罪者，不合从离。其不知情而娶，准律无罪，若无夫，即听不离。

奴娶良人为妻

诸与奴娶良人女为妻者，徒一年半；女家，减一等。离之。其奴自娶者，亦如之。主知情者，杖一百；因而上籍为婢者，流三千里。

【疏】议曰：人各有耦，色类须同。良贱既殊，何宜配合。与奴娶良人女为妻者，徒一年半；女家减一等，合徒一年。仍离之。谓主得徒坐，奴不合科。其奴自娶者，亦得徒一年半。主不知情者，无罪；主若知情，杖一百；因而上籍为婢者，流三千里。若有为奴娶客女为妻者，律虽无文，即须比例科断，《名例律》，称部曲者客女同。《斗讼律》：“部曲殴良人，加凡人一等，奴婢又加一等。其良人殴部曲，减凡人一等，奴婢又减一等。即部曲、奴婢相殴伤杀者，各依部曲与良人相殴伤杀法。”注云：“余条良人、部曲、奴婢私相犯，本条无正文者，并准此。”奴娶良人徒一年半，即娶客女减一等合徒一年，主知情者杖九十，因而上籍为婢者徒三年。其所生男女，依《户令》：“不知情者从良，知情者从贱。”

即妄以奴婢为良人，而与良人为夫妻者，徒二年。奴婢自妄者，亦同。各还正之。

【疏】议曰：以奴若婢，妄作良人，嫁娶为良人夫妇者，所妄之罪，合徒二年。奴婢自妄嫁娶，亦徒二年。

“各还正之”，称“正之”者，虽会赦，仍改正之。若娉财多，准罪重于徒二年者，依“诈欺”计赃科断。

嫁娶违律

诸嫁娶违律，祖父母、父母主婚者，独坐主婚。本条称以奸论者，各从本法，至死者减一等。

【疏】议曰：“嫁娶违律”，谓于此篇内不许为婚，祖父母、父母主婚者，为奉尊者教命，故独坐主婚，嫁娶者无罪。假令祖父母、父母主婚，为子孙娶舅甥妻，合徒一年，唯祖父母、父母得罪，子孙不坐。注：本条称以奸论者，各从本法，至死者减一等。

【疏】议曰：“本条称以奸论者”，谓上条“缌麻以上以奸论”。假令父与其子娶子之从母，依《杂律》，奸从母者流二千里，强者绞。即父亦得流二千里，同杂犯。其子若自犯，有官者仍除名。此名“各从本法”。至死减一等者，若强娶从母为妻，或婚寡伯叔母非被出及改嫁者，本条合死，今减一等，合流三千里。

若期亲尊长主婚者，主婚为首，男女为从。余亲主婚者，事由主婚，主婚为首，男女为从；事由男女，男女为首，主婚为从。

【疏】议曰：期亲尊长，次于父母，故主婚为首，男女为从。“余亲主婚者”，余亲，谓期亲卑幼及大功以下主婚，即名以所由为首：事由主婚，主婚为首，男女为从；事由男女，男女为首，主婚为从。虽以首从科之，称“以奸论”者，男女各从奸法，应除名者亦除名。

其男女被逼，若男年十八以下及在室之女，亦主婚独坐。

【疏】议曰：“男女被逼”，谓主婚以威若力，男女理不自由，虽是长男及寡女，亦不合得罪。若男年十八以下及在室之女，亦主婚独坐，男女勿论。

未成者，各减已成五等。媒人，各减首罪二等。

【疏】议曰：“未成者”，谓违律为婚，当条合得罪，定而未成者，减已成五等。假有同姓为婚，合徒二年，未成，即杖八十，此是名减五等。其媒人犹徒一年，未成者杖六十，是名“各减首罪二等”。各准当条轻重，依律减之。略举同姓为例，余皆仿此。凡违律为婚，称“强”者，皆加本罪二等；称以“奸论”有强者，止加一等。媒人，各减奸罪一等。

厩库

【疏】议曰：《厩库律》者，汉制《九章》，创加《厩律》。魏以厩事散入诸篇。晋以牧事合之，名为《厩牧律》。自宋及梁，复名《厩律》。后魏太和年名《牧产律》，至正始年复名《厩牧律》。历北齐、后周，更无改作。随开皇以库事附之，更名《厩库律》。厩者，鸠聚也，马牛之所聚；库者，舍也，兵甲财帛之所藏，故齐鲁谓库为舍，户事既终，厩库为次，故在《户婚》之下。

牧畜产死失及课不充

诸牧畜产，准所除外，死、失及课不充者一，牧长及牧子笞三十，三加一等；过杖一百，十加一等，罪止徒三年。羊减三等。余条羊准此。

【疏】议曰：《厩牧令》：诸牧杂畜死耗者，每年率一百头论，施除七头，骡除六头，马、牛、驴、羖羊除十，白羊除十五。从外蕃新来者，马、牛、驴、羖羊皆听除二十，第二年除十五；騊除十四，第二年除十；骡除十二，第二年除九；白羊除二十五，第二年除二十；第三年皆与旧同。准率百头以下除数，此是年别所除之数，不合更有死、失。“及课不充者”，应课者，准令：“牝马一百匹，牝牛、驴各一百头，每年课驹、犊各六十，骡驹减半。马从外蕃新来者，课驹四十，第二年五十，第三年同旧课。牝騊一百头，三年内课驹七十；白羊一百口，每年课羔七十口；羖羊一百口，课羔八十口。”准此欠数者，为课不充。除外死、失及课不充者一，牧长及牧子笞三十，三加一等，即是欠二十二，合杖一百；过杖一百，十加一等，计欠七十二，罪止徒三年。“羊减三等”，欠三以下未有罪名，欠四笞十，三口加一等，罪止徒一年半。注云“余条羊准此”，余条谓“养饲不如法”之类，但余条论畜罪名无羊者，并减马三等，故云“准此”。

新任不满一年而有死、失者，总计一年之内月别应除多少，准折为罪；若课不充，游牝之时当其检校者准数为罪，不当者不坐。游牝之后而致损落者，坐后人。【疏】议曰：“新任不满一年”，谓任牧尉、牧长、牧子未满期年而有死、失。“总计一年之内月别应除多少，准折为罪”，谓若骡新从外蕃来，当年听除十二，即是月别得除一头。新任三月除三头，五月除五头。余畜，一年准当色，应除数准新任，月别折除分数亦准此。若除外死、失，皆准上文得罪。“若课不充，游牝之时当其检校者，准数为罪”，准令：“牧马、騊、牛、驴、羊，牝牡常同群。其牝马、驴每年三月游牝，应收饲者至冬收饲。”不当游牝之时，课虽不充，依律不坐。注云“游牝之后而致损落者，坐后人”，谓虽不当游牝之时检校，于后损落，仍得其罪。

系饲死者各加一等，失者又加二等。牧尉及监各随所管牧多少通计为罪，仍以长官为首，佐职为从。余官有管牧者，亦准此。

【疏】议曰：系饲死者加一等罪，谓应牧系养之者，收饲理不合死，故加罪一等。杂畜一死笞四十，罪止流二千里。“失者，又加二等”，以其系饲不合失落，故加二等。称“又”者，明累加，即失一杖六十，罪止流三千里。系饲羊，亦各减三等。牧尉及监各随所管牧尉、长，通计为罪。依令：“牧马、牛，皆百二十为群；騊、骡、驴，各以七十头为群；羊，六百二十口为群。群别置牧长一人。率十五长，置尉一人”。其监，即不限尉多少。通计之义，已从《户婚》解讫。仍以长官为首，佐职为从者，为群牧事重，委在长官。死、失及课不充，以监为首，副监及丞、簿为从。条言“佐职为从”，明主典无罪。注云“余官有管牧者，亦准此”，其牧有置监管者，亦有隶州、县官管者，故云“余官有管牧者，亦准此。”

养饲大祀牺牲不如法

诸供大祀牺牲养饲不如法，致有瘦损者，一杖六十，一加一等，罪止杖一百；以故致死者，加一等。

【疏】议曰：供大祀牺牲用犊，人帝配之即加羊豕。其养牲，大祀在涤九旬，中祀三旬，小祀一旬，养饲令肥，不得捶扑，违者是“不如法”。致有瘦损者，一杖六十，一加一等，五不如法罪止杖一百。以故致死者，加罪一等：一死杖七十，五死徒一年。其羊豕虽供人帝，为配大祀，故得罪与牛皆同。职制律：“中、小祀递减二等，余条中、小祀准此”。即中祀养牲不如法各减大祀二等，小祀不如法又减中祀二等。

官马不调习

诸官马乘用不调习者，一匹笞二十，五匹加一等，罪止杖一百。

【疏】议曰：依《太仆式》：“在牧马二岁即令调习。每一尉配调习马人十人，分为五番上下，每年三月一日上，四月三十日下。”又令云：“殿中省尚乘每配习驭调马，东宫配翼驭调马。其检行牧马之官听乘官马，即令调习”。故“官马乘用不调习者，一匹笞二十，五匹加一等”，即是四十一匹，罪止杖一百。上台、东宫供御马不调习，得罪重于此条，即从职制律“车马不调习”本条科罪。

故杀官私马牛

诸故杀官私马牛者，徒一年半；赃重及杀余畜产若伤者，计减价准盗论。各偿所减价，价不减者笞三十。见血碗跌即为伤。若伤重五日内致死者，从杀罪。

【疏】议曰：官私马牛，为用处重：牛为耕稼之本，马即致远供军，故杀者徒一年半。“赃重”，谓计赃得罪，重于一年半徒。假有杀马，直十五匹绢，准盗合徒二年，此名“赃重”，及杀余畜产，除马牛之外并为余畜。“若伤”，谓虽不死而有损伤。自马牛及余畜，各计所减价准盗论。“减价”，谓畜产直绢十匹，杀讫唯直绢两匹，即减八匹价；或伤止直九匹，是减一匹价。杀减八匹偿八匹，伤减一匹偿一匹之类，其罪各准盗八匹及一匹而断”。价不减者，谓元直绢十匹，虽有杀伤，评价不减，仍直十匹，止得笞三十罪，无所赔偿。注云“见血碗跌即为伤”，见血，不限伤处多少，但见血即坐；碗跌，谓虽不见血，骨节差跌亦即为伤。“若伤重”，谓所伤处重，五日内致死者，亦从杀罪及偿减价。

其误杀伤者不坐，但偿其减价。主自杀马牛者，徒一年。【疏】议曰：“误杀伤者”，谓目所不见，心所不意，或非系放畜产之所而误伤杀，或欲杀猛兽而杀伤畜产者，不坐，但偿其减价。“减价”同上解。主自杀马牛徒一年，误杀者不坐。

库藏失盗

诸有人从库藏出，防卫主司应搜检而不搜检笞二十，以故致盗不觉者减盗者罪二等，若夜持时不觉盗减三等。

【疏】议曰：从库藏出，依式：“五品以上皆不合搜检。其应搜检而不搜检者，防卫主司笞二十，不搜检故而致盗物将出，计所盗之赃，主司三减盗者罪二等。“若夜持时”，谓库藏之所持更之人，不觉人盗物者，减盗者罪三等。持时，谓当时专持更者。假有不觉盗五匹绢、减三等，得杖八十之类。主守不觉盗者，五匹笞二十，十匹加一等，过杖一百，二十匹加一等，罪止徒二年。若守掌不如法以故致盗者，各加一等。故纵者各与同罪。

【疏】议曰：主守，不限有品、无品，谓亲主当库藏者。不觉有人盗物，准绢“五匹笞二十”，不满五匹，未合得罪。十匹加一等，八十五匹杖一百。过杖一百，二十匹加一等，一百四十五匹，罪止徒二年。若守掌不如法，谓防守、持更、锁闭、封印乖违不如法而致盗者，各加一等，谓防卫不如法，有人从库藏出又不搜检致盗，不觉上加一等，谓止减盗者一等；夜持时不如法不觉盗，亦加一等，止减盗者二等；主守之司不如法不觉盗，亦加一等，五匹笞三十，罪止徒二年半。此是“各加一等”。故纵者，各与同罪，谓防卫主司，夜持时之人及主守之司，故纵盗者，并各与盗者同罪。称“同罪”者，不在除、免、倍赃，监主加罪之例。

即故纵赃满五十匹加役流，一百匹绞。若被强盗者，各勿论。

【疏】议曰：国家库藏，本委主司，若主司知情容盗，得罪重于盗者。名例律，与同罪者不在加役流之例，故于库藏条中特生此例：故纵赃四十九匹以下，与盗者罪同，不合除、免；满五十匹，加役流，除名、配流如法；一百匹，绞。此谓故纵一人之罪。若故纵频盗及众人盗者，各依累倍之法。“若被强盗者，各勿论”，谓被威力盗之，非能拒得者，勿论。

输官物诈匿巧伪

诸应输课税及入官之物，而回避诈匿不输或巧伪混恶者，计所阙准盗论。主司知情与同罪，不知情减四等。

【疏】议曰：“应输课税”，谓、租、调、地税之类及应入官之物，而回避诈匿。假作逗留，遂致废阙及巧伪混恶，欺妄官司，皆总计所阙入官物数，准盗科罪，依法陪填。主司知其迴避诈匿，巧伪混恶之情而许行者，各与同罪；不知情者，减罪四等。县官应连坐者亦节级科之，州官不觉各递减县官罪一等。州县纲、典不觉，各同本司下从科罪。若州县发遣依法，而纲、典在路或至输纳之所事有欺妄者，州县无罪。

官物有印封擅开

诸官物有印封，不请所由官司而主典擅开者，杖六十。

【疏】议曰：但是官物，有封闭印记，欲开者皆请所由官司。其主典不请官司而擅开者，杖六十。

出纳官物有违

诸出纳官物给受有违者，计所欠剩坐赃论。违，谓重受轻出及当出陈而出新，应受上物而受下物之类。

【疏】议曰：监主官物，或受或给而有违法者，谓称量之物，出纳须平，若重受轻出，即有余剩；及当出陈而出新，应受上物而受下物，此即为欠。须计欠、剩之价，准坐赃科罪。其有轻受重出及应出新而出陈，应受上物而受中物，得罪与上文并同，故云“之类”。

其物未应出给而出给者，罪亦如之。官物还充官用而违者，笞四十。其主司知有欠剩不言者，坐赃论减二等。

【疏】议曰：其物未应出给者，依令，应给禄者春秋二时分给。未至给时而给者，亦依前坐赃科罪。若给官物还充官用有违者，笞四十。其主司知有欠剩而不举言者，计所欠剩，坐赃论减二等。

擅兴

【疏】议曰：《擅兴律》者，汉相萧何创为《兴律》。魏以擅事附之，名为《擅兴律》。晋复去擅为兴。又至高齐，改为《兴擅律》。隋开皇改为《擅兴律》。虽题目增损，随时沿革，原其旨趣，意义不殊。大事在于军戎，设法须为重防。厩库足讫，须备不虞，故此论兵次于《厩库》之下。

擅发兵

诸擅发兵，十人以上徒一年，百人徒一年半，百人加一等，千人绞；谓无警急，又不先言上而辄发兵者。虽即言上而不待报，犹为擅发。文书施行即坐。

【疏】议曰：依令：“差兵十人以上，并须铜鱼、敕书勘同，始合差发。若急须兵处，准程不得奏闻者，听便差发，即须言上”。若无警急，又不先言上，辄擅发十人以上、九十九人以下徒一年，满百人徒一年半，百人加一等，七百人以上流三千里，千人绞。故注云“谓无警急，又不先言上而辄发兵者”。“虽即言上，而不待报”，谓准程应得言上者，并须待报，若不待报，犹为擅发。但“文书施行即坐”，不必要在得兵。其擅发九人以下，律、令无文，当“不应为从重”。

给与者，随所给人数减擅发一等。亦谓不先言上、不待报者。告令发遣即坐。

【疏】议曰：虽有发兵文书，执兵者不合即与，亦须先言上待报，然后给与。违者随所给人数，减擅发罪一等。故注云“亦谓不先言上、不待报者”。告令发遣即坐，不必要待兵行。

其寇贼卒来欲有攻袭，即城屯反叛若贼有内应，急须兵者，得便调发。虽非所属，比部官司亦得调发给与，并即言上。各谓急须兵，不容得先言上者。

【疏】议曰：其有寇贼卒来入境，欲有攻击掩袭；及国内城镇及屯聚兵马之处或反叛；或外贼自相翻动，内应国家：如此等事，急须兵者，“得便调发”，谓得随便，未言上待报即许调发。“虽非所属”，谓所在人兵不相管隶，急须兵处，虽比部官司亦得调发，掌兵军司亦得随便给与，各即言上。并谓急须兵处，不容先言上者。

若不即调发及不即给与者，准所须人数并与擅发罪同。其不即言上者，亦准所发人数减罪一等。若有逃亡盗贼，权差人夫，足以追捕者，不用此律。

【疏】议曰：应机赴敌，急须兵马，若不即调发，及虽调发不即给与者，“准所须人数，并与擅发罪同”，谓须十人以上，不即调发及不即给与各徒一年，百人各徒一年半，每百人各加一等，千人以上各得绞罪。“其不即言上者”，谓军务警急，听先调发给与，并即言上，以其不即言上，亦准所发人数减罪一等。“若有逃亡盗贼”，谓非兵寇，直是逃亡，或为盗贼，所在官府得权差人夫，足以追捕，不同擅发兵之例，故云“不用此律”。

校阅违期

诸大集校阅而违期不到者，杖一百，三日加一等；主帅犯者，加二等。即差发从行而违期者，各减一等。

【疏】议曰：《春秋》之义，春搜、夏苗、秋猕、冬狩，皆因农隙以讲大事，即今“校阅”是也。又，车驾亲行，是名“大集校阅”。而有“违期不到者”，谓于集时不到即杖一百，每更三日加一等。“主帅犯者，加二等”，谓队副以上、将军以下集时不到者。“即差发从行而违限者，各减一等”，谓正身当时不到杖九十，每三日加一等，主帅以上同上解。其折冲府校阅在式有文，不到者各准“违式”之罪。若所司不告者，罪在所司。

主将守城弃去

诸主将守城，为贼所攻不固守而弃去，及守备不设为贼所掩覆者斩。若连接寇贼，被遣斥候，不觉贼来者徒三年，以故致有覆败者亦斩。

【疏】议曰：主将者，谓主领人兵，亲为主将者，或镇将、戍主，或留守边城，州县城主之类。守城为贼所攻击，不能固守，弃城而去；“及守备不设”，谓预备有阙，巡警不严，被贼所掩袭覆败者：斩。“若连接寇贼”，谓军垒连接，旗旄相望。“被遣斥候”，谓指斥候望，不觉贼来入境者：徒三年。“以故致有覆败者”，以其不觉贼来，为贼掩袭，致城及人兵有覆败者，亦斩。

征人巧诈避役

诸临军征讨而巧诈以避征役，巧诈百端，谓若诬告人、故犯轻罪之类。

【疏】议曰：临对寇贼，即欲追讨，乃巧诈方便，推避征役。注云“巧诈百端”，或有诬告人罪，以求推对；或故犯轻法，意在留连；或故自伤残；或诈为疾患。奸诈不一，故云“百端”。不可备陈，故云“之类”。

若有校试以能为不能，以故有所稽乏者以“乏军兴”论，未废事者减一等。主司不加穷核而承诈者减罪二等，知情者与同罪，至死者加役流。

【疏】议曰：有所“校试”，谓临军之时，一艺以上，应供军用，军中校试。故以能为不能，以巧诈不能之故，于军有所稽违及致阙乏废事者，“以乏军兴论”，故、失俱合斩。若于事未废，减死一等。主“司不加穷核”，主司谓应检勘校试之人，不加穷研核实而承诈依信者，减罪人罪二等。知情者”，谓知巧诈之情，并与犯者同罪，至死者加役流，未阙事者流三千里。

镇戍有犯

诸镇、戍有犯，本条无罪名者，各减征人二等。【疏】议曰：镇、戍有所犯法，“本条无罪名者”，谓镇、戍防人冒名相代及主司知情、不知情；若镇、戍拒贼而有巧诈避役，若有校试以能为不能：并在镇、戍中无有罪名者，各减征人二等。

私有禁兵器

诸私有禁兵器者徒一年半，谓非弓、箭、刀、楯、短矛者。

【疏】议曰：“私有禁兵器”，谓甲、弩、矛、稍、具装等，依令私家不合有。若有矛、稍者，各徒一年半。注云“谓非弓、箭、刀、楯、短矛者”，此上五事，私家听有。其旌旗、幡职及仪仗，并私家不得辄有，违者从“不应为重”杖八十。

弩一张加二等，甲一领及弩三张流二千里，甲三领及弩五张绞。私造者各加一等，甲，谓皮、铁等。具装与甲同。即得阑遗，过三十日不送官者同私有法。

【疏】议曰：“弩一张，加二等”，谓加私有禁兵器罪二等，合徒二年半。“甲一领及弩三张，流二千里”，有甲、有弩，各得此罪。“甲三领及弩五张，绞”，亦甲、弩准数，各得绞罪。“私造者，各加一等”，谓私造甲、弩及禁兵器，各加私有罪一等。

问曰：私有甲三领及弩五张，准依律文，各合处绞。有人私有甲二领并弩四张，欲处何罪？

答曰：畜甲、畜弩，各立罪名，既非一事，不合并满。依《名例律》：“其应入罪者，举轻以明重。”有甲罪重，有弩坐轻；既有弩四张已合流罪，加一满五即至死刑，况加甲二领，明合处绞。私有弩四张，加甲一领者，亦合死刑。

注：甲，谓皮、铁等。具装与甲同。即得阑遗，过三十日不送官者同私有法。

【疏】议曰：铁甲、皮甲，得罪皆同。私有具装，与甲无别：有一具装，流二千里；有三领者，亦合绞。“即得阑遗，过三十日不送官”，谓得阑遗禁兵器以下，三十一日不送官者，同私有法。既称过三十日，即三十日内不合此罪。又，依《军防令》：“阑得甲仗，皆即输官”。不送输者，从“违令”，笞五十。满五日者，依《杂律》“各以亡失罪论”，其亡失之罪从本条解释。其甲非皮、铁者，依《库部式》亦有听畜之处、其限外剩畜及不应畜而有者，亦准禁兵器论。但甲有禁文，非私家合有，为非皮、铁、量罪稍轻，坐同禁兵器，理为适中。

造未成者减二等。即私有甲、弩非全成者杖一百，余非全成者勿论。

【疏】议曰：“造未成者”，谓从上“禁兵器”以下，未成者各减私造罪二等，谓甲三领、弩五张以上，纵更多有、各止处徒三年。“即私有甲、弩非全成者”，谓不堪著用，又非私造，杖一百。“余非全成者，勿论”，谓甲、弩之外，所有禁兵器，非全成者皆不坐。既是禁兵器，虽不合罪，亦须送官。

功力采取不任用

诸役功力有所采取而不任用者，计所欠庸，坐赃论减一等。

【疏】议曰：谓官役功力，若采药或取材之类，而不任用者。若全不任用，须计全庸；若少不任用，准其欠庸，并倍坐赃论减一等。

若有所造作及有所毁坏，备虑不谨而误杀人者，徒一年半；工匠，主司各以所由为罪。

【疏】议曰：谓有所缮造营作及有所毁坏崩撤之类，不先备虑谨慎而误杀人者，徒一年半。“工匠、主司各以所由为罪”，或由工匠指伪，或是主司处分，各以所由为罪，明无连坐之法。律既但称“杀人”，即明伤者无罪。

私使丁夫杂匠

诸丁夫、杂匠在役而监当官司私使，及主司于职掌之所私使兵防者，各计庸准盗论；即私使兵防出城、镇者，加一等。

【疏】议曰：丁夫、杂匠见在官役役限之内，而监当官司私役使；“及主司”，谓应判署及亲监当兵防之人，于职掌之所私使：“各计庸准盗论”，谓从丁夫以下各计私使之庸准盗论，即杂使计庸不满尺者从“盗不得财”笞五十。兵、防并据城隍内使者，若私使出城、镇加罪一等，谓计庸加准盗论罪一等。即强使者，依《职制律》：“强者加二等，余条强者准此。”若强使兵、防出城者，即亦于本罪加一等上累加。虽称丁夫、杂匠及兵、防，非在役限内而使者，丁夫、杂匠依上条“日满不放”笞四十，一日加一等，罪止杖一百；兵、防从“代到不放”，一日杖九十，三日加一等，罪止徒一年半。计庸重者，若见是监临官，依“役使所监临”之罪；其非本部官者，依“不应得为”从轻笞四十，庸多得罪重者依《职制律》：“去官而受旧官属、士庶馈与若乞取、借贷之属，各减在官时三等。”非监临官私使亦于准盗论上减三等。

贼盗

盗大祀神御物

诸盗大祀神御之物者，流二千五百里。谓供神御者，帷帐几杖亦同。其拟供神御，谓营造未成者。【疏】议曰：“盗大祀神御之物”，公取、窃取皆为盗。大祀，谓天地、宗庙、神州等。其供神御所用之物而盗之者，流二千五百里。注云“谓供神御者，帷帐几杖亦同”，谓见供神御者，虽帷帐几杖亦得流罪，故云“亦同”。“其拟供神御”，谓上文神御之物及帷帐几杖，营造未成，拟欲供进者，故注云“谓营造未成者”。

及供而废阍，若飧荐之具已饌呈者，徒二年；飧荐，谓玉币、牲牢之属。饌呈，谓已入祀所，经祀官省视者。

未饌呈者，徒一年半。已阍者，杖一百。已阍，谓接神礼毕。若盗釜、鬲、刀、匕之属，并从常盗之法。

【疏】议曰：“供而废阍”，谓神御之物供祭已讫，退还所司者，故云“废阍”。“若飧荐之具已饌呈者”，谓牲牢、枣栗、脯修之属，已入神所呈阅祀官讫。而盗者，各徒二年。故注云“飧荐，谓玉币、牲牢之属”。“未饌呈者，徒一年半”，谓以上玉币、牲牢、饌具之属，未饌呈祀官而盗者，徒一年半。“已阍者”，谓神前饮食荐飧已了，退而盗者，得杖一百。“若盗釜、鬲、刀、匕之属”，谓并不用供神，故从常盗之法：一尺杖六十，一匹加一等；五匹徒一年，五匹加一等，罪止加役流。言“之属”，谓盘、盂、杂器之类。

盗官文书印

诸盗官文书印者，徒二年。余印，杖一百。谓贪利之而非行用者。余印，谓印物及畜产者。

【疏】议曰：印者，信也。谓印文书施行，通达上下，所在信受，故曰“官文书印”。盗此印者，徒二年。“余印，杖一百”，余印谓给诸州封函及畜产之印，在令、式印应官给，但非官文书之印，盗者皆杖一百。注云“谓贪利之而非行用者”，皆谓藉以为财，不拟行用。若将行用，即从“伪造”、“伪写”、“封用规避”之罪科之。

发冢

诸发冢者，加役流；发彻即坐。招魂而葬亦是。已开棺槨者，绞；发而未彻者，徒三年。

【疏】议曰：《礼》云，葬者藏也，欲人不得见。古之葬者厚衣之以薪，后代圣人易之以棺槨。有发冢者，加役流。注云“发彻即坐。招魂而葬亦是”，谓开至棺槨即为发彻。先无尸柩，招魂而葬，但使发彻者，并合加役流。“已开棺槨者，绞”，谓有棺有槨者，必须棺、槨两开，不待取物触尸，俱得绞罪。其不用棺槨葬者，若发而见尸，亦同已开棺槨之坐。“发而未彻者”，谓虽发冢而未至棺槨者，徒三年。

其冢先穿及未殡而盗尸柩者，徒二年半；盗衣服者，减一等：器物、砖、版者，以凡盗论。

【疏】议曰：“其冢先穿”，谓先自穿陷，旧有隙穴者。“未殡”，谓尸犹在外未殡埋。“而盗尸柩者，徒二年半”，谓盗者元无恶心，或欲诈代人尸，或欲别处改葬之类。“盗衣服者，减一等”，得徒二年。计赃重者，以凡盗论加一等。此文既称“未殡”，明上文“发冢”殡讫而发者亦是。若盗器物砖版者，谓冢先穿，取其明器等物或砖若版，以凡盗论。

问曰：“发冢者，加役流”。律既不言尊卑、贵贱，未知发子孙冢得罪同凡人否？

答曰：五刑之属，条有三千，犯状既多，故通比附。然尊卑贵贱，等数不同，刑名轻重，粲然有别。

尊长发卑幼之坟，不可重于杀罪；若发尊长之冢，据法止同凡人。律云“发冢者，加役流”，在于凡人便减杀罪一等，若发卑幼之冢须减本杀一等而科之；“已开棺槨者，绞”，即同已杀之坐；“发而未彻者，徒三年”，计凡人之罪减死二等，卑幼之色亦于本杀上减二等而科；若盗尸柩者，依减三等之例。其于尊长，并同凡人。

故烧舍屋而盗

诸放烧人舍屋及积聚之物而盗者，计所烧减价，并赃以强盗论。

【疏】议曰：赃人奸诈，千端万绪，滥窃穿窬，触途诡譎。或有烧人舍屋及积聚之物，因即盗取其财，计所烧之物减价，并于所盗之物，计赃以强盗论，十匹绞。

问曰：有人持仗烧人舍宅，因即盗取其财，或烧伤物主，合得何罪？

答曰：依《杂律》，故烧人舍屋徒三年。不限强之与窃。然则持仗烧人舍宅，止徒三年。因即盗取财物，便是元非盗意，虽复持仗而行事，同“先强后盗”，计赃以强盗科罪，火若伤人者，同强盗伤人法。

因盗过失杀伤人

诸因盗而过失杀伤人者，以斗杀伤论，至死者加役流。得财、不得财等。财主寻逐遇他死者，非。

【疏】议曰：因行窃盗而过失杀伤人者，以其本有盗意，不从“过失”收赎，故以斗杀伤论，其杀伤之罪至死者加役流。注云“得财、不得财等”，谓得财与不得财并从斗杀伤科。“财主寻逐遇他死者，非”，谓财主寻逐盗物之贼，或坠马或落坑致死之类，是遇他故而死，盗者唯得盗罪而无杀伤之坐。

其共盗临时有杀伤者，以强盗论；同行不知杀伤情者，止依窃盗法。

【疏】议曰：谓共行窃盗，不谋强盗，临时乃有杀伤人者，以强盗论。“同行不知杀伤情者，止依窃盗法”，谓同行元谋窃盗，不知杀伤之情，止依“窃盗”为首从。杀伤者，依“强盗”法。

略人略卖人

诸略人、略卖人不和为略。十岁以下，虽和，亦同略法。为奴婢者，绞；为部曲者，流三千里；为妻妾子孙者，徒三年。因而杀伤人者，同强盗法。

【疏】议曰：略人者，谓设方略而取之。略卖人者，或为经略而卖之。注云“不和为略。十岁以下，虽和，亦同略法”，为奴婢者，不共和同，即是被略；十岁以下，未有所知，易为诳诱，虽共安和，亦同略法。略人、略卖人为奴婢者，并绞。略人为部曲者，或有状验可凭，勘诘知实不以为奴者，流三千里。为妻妾子孙者，徒三年，为弟侄之类亦同。注云“因而杀伤人者，同强盗法”，谓因略人拒斗，或杀若伤，同强盗法。既同强盗之法，因略杀伤傍人，亦同。因略伤人，虽略人不得，亦合绞罪。其略人以为奴婢不得，又不伤人，以强盗不得财徒二年；拟为部曲，徒一年半；拟为妻妾子孙者，徒一年。在律虽无正文，解者须尽犯状，消息轻重，以类断之：为奴婢者即与强盗十匹相似，故略人不得，唯徒二年；为部曲者，本条减死一等，故略未得徒一年半；为妻妾子孙者减二等，故亦减“强盗不得财”二等，合徒一年。

和诱者，各减一等。若和同相卖为奴婢者，皆流二千里；卖未售者，减一等。下条准此。即略、和诱及和同相卖他人部曲者，各减良人一等。

【疏】议曰：“和诱”，谓和同相诱，减略一等：为奴婢者，流三千里；为部曲者，徒三年；为妻妾子孙者，徒二年半。“若和同相卖”，谓元谋两和，相卖为奴婢者，卖人及被卖人，罪无首从，皆流二千里。其数人共卖他人，自依首从之法。“卖未售者，减一等”，谓和同相卖，未售事发，各徒三年。注云：“下条准此”，谓下条“得逃亡奴婢而卖”未售及“卖期亲卑幼及子孙之妇等为奴婢”未售者，亦减一等，故云“准此”。“即略、和诱、和同相卖他人部曲者”，谓略他人部曲为奴婢者，流三千里；略部曲还为部曲者，合徒三年；略为妻妾子孙，徒二年半。和诱者各减一等：和诱部曲为奴婢，徒三年；还为部曲，徒二年半；为妻妾子孙，徒二年。若其他人部曲和同相卖为奴婢，减流一等，徒三年；为部曲者，徒二年半。故云“各减良人一等”。其略、和诱缌麻以上亲部曲、客女者，律虽无文，令有“转事，量酬衣食之直”，不可同于凡人，亦须依盗法而减：缌麻、小功部曲，减凡人部曲一等；大功，减二等；期亲，减三等。

问曰：部曲、客女，被人所诱，将为妻妾子孙，而和同遂去。诱者已有罪名，去者合得何罪？

答曰：《名例律》：“共犯罪，以造意为首，随从者减一等。”背主受诱，即当此条，准其罪，坐减诱者罪一等。自余受诱，律无正文者，并合从坐科罪。若逃亡之罪重者，依《例》：“当条虽有罪名，所为重者，自从重。”

盗经断后三犯

诸盗经断后仍更行盗，前后三犯徒者，流二千里；三犯流者，绞。三盗止数赦后为坐。其于亲属相盗者，不用此律。

【疏】议曰：行盗之人，实为巨蠹。屡犯明宪，罔有悛心。前后三入刑科，便是怙终其事，峻之以法，用惩其罪。故有强盗、窃盗，经断更为，三犯徒者，流二千里；三犯流者，绞。亦谓断后又为者。其未断经降、虑者，不入“三犯”之限。注云“三盗皆据赦后为坐”，谓据赦后三犯者，不论赦前犯状为数。“亲属相盗者，不用此律”，谓自依亲属本条，不用此“三犯”之律。案《职制律》：“亲属，谓缌麻以上，及大功以上婚姻之家。”假有于堂兄弟妇家及堂兄弟男女婚姻之家，犯盗徒，流以上，并不入“三犯”之例。

问曰：有三犯死罪，会降皆至流、徒，或一两度止犯流、徒，或一两度从死会降，总计三犯，亦同三犯流、徒以否？

答曰：律有“赦后”之文，不言降前之犯。死罪会降，止免极刑；流、徒之科，本法仍在。然其所犯本坐，重于正犯徒、流，准律而论，总当三犯之例。

部内人为盗及容止盗

诸部内有一人为盗及容止盗者，里正笞五十，坊正、村正亦同。三人加一等；县内，一人笞三十，四人加一等；部界内有盗发及杀人者，一处以一人论，杀人者仍同强盗之法。

【疏】议曰：“部内”，谓州、县、乡、里所管之内，百姓有一人为盗；“及容止盗者”，谓外盗入境，所部容止：所管里正笞五十。注云“坊正、村正亦同”，谓得罪亦同里正。“三人加一等”，四人行盗，合杖六十。“县内，一人笞三十”，谓县内一人行盗，县令笞三十，“四人加一等”，有五人行盗即笞四十之类。注云“部界内有盗发”，谓里正等以上，部界之内有盗发及杀人者。“一处以一人论”，谓一处盗发，同部内一人行盗；一处杀人，同一人行强盗，故云“一处以一人论”。杀人者仍从强盗之法，下文“强盗者加一等”，杀人者亦加一等，与强盗同。即是部内有一人强盗者，里正等杖六十，虽非部内人，但当境内强盗发，亦准此。容止杀人贼者，亦依强盗之法。

州随所管县多少，通计为罪。各罪止徒二年。强盗者，各加一等。皆以长官为首，佐职为从。

【疏】议曰：“州随所管县多少，通计为罪，各罪止徒二年”，谓州、县、里正、坊正、村正等，并罪止徒二年。“强盗者，各加一等”，罪止徒二年半。上注云“杀人同强盗之法”，故知杀人及发处若容止，各准“强盗”加之。其通计之法，已于《户婚律》解讫。注云“以长官为首，佐职为从”，但宣风导俗，肃清所部，长官之事，故以长官为首。即刺史、县令阙者，以次官当之。既云“佐职为从”，即罪不及主典。

即盗及盗发、杀人后，三十日捕获，他人、自捕等。主司各勿论；限外能捕获，追减三等。若军役所有犯，队正以上、折冲以下，各准部内征人冒名之法，同州、县为罪。

【疏】议曰：谓部内有人行盗，及当境盗发，及部内人杀他人，及境内人被杀，事发后三十日，自捕获，并他人捕获，“主司各勿论”，并得免罪。若三十日限外能捕获者，追减三等。称“追减”者，虽结正讫，仍得减之；若已经奏决者，依《捕亡律》“不在追减之例。”其军役有犯，谓行军及领军人徭役之所，有犯盗及杀人事发，若容止盗者，队正、队副以上，折冲以下，得罪并“准部内征人冒名之法，同州、县为罪”，谓队正、队副，团内一人为盗及容止盗者，若有盗发之所，窃盗者各笞五十。若是强盗及杀人，若被杀之处，每事各加一等。校尉、旅帅，减队正、队副一等。折冲、果毅，准所管校尉多少，通计为罪。假如部内一人为盗及容止盗者，里正笞五十，三人加一等；队正同里正，亦一人笞五十，三人加一等，计二十五人罪止徒二年。旅帅、校尉，一人笞四十，二十五人罪止徒一年半。折冲、果毅如管三校尉，三人笞四十，七十五人徒一年半；管四校尉者，四人笞四十，一百人罪止徒一年半。“同州、县为罪”，长官为首，佐职为从。

斗讼

【疏】议曰：《斗讼律》者，首论斗殴之科，次言告诉之事。从秦汉至晋，未有此篇。至后魏太和年，分《系讯律》为《斗律》。至北齐以讼事附之，名为《斗讼律》。后周为《斗竞律》。隋开皇依齐《斗讼》名，至今不改。贼盗之后，须防斗讼，故次于《贼盗》之下。

斗殴伤人

诸斗殴人者，笞四十；谓以手足击人者。伤及以他物殴人者，杖六十；见血为伤。非手足者，其余皆为他物，即兵不用刃亦是。

【疏】议曰：相争为斗，相击为殴。若以手足殴人者，笞四十。注云“谓以手足击人者”，举手足为例，用头击之类亦是。伤，谓手足殴伤；及以他物殴而不伤者：各杖六十。注云“见血为伤”，谓因殴而见血者。非手足者，“即兵不用刃亦是”，谓手足之外，虽是兵器，但不用刃者，皆同他物之例。

问曰：殴人者，谓以手足击人。其有撮挽头发，或擒其衣领，亦同殴击以否？

答曰：条云，斗殴“谓以手足击人”，明是虽未损伤，下手即便获罪。至如挽鬓撮发，擒领扼喉，既是伤杀于人，状则不轻于殴，例同殴法，理用无惑。

伤及拔发方寸以上，杖八十。若血从耳目出及内损吐血者，各加二等。

【疏】议曰：谓他物殴人伤及拔发方寸以上，各杖八十。方寸者，谓量拔发无毛之所，纵横径各满一寸者。若方斜不等，围绕四寸为方寸。若殴人头面，其血或从耳或从目而出，及殴人身体内损而吐血者，各加手足及他物殴伤罪二等。其拔发不满方寸者，止从殴法。其有拔发，亦准发为坐。若殴鼻头血出，止同伤科。殴人痢血，同吐血例。

斗故杀人

诸斗殴杀人者绞，以刃及故杀人者斩。虽因斗而用兵刃杀者，与故杀同。为人以兵刃逼己，因用兵刃拒而伤杀者，依斗法。余条用兵刃准此。

【疏】议曰：斗殴者元无杀心，因相斗殴而杀人者，绞。以刃及故杀者，谓斗而用刃，即有害心；及非因斗争，无事而杀，是名“故杀”：各合斩罪。“虽因斗而用兵刃杀者”，本虽是斗，乃用兵刃杀人者，与故杀同，亦得斩罪。并同故杀之法。注云“为人以兵刃逼己，因用兵刃拒而伤杀”，逼己之人，虽用兵刃，亦依斗杀之法。“余条用兵刃准此”，谓余亲戚、良贱以兵刃逼人，人以兵刃拒杀者，并准此斗法。又律云：“以兵刃杀者，与故杀同。”既无伤文，即是伤依斗法。注云“因用兵刃拒而伤杀者”，为以兵刃伤人，因而致死，故连言之。

问曰：故杀人合斩，用刃斗杀亦合斩刑，得罪既是不殊，准文更无异理，何须云“用兵刃杀者，与故杀同”？

答曰：名例，犯十恶及故杀人者、虽会赦犹除名。兵刃杀人者其情重，文同故杀之法，会赦犹遣除名。

不因斗，故殴伤人者，加斗殴伤罪一等。虽因斗但绝时而杀伤者，从故杀伤法。

【疏】议曰：不因斗竞，故殴伤人者，加斗殴伤一等，若拳殴不伤，笞四十上加一等，合笞五十之类。“虽因斗，但绝时而杀伤者”，谓忿竞之后，各已分散，声不相接，去而又来杀伤者，是名“绝时”，从故杀伤法。

宫内忿争

诸于宫内忿争者，笞五十；声彻御所及相殴者，徒一年；以刃相向者，徒二年。

【疏】议曰：宫殿之内，致敬之所，忽敢忿争，情乖恭肃，故宫内忿争者，笞五十。嘉德等门以内为宫内；《卫禁律》“宫城门有犯与宫门同”，即顺天等门内亦是。若忿竞之声，彻于御所及有相殴击者，各徒一年。以刃相向者，徒二年。既不论兵刃，即是刃无大小之限。

殿内，递加一等。伤重者，各加斗伤二等。计加重于本罪即须加。余条称加者，准此。

【疏】议曰：殿内忿争，递加一等者，谓太极等门为殿内，忿争杖六十；声彻御所及相殴者，徒一年半；以刃相向，徒二年半。若上阁内忿争，杖七十；声彻御所及相殴者，徒二年；以刃相向者，徒三年。“伤重者，各加斗伤二等”，假有凡斗，以他物殴伤人内损吐血合杖一百，宫内加二等徒一年半，即重于宫内相殴徒一年。凡斗殴人折齿合徒一年，若于殿内，是伤重加二等合徒二年，是重于殿内相殴徒一年半。此为“各加斗伤二等”。注云“计加重于本罪，即须加”，谓殿内凡斗，相殴不伤合徒一年半；假有甲于殿内殴缙麻尊长，本罪合徒一年，由在殿内故加罪二等合徒二年，是名“计加重于本罪”。不加本罪者，假如殴缙麻兄姊合杖一百，以在殿内故加二等合徒一年半，即与殿内凡斗罪同，此是计加不重于本罪，止依本徒一年半为坐。“余条称加者，准此”，谓一部律内，称加得重于本罪者即须加，加不重者从本法。

殴皇家袒免以上亲

诸皇家袒免亲而殴之者徒一年，伤者徒二年，伤重者加凡斗二等。缌麻以上，各递加一等。死者，斩。

【疏】议曰：《礼》云五世袒免之亲，四世缌麻之属。皇家戚属，理弘尊敬。袒免之亲，其有殴者合徒一年，伤者徒二年。故、斗及用他物不伤者，其罪一也。其于诸条相殴，唯立罪名，不言斗殴，又不言以斗论者，故殴、斗殴及手足、他物，得罪悉同，并无差降。“伤重者加凡斗二等”，假有殴折二齿，凡斗合徒一年半，加二等合徒二年半之类。“缌麻以上，各递加一等”，假有殴缌麻折二齿徒三年，小功流二千里，大功流二千五百里，期亲流三千里。殴不伤，从徒一年上递加；殴伤者，从徒二年上递加，不加入死。故云“各递加一等”。死者，斩。

问曰：皇家袒免亲或为佐职官，或为本属府主、刺史、县令之祖父母、父母、妻、子，或是己之所亲，若有犯者合递加以否？

答曰：皇家亲属，为尊主之敬，故异余人。长官佐职，为敬所部。尊敬之处，理各不同。律无递加之文，法止各从重断。若己之亲，各准尊卑服数为罪，不在皇亲及本属加例。

又问：皇家袒免之亲若有官品，而殴之者合累加以否？

答曰：律注殴袒免之亲，据皇家亲属立罪，此由缘敬为重，官高亦合累加。

九品以上殴议贵

诸流内九品以上殴议贵者，徒一年。伤重及殴伤五品以上，若五品以上殴伤议贵，各加凡斗伤二等。

【疏】议曰：流内九品以上、六品以下殴议贵者，徒一年。“伤重”，谓他物殴凡人内损吐血合杖一百，殴议贵合加二等徒一年半。此名“伤重”。其六品以下殴伤五品以上，若五品以上殴伤议贵或殴不伤，亦各加凡斗殴二等。

主杀奴婢

诸奴婢有罪，其主不请官司而杀者，杖一百。无罪而杀者，徒一年。期亲及外祖父母杀者，与主同。下条部曲准此。

【疏】议曰：奴婢贱隶，虽各有主，至于杀戮，宜有禀承。奴婢有罪，不请官司而辄杀者，杖一百。“无罪杀者”，谓全无罪失而故杀者，徒一年。注云“期亲及外祖父母杀者，与主同”，谓有罪杀者杖一百，无罪杀者徒一年。故云“与主同”。“下条部曲”者，下条无期亲及外祖父母伤杀部曲罪名，若有伤杀亦同于主，故云“准此”。

殴伤妻妾

诸殴伤妻者减凡人二等，死者以凡人论。殴妾折伤以上，减妻二等。

【疏】议曰：妻之言齐，与夫齐体，义同于幼，故得“减凡人二等”。“死者以凡人论”，合绞；以刃及故杀者斩。殴妾非折伤无罪，折伤以上减妻罪二等，即是减凡人四等。若杀妾者，止减凡人二等。

若妻殴伤杀妾，与夫殴伤杀妻同。皆须妻、妾告乃坐，即至死者听余人告。杀妻仍为“不睦”。过失杀者，各勿论。

【疏】议曰：“若妻殴伤杀妾”，谓殴者，减凡人二等；死者，以凡人论。注云“皆须妻、妾告乃坐”，即外人告者，无罪。“至死者听余人告”，余人不限亲疏，皆得论告。“杀妻，仍为不睦”，妻即是缌麻以上亲，准《例》自当“不睦”，为称“以凡人论”，故重明此例。“过失杀者，各勿论”，为无恶心，故得无罪。

殴兄妻夫弟妹

诸殴兄之妻及殴夫之弟妹，各加凡人一等。若妾犯者，又加一等。

【疏】议曰：嫂叔不许通问，所以远别嫌疑。殴兄之妻及殴夫之弟妹者，礼敬顿乖，故“各加凡人一等”。“若妾犯者，又加一等”，谓妾殴夫之弟、妹加妻一等，总加凡人二等。夫之弟、妹殴兄妾，以凡人论。

即妾殴夫之妾子，减凡人二等；殴妻之子，以凡人论。若妻之子殴伤父妾，加凡人一等。妾子殴伤父妾，又加二等。至死者，各依凡人法。

【疏】议曰：“即妾殴夫之妾子，减凡人二等”，为匹敌之故，得罪稍轻。“殴妻之子，以凡人论”，为女君尊重，故同凡斗。若妻之子殴伤父妾，加凡人一等。妾子殴伤父妾，又加二等。称“又加”者，总加三等，若殴折一齿徒二年半之类。注云“至死者，各依凡人法”，当条虽有加减，至死者并与凡人同。

殴妻前夫子

诸殴伤妻前夫之子者减凡人一等，同居者又减一等。死者绞。

【疏】议曰：“殴伤妻前夫之子者”，谓改醮之妇，携子适人，后夫殴伤者，减凡人一等。“同居者”，谓与继父同居，立庙服期。“又减一等”，谓减凡人二等。若殴之令至笃疾及断舌、毁败阴阳，如此之类得徒二年半。不同居，徒三年。因殴致死者，同居、不同居，俱得绞罪。

殴伤继父者谓曾经同居，今异者。与缌麻尊同，同居者加一等。余条继父准此。

【疏】议曰：继父者，谓母后嫁之夫。注云“谓曾经同居，今异者”，依礼继父同居服期。谓妻少子幼，子无大功之亲，与之适人，所适者亦无大功之亲，而所适者以其资财，为之筑家庙于家门之外，岁时使之祀焉。是谓“同居”。继子之妻，虽不从服，若有犯夫之继父者，从下条“减夫犯一等”。其不同居者，谓先尝同居，今异者。继父若自有子及有大功之亲，虽复同住，亦为异居。“若未尝同居，则不为异居”，即同凡人之例。其先同居今异者，殴之同缌麻尊合徒一年，伤重者各加斗二等，死者斩。同居者虽著期服，终非本亲，犯者不同正服，止加缌麻尊一等，谓殴者合徒一年半，伤重者加凡人三等。注云“余条继父准此”，谓诸条准服尊卑相犯得罪，并准此例。虽于“继父”下注，即称“妻前夫之子”并与“继父”义同。律称“与缌麻尊同”，其有谋杀及卖，理当“不睦”。于前夫之子不言与缌麻卑幼同，殴之准凡人减罪，不入缌麻卑幼之例。

即殴伤见受业师，加凡人二等。死者，各斩。谓伏膺儒业，而非私学者。

【疏】议曰：《礼》云“凡教学之道，严师为难。师严道尊，方知敬学”。如有亲承儒教，伏膺函丈而殴师者，加凡人二等。“死者，各斩”，称“各”者，并殴继父至死，俱得斩刑。注云“谓伏膺儒业，而非私学者”，儒业谓经业，非私学者，谓弘文、国子、州县等学。私学者，即《礼》云“家有塾，遂有序”之类。如有相犯，并同凡人。

问曰：殴见受业师加凡人二等，其博士若有高品累加以否？

答曰：殴见受业师加凡人二等，先有官品，亦从品上累加。若斗殴无品博士，加凡人二等合杖六十；九品以上，合杖八十；若殴五品博士，亦于本品上累加之。

部曲奴婢毆旧主

诸部曲、奴婢毆旧主者，徒二年；毆者，流二千里；伤者，绞；杀者，皆斩；过失杀伤者，依凡论。

【疏】议曰：部曲、奴婢毆旧主者，徒二年；毆者，流二千里；伤者，绞，有首从；杀者，皆斩，罪无首从。过失杀伤者，并准凡人收赎，铜入伤杀之家。

即毆旧部曲、奴婢，折伤以上，部曲减凡人二等，奴婢又减二等；过失杀者，各勿论。

【疏】议曰：主毆旧部曲、奴婢，折伤以上，“部曲，减凡人二等”，谓折齿合杖九十；“奴婢，又减二等”，合杖七十之类。过失杀者，勿论。

问曰：部曲、奴婢毆旧主期以下亲，或旧主亲属毆伤所亲旧部曲、奴婢，得减凡人以否？

答曰：五服尊卑，各有血属，故毆尊长，节级加之。至如奴婢、部曲，唯系于主。为经主放，顾有宿恩，其有毆詈，所以加罪。非主之外，虽是亲姻，所有相犯，并依凡人之法。

又问：有人谋杀旧部曲、奴婢，或于旧部曲、奴婢家强盗，有杀伤者，合减罪以否？

答曰：毆旧部曲、奴婢，得减凡人，爰至于死，亦依减例，明谋杀及诸杂犯合依减法。唯盗财物，特异常犯，止依凡人之法，不合减科。

告祖父母、父母

诸告祖父母、父母者，绞。谓非缘坐之罪及谋叛以上而故告者。下条准此。

【疏】议曰：父为子天，有隐无犯。如有违失，理须谏诤，起敬起孝，无令陷罪。若有忘情弃礼而故告者，绞。注云“谓非缘坐之罪”，缘坐谓谋反、大逆及谋叛以上，皆为不臣，故子孙告亦无罪，缘坐同首法，故虽父祖听捕告。若故告余罪者，父祖得同首例，子孙处以绞刑。下条准此者，谓告期亲尊长，情在于恶，欲令入罪而故告之，故云“准此”。若因推劾，事不获免，随辩注引，不当告坐。

即嫡、继、慈母杀其父，及所养者杀其本生，并听告。

【疏】议曰：嫡、继、慈母者，《名例》并已释讫。此等三母杀其父，及所养父母杀其所生父母，并听告。若嫡、继母杀其所生庶母，亦不得告。故律文但云杀其父者听告。

问曰：所生之母被出，其父更娶继妻，其继母乃杀所出之母，出母之子合告以否？

答曰：所养父母，本是他人，杀其所生，故律听告。今言出母，即是所生，《名例》称：“犯夫及义绝者，得以子荫。”即子之于母，孝爱情深，顾复之恩，终无绝道。继母杀其亲母，准例亦合听告。

又问：嫡、继、慈母，有所规求，故杀子孙，合得何罪？又，子孙得自理诉以否？此母或被出，或父卒后行，若为科断？

答曰：子孙之于祖父母、父母，皆有祖父子孙之名，其有相犯之文，多不据服而断。贼盗律：“有所规求而故杀期以下卑幼者，绞。”论服相犯，例准傍期；在于子孙，不入期服。然嫡、继、慈、养，依例虽同亲母，被出、改嫁，礼制便与亲母不同。其改嫁者唯止服期，依令不合解官，据礼又无心丧，虽曰子孙，唯准期亲卑幼，若犯此母，亦同期亲尊长。被出者礼既无服，并同凡人。其应理诉，亦依此法。

告期亲尊长

诸告期亲尊长、外祖父母、夫、夫之祖父母，虽得实徒二年，其告事重者减所告罪一等；所犯虽不合论，告之者犹坐。即诬告重者，加所诬罪三等。告大功尊长各减一等，小功缌麻减二等；诬告重者，各加所诬罪一等。

【疏】议曰：“告期亲尊长、外祖父母、夫、夫之祖父母”，依《名例律》并相容隐，被告之者与自首同，告者各徒二年。告事重于徒二年者，“减所告罪一等”，假有告期亲尊长盗上绢二十五匹合徒三年，尊长同首法免罪，卑幼减所告罪一等合徒二年半之类。注云“所犯虽不合论”，谓期亲以下，或年八十以上、十岁以下若笃疾，犯罪虽不合论，而卑幼告之，依法犹坐。即诬告期亲尊长，得罪重于二年徒者，“加所诬罪三等”，假有诬告期亲尊长一年半徒罪，加所诬罪三等合徒三年，此亦是“计加得重于本罪即须加。”“告大功尊长，各减一等”，谓告得实徒一年半，重于徒一年半者即减期亲罪一等。假有告大功尊长三年徒，减期亲一等处徒二年。告小功、缌麻尊长，虽得实，同减期亲二等合徒一年；告事重者，亦减期亲尊长二等。假有告三年徒，虽实，徒一年半之类。“诬告重者”，谓诬告大功、小功、缌麻重者。“各加所诬罪一等”，假有诬告大功尊长一年半徒，加所诬罪一等合徒二年；诬告小功、缌麻尊长徒一年罪，亦加所诬罪一等徒一年半之类。

即非相容隐，被告者论如律。若告谋反、逆、叛者，各不坐。其相侵犯，自理诉者听。下条准此。

【疏】议曰：小功、缌麻非相容隐，被告之者不得同于首原，各依律科断，故云“被告者论如律”。“若告谋反、逆、叛者”谓期亲尊长以下，犯谋反、逆、叛三事，以其不臣，故虽论苦，不科其罪，“其相侵犯”，谓期亲以下、缌麻以上，或侵夺财物，或殴打其身之类，得自理诉。非缘侵犯，不得别告余事。注云“下条准此”，谓下条“告缌麻以上卑幼”，虽有罪名，相侵犯亦得自理。

问曰：告期亲尊长窃盗三十匹，依捡二十五匹实，五匹虚，合得何罪？

答曰：律云：“一事分为二罪，罪法若等，则累论。罪法不等，即以重法并满轻法。”按寻此状，正当“累并”之条，将重并轻，总为三十匹，减所告罪一等，便合处徒三年。

部曲奴婢告主

诸部曲、奴婢告主，非谋反、逆、叛者，皆绞；被告者同首法。告主之期亲及外祖父母者，流；大功以下亲，徒一年。诬告重者，缌麻加凡人一等，小功、大功递加一等。即奴婢诉良，妄称主压者，徒三年；部曲，减一等。

【疏】议曰：日月所照，莫匪王臣。奴婢、部曲虽属于主，其主若犯谋反、逆、叛，即是不臣之人，故许论告。非此三事而告之者皆绞，罪无首从。注云“被告者同首法”，谓其主杂犯死罪以下，部曲、奴婢告之，俱同为首之法，奴婢获罪，主得免科。奴婢为主隐，虽告，准《名例律》相容隐告言自合同首，今律文重言“同首法”者，以“相隐”条无相隐字故。“告主之期亲及外祖父母者，流”，不言里数者，为同加杖二百。“大功以下亲，徒一年”，称大功以下，小功、缌麻亦同。此等并谓告得实。“诬告重者”，谓所诬之罪重于徒一年。“缌麻加凡人一等”，若诬告主缌麻亲徒一年，加一等合徒一年半；小功，徒二年；大功，徒二年半之类。大功以下诸亲，犯有轻重，应计等级加者，但重于徒一年皆准此加法。“即奴婢诉良，妄称主压者”，谓奴婢本无良状而妄诉良，云主压充贱者，合徒三年。不同诬告主者，开其自理之路。部曲，减一等。其主诬告部曲、奴婢者，即同诬告子孙之例，其主不在坐限。

囚不得告举他事

诸被囚禁，不得告举他事。其为狱官酷己者，听之。

【疏】议曰：人有犯罪，身在囚禁，唯为狱官酷己者得告，自余他罪并不得告发。即流囚在道，徒囚在役，身婴枷锁，或有援人，亦同被囚禁之色，不得告举他事。又准《狱官令》：“囚告密者，禁身领送。”即明知谋叛以上听告，余准律不得告举。

即年八十以上，十岁以下及笃疾者，听告谋反、逆、叛、子孙不孝及同居之内为人侵犯者，余并不得告。官司受而为理者，各减所理罪三等。

【疏】议曰：老、小及笃疾之辈，犯法既得勿论，唯知谋反、大逆、谋叛，子孙不孝及阙供养，及同居之内为人侵犯，如此等事，并听告举。自余他事不得告言。如有告发，不合为受。官司受而为理者，从“被囚禁”以下，减所推罪三等。假有告人徒一年，官司受而为理，合杖八十之类。

问曰：有人被囚禁，更首别事，其事与余人连坐，官司合受以否？

答曰：律云：“被囚禁不得告举他事。”此既首论身事，非关别告他人，纵连傍人，官司亦合为受。被首之者，仍依法推科。

监临知犯法不举劾

诸监临主司知所部有犯法不举劾者，减罪人罪三等。纠弹之官，减二等。

【疏】议曰：“监临”，谓统摄之官。”“主司”，谓掌领之事及里正、村正、坊正以上。知所部之人有违犯法、令格、式之事不举劾者，“减罪人罪三等”，假有人犯徒一年，不举劾者，得杖八十之类。“纠弹之官，唯减二等”，谓职当纠弹者。其金吾当检杖之处知有犯法不举劾亦同减罪，人罪二等。即同伍保内，在家有犯知而不纠者，死罪徒一年，流罪杖一百，徒罪杖七十。其家唯有妇女及男年十五以下者，皆勿论。

【疏】议曰：“即同伍保内”，谓依令“伍家相保”之内，在家有犯，知死罪不纠得徒一年，知流罪不纠杖一百，知徒罪不纠杖七十，犯百杖以下保人不纠无罪。其伍保之家唯有妇女及男年十五以下，不堪告事，虽知不纠亦皆勿论。虽是伍保之内，所犯不在家中，知而不纠不合科罪。

诈伪

【疏】议曰：《诈伪律》者，魏分《贼律》为之。历代相因，迄今不改。既名《诈伪》，应以诈事在先；以御宝事重，遂以“伪造八宝”为首。斗讼之后，须防诈伪，故次《斗讼》之下。

伪造御宝

诸伪造皇帝八宝者斩，太皇太后、皇太后、皇后、皇太子宝者绞，皇太子妃宝流三千里。伪造不录所用，但造即坐。

【疏】议曰：皇帝有传国神宝、有受命宝、皇帝三宝、天子三宝，是名“八宝”。依《公式令》：“神宝，宝而不用；受命宝，封禅则用之；皇帝行宝，报王公以下书则用之；皇帝之宝，慰劳王公以下书则用之；皇帝信宝，征召王公以下书则用之；天子行宝，报番国书则用之；天子之宝，慰劳番国书则用之；天子信宝，征召番国兵马则用之。皆以白玉为之。”宝者，印也，印又信也。以其供御，故不与印同名。八宝之中，有人伪造一者即斩。其太皇太后、皇太后、皇后、皇太子宝，伪造者绞。皇太子妃宝，伪造者流三千里。太皇太后以下宝，皆以金为之，并不行用。注云“伪造不录所用”，谓宝既金、玉为之，伪造者不必皆须金、玉为之，亦不问用与不用，造者即坐。

伪写官文书印

诸伪写官文书印者流二千里，余印徒一年。写，谓仿效而作，亦不录所用。

【疏】议曰：上文称“伪造皇帝八宝”，宝以玉为之，故称“造”。此云“伪写官文书印”，印以铜为之，故称“写”。注云“写，谓仿效而作”，谓仿效为之，不限用泥、用蜡等，故云“不录所用”，但作成者即流二千里。“余印徒一年”，余印谓诸州等封函印及畜产之印，亦不录所用。上文但造宝即坐，不须堪行用；此文虽写印不堪行用，谓不成印文及大小悬别，如此之类不合流坐，从下条造未成者减三等。

即伪写前代官文书印有所规求，封用者徒二年。因之得成官者，从诈假法。

【疏】议曰：依式，周、隋官亦听成荫。或争封邑之类，事缘前代，乃伪写前代之印，心有规求，封用者徒二年。称“封用”者，或印文书及封文簿，事兼两用，故连云“封用”。注云“因之得成官者，从诈假法”，谓伪写封用为旧公验，因之成官者从诈假法。其伪写未成及成而未封用，依下文“未施行减三等”例，亦减已封用三等。

诈称官捕人

诸诈为官及称官所遣而捕人者，流二千里。为人所犯害，犯其身及家人、亲属、财物等。而诈称官捕及诈追摄人者，徒一年。未执缚者，各减三等。

【疏】议曰：“诈为官”谓身自诈作官人，及诈称官司遣捕人者，并流二千里。若为人侵犯其身或犯家人、亲属，或侵夺身及家人、亲属财物等，乃诈称官司遣捕，或称官司遣追摄者，并徒一年。虽诈有追摄及捕，而未执缚者，“各减三等”。称“各”者，捕人未缚，流上减三等合徒二年；为人所犯害，诈称官捕及诈追摄人未缚，徒一年上减三等合杖八十。

问曰：《捕亡律》：“被人殴击折伤以上若盗及强奸，虽傍人皆得捕系。”其傍人虽合捕摄，乃诈称官遣而捕系之，合科何罪？

答曰：此条注云“犯其身及家人、亲属、财物等”，谓非折伤以上、盗及强奸之色，而诈称官捕，合徒一年。若前人本法合捕，虽傍人诈称官捕，止从下文“其应捕摄”杖八十。

其应捕摄，无官及官卑诈称高官者，杖八十。即诈称官及冒官人姓字，权有所求为者，罪亦如之。

【疏】议曰：谓殴人折伤以上或强奸及盗，此等应须捕摄，其捕摄之人或无官诈称有官，或官卑诈称高官者，杖八十。即诈称是官及冒承官人姓名，“权有所求为者”，或经过之处，权有所求，或出入公门，心规礼待，非有捕摄者，情是诈欺之类，亦合杖八十，故云“亦如之”。

问曰：前人不合捕摄，乃诈称官捕，因而杀伤前人，或拒殴伤杀捕者，各合何罪？

答曰：诈捕摄人，已成凶狡，更加殴打伤杀情状，弥所难原。前人既不相干，即当“故杀伤”法。若前人拒殴杀伤捕者，《名例》云：“本应轻者，听从本。”既不合捕，横被执持，虽有杀伤，止同斗杀。

医违方诈疗病

诸医违方诈疗病而取财物者，以盗论。

【疏】议曰：医师违背本方，诈疗疾病，率情增损，以取财物者，计赃以盗论，监临之与凡人各依本法。

父母死诈言余丧

诸父母死应解官，诈言余丧不解者徒二年半。若诈称祖父母、父母及夫死以求假及有所避者徒三年，伯叔父母、姑、兄姊徒一年，余亲减一等。若先死诈称始死及患者，各减三等。

【疏】议曰：父母之丧，解官居服。而有心贪荣任，诈言余丧不解者，徒二年半。为其已经发哀，故轻于“闻丧不举”之罪。若祖父母、父母及夫见存，或称死求假，及有所避而诈妄称死者，各徒三年。伯叔父母、姑、兄姊，徒一年。“余亲减一等”，谓缌麻以上，从徒一年上减一等杖一百。若先死诈称始死及妄云疾病，以求假及有所避者，“各减三等”，谓诈称祖父母、父母及夫始死及患，徒三年上减三等合徒一年半；伯叔父母、姑、兄姊，徒一年上减三等杖八十；余亲，杖一百上减三等合杖七十。

问曰：有人嫌恶前人，妄告父母身死，其妄告之人，合科何罪？

答曰：父母云亡，在身罔极。忽有妄告，欲令举哀，若论告者之情，为过不浅，律、令虽无正法，宜从“不应为重”科。

诈陷人至死伤

诸诈陷人至死及伤者，以斗杀伤论。谓知津河深泞，桥船朽败，诳人令渡之类。

【疏】议曰：谓津济之所或有深泞，若桥船朽漏不堪渡人，而诈云“津河平浅，船桥牢固”，令人过渡，因致死伤者，“以斗杀伤论”，谓令人溺死者绞，折一支徒三年之类。故注云“谓知津河深泞，桥船朽败，诳人令渡之类”。称“之类”者，谓知有坑阱、机枪之属，诳人而致死伤者亦以斗杀伤论。其有尊卑、贵贱，各依斗杀伤本法。

问曰：诈陷人渡朽败桥梁，溺之甚困，不伤不死，律条无文，合得何罪？又，人虽免难，溺陷畜产，又若为科？

答曰：律云“诈陷人至死及伤”，但论重法，略其轻坐，不可备言，别有“举重明轻”及“不应为”罪。若诳陷令溺，虽不伤、死，犹同“殴人不伤”论。陷杀伤畜产者，准“作坑阱”例偿其减价。

主司承诈

诸诈冒官司以有所求为，而主司承诈，知而听行与同罪，至死者减一等；不知者不坐。谓此篇于条内无主司罪名者。

【疏】议曰：“诈冒官司”，谓诈伪及罔冒官司欲有所求为，官司知诈冒之情而听行者，并与诈冒人同罪，至死减一等，不知情者不坐。注云“谓此篇于条内无主司罪名者”，即此条为当篇“主司”生文，不为余篇立例。此篇无主司罪名者，上条“诈称祖父母、父母及夫死”及“诈疾病”若“许假官”或“承袭”，此等知情与同罪，不知者不坐。

杂律

【疏】议曰：里悝首制《法经》，而有《杂法》之目。递相祖习，多历年所。然至后周，更名《杂犯律》。隋又去犯，还为《杂律》。诸篇罪名，各有条例。此篇拾遗补阙，错综成文，班杂不同，故次《诈伪》之下。

坐赃致罪

诸坐赃致罪者，一尺笞二十，一匹加一等，十匹徒一年，十匹加一等，罪止徒三年。谓非监临主司，而因事受财者。与者，减五等。

【疏】议曰：赃罪正名，其数有六，谓：受财枉法、不枉法、受所监临、强盗、窃盗并坐赃。然坐赃者，谓非监临主司因事受财，而罪由此赃，故名“坐赃致罪”。犯者一尺笞二十，一匹加一等，十匹徒一年，十匹加一等，罪止徒三年。假如被人侵损，备偿之外因而受财之类，两和取与，于法并违，故与者减取人五等，即是“彼此俱罪”，其赃没官。

私铸钱

诸私铸钱者流三千里，作具已备未铸者徒二年，作具未备者杖一百。

【疏】议曰：私铸钱者，合流三千里。其“作具已备”，谓铸钱作具并已周备而未铸者，徒二年。若“作具未备”，谓有所欠缺未堪铸钱者，杖一百。若私铸金银等钱不通时用者，不坐。

若磨错成钱令薄小，取铜以求利者徒一年。

【疏】议曰：时用之钱，厚薄大小，并依官样。辄有磨错成钱，令至薄小而取其铜，以求利润者，徒一年。

错认良人为奴婢部曲

诸错认良人为奴婢者徒二年，为部曲者减一等。错认部曲为奴者杖一百。

【疏】议曰：良人之与奴婢，种类自殊，若错认者徒二年。“为部曲者减一等”，徒一年半。若错认部曲为奴者杖一百。若部曲妻虽取良人女为，亦依部曲之坐。

错认奴婢及财物者，计赃一匹笞十，五匹加一等，罪止杖一百。未得者各减二等。

【疏】议曰：错认他人奴婢及财物者，计赃一匹笞十，五匹加一等，罪止杖一百。“未得者各减二等”，谓从“错认良人”以下，未得者并减二等。其错认良人以下为子孙，律既无文，量情依“不应为轻”；若错认他人妻妾及女为己妻妾者，情理俱重，依“不应为重”科。若已认得妻妾将去者，多涉奸情，即同奸法。

征行身死不送还乡

诸从征及从行、公使于所在身死，依令应送还本乡，违而不送者杖一百。若伤病而医食有阙者杖六十，因而致死者徒一年。

【疏】议曰：“从征”谓从军征讨，“及从行”谓从车驾行及从东宫行，并公事充使，于所在身死。依令应送还本乡者，《军防令》：“征行后士以上，身死行军，具录随身资财及尸，付本府人将还。无本府人者，付随近州县递送。”《丧葬令》：“使人所在身丧，皆给殓殓调度，递送至家。”从行准《兵部式》：“从行身死，折冲贖物三十段，果毅二十段，别将十段，并造灵举，递送还府。队副以上各给绢两匹，卫士给绢一匹，充殓衣，仍并给棺，令递送还家。”自余无别文者，即同公使之例。应送不送者各杖一百。“若伤病”，谓征行人等或病或伤，须医药救疗，饮食供给，而医食有阙者杖六十。“因而致死”，谓以医食不如法致死者徒一年。

即卒官，家无手力不能胜致者，仰部送还乡，违而不送者亦杖一百。

【疏】议曰：官人在任，以理身死，家道既贫，先无手力，不能自相运致以还故乡者，卒官之所部送还乡。称“部送”者，差人部领，递送还乡。依令去官家口累弱尚得送还，况乃身亡，明须准给手力部送。违而不送者亦杖一百。

奴奸良人

诸奴奸良人者徒二年半，强者流，折伤者绞。

【疏】议曰：奴奸良人妇女徒二年半，强者流，折伤者绞。虽有夫，亦同。“折伤”，谓因奸折伤者。其部曲及奴奸主及主之期亲若期亲之妻者绞，妇女减一等；强者斩。即奸主之缌麻以上亲及缌麻以上亲之妻者流，强者绞。

【疏】议曰：其部曲及奴和奸主及奸主之期亲若期亲之妻，部曲及奴合绞，妇女减一等。“强者斩”，谓奴等合斩，妇女不坐。“即奸主之缌麻以上亲及缌麻以上亲之妻者流”，妇女合流二千里。强者奴等绞。若奸妾者，自主以下，准上例并减妻一等。即妾子见为家主，其母亦与子不殊，虽出亦同。

买奴婢牛马不立券

诸买奴婢、马牛驰骤驴已过价，不立市券，过三日笞三十，卖者减一等。立券之后，有旧病者三日内听悔，无病欺者市如法，违者笞四十。

【疏】议曰：买奴婢、马牛驰骤驴等，依令并立市券。两和市卖已过价讫，若不立券，过三日，买者笞三十，卖者减一等。若立券之后，有旧病而买时不知，立券后始知者，三日内听悔。三日外无疾病，故相欺罔而欲悔者市如法，违者笞四十；若有病欺，不受悔者亦笞四十。令无私契之文，不准私券之限。

即卖买已讫而市司不时过券者，一日笞三十，一日加一等，罪止杖一百。

【疏】议曰：卖买奴婢及牛马之类，过价已讫，市司当时不即出券者，一日笞三十。所由官司依公坐节级得罪，其挟私者以首从论。一日加一等，罪止杖一百。

在市人众中惊动扰乱

诸在市及人众中故相惊动令扰乱者杖八十，以故杀伤人者减故杀伤一等，因失财物者坐赃论；其误惊杀伤人者从过失法。

【疏】议曰：有人在市内及众聚之处“故相惊动”，谓诳言有猛兽之类，令扰乱者杖八十，若因扰乱之际而失财物坐赃论；如是众人之物累并倍论，并倍不加重于一人，失财物者即从重论。因其扰乱而杀伤人者“减故杀伤一等”：惊人致死减一等流三千里，折一支减一等徒三年之类。其有误惊因而杀伤人者，从“过失”法收赎铜入被伤杀之家。

乘官船违限私载

诸应乘官船者，听载衣粮二百斤。违限私载若受寄及寄之者，五十斤及一人各笞五十，一百斤及二人各杖一百，但载即坐。若家人随从者勿论。每一百斤及二人各加一等，罪止徒二年。

【疏】议曰：应乘官船之人，听载随身衣粮二百斤。若二百斤外更载，若受人寄物及寄物之人物满五十斤及一人者各笞五十，一百斤及二人各杖一百。称“各”者，谓人之与物得罪各等，亦不限所载远近，故注云“但载即坐”。若将家人随从者，皆不坐。每一百斤及二人各加一等，罪止徒二年。

从军征讨者，各加二等。监当主司知而听之，与同罪。空船者，不用此律。

【疏】议曰：“从军征讨者”，谓以船转运军资而私自载物若受寄及寄之者，“各加二等”，谓五十斤及一而听之，“谓监船官司知乘船人私载、受寄者，与寄之者罪同，故云“与同罪”。若是空船，虽私载、受寄，准行程无违者并悉无罪，故云“不用此律”。

山陵兆域内失火

诸于山陵兆域内失火者徒二年，延烧林木者流二千里，杀伤人者减斗杀伤一等。其在外失火而延烧者，各减一等。余条在外失火准此。

【疏】议曰：“山陵”，前已释讫。“兆域”者，邓展云：“除地为茔，将有形兆。”韦昭曰：“兆，域也。起土为茔域。”《孝经》曰：“卜其宅兆而安厝之。”然山陵兆域之所皆有宿卫之人，而于此内失火者徒二年，延烧兆域内林木者流二千里，杀伤人者减斗杀伤一等。“其在外失火”，谓于兆域外失火，延烧兆域内及林木者，“各减一等”，谓延烧兆域内徒二年上减一等，若延烧林木者流二千里上减一等。注云“余条在外失火准此”，余条谓“库藏”以下诸条，因在外失火延烧者，各减于内失火一等。

官廨仓库失火

诸于官府廨院及仓库内失火者徒二年，在宫内加二等。庙、社内亦同。损害赃重者坐赃论，杀伤人者减斗杀伤一等。延烧庙及宫阙者绞，社减一等。

【疏】议曰：若有人于内外官府公廨院宇之中及仓库内失火者，徒二年。“宫内加二等”，宫内谓殿门外有禁门，其内并是。若失火者，徒三年。注云“庙社内亦同”，谓于宗庙及太社院内失火，亦徒三年。“损害赃重者”，谓因失火延烧，有所损害财物，计赃重于徒二年者，即准坐赃科之，谓烧官府廨内财物，计赃五十匹合徒三年。若因失火有杀伤人者，“减斗杀伤罪一等”，谓杀人者流三千里，伤人折二肢徒三年。若杀伤畜产，不合从上条称减斗杀伤一等偿减价，自从水火损败误失不偿。延烧庙及宫阙者绞，社减一等流三千里。

见火起不告救

诸见火起，应告不告，应救不救，减失火罪二等。谓从本失罪减。其守卫宫殿、仓库及掌囚者皆不得离所守救火，违者杖一百。

【疏】议曰：见火起烧公私廨宇、舍宅、财物者，并须告见在及邻近之人共救。若不告不救，“减失火罪二等”，谓若于官府廨宇内及仓库，从徒二年上减二等合徒一年；若于宫及庙、社内，从徒三年上减二等徒二年；若于私家，从笞五十上减二等笞三十。故注云“从本失罪减”，明即不从延烧减之。其守卫宫殿、仓库及掌囚者，虽见火起，并不得离所守救火，违者杖一百。虽见火起不告，亦不合罪。

毀大祀丘坛

诸大祀丘坛将行事有守卫而毀者流二千里，非行事日徒一年。壇门各減二等。

【疏】议曰：“大祀丘坛”，谓祀天于圆丘，祭地于方丘，五时迎气祀五方上帝并各有坛。此等将行祭祀各有守卫，此时有损坏丘坛者流二千里。“非行事日”，谓非祭祀之日而毀者徒一年。“壇门各減二等”，壇门谓丘坛之外拥土为门。毀壇门者，将行事之日徒二年半，非行事日杖九十。故云“各減二等”。毀中、小祀，各递減二等。

弃毁亡失制书官文书

诸弃毁制书及官文书者准盗论，亡失及误毁者各减二等。毁，须失文字。若欲动事者，从诈增减法。

其误毁失符、移、解、牒者杖六十。谓未入所司而有本案者。

【疏】议曰：“弃毁制书”，弃、毁不相须。毁者，须失文字。“制书”，敕及奏抄亦同。“官文书”，谓曹司所行公案及符、移、解牒之类。“准盗论”，谓各准盗法得罪，《贼盗律》：“盗制书者，徒二年；官文书，杖一百。”“亡失”，谓不觉遗落及被盗；“误毁”，谓误致毁损，破失文字：各减二等。故注云“毁，须失文字”。谓制、敕、奏抄徒一年，官文书杖八十。若盗毁欲动事者，自从增减法，制、敕及奏抄合死，官文书即依《诈伪律》“诈为官文书及增减”法。主司自有所避，即从“违式造立”科罪，杖罪以下杖一百，徒罪以上加一等。误毁符、移、解牒者杖六十，注云“谓未入所司而有本案者”，谓未入曹司之间而即误致毁者。关、刺律虽无文，亦与符、移同罪。

主守亡失簿书

诸主守官物而亡失簿书，致数有乖错者，计所错数以主守不觉盗论。

【疏】议曰：凡是官物，皆立簿书。主守之人亡失簿书，为失簿书之故，遂令物数乖错者，计所错之数，依不觉盗论。《厩库律》：“主司不觉盗者，五匹笞二十，十匹加一等，过杖一百，二十匹加一等，罪止徒二年。”

其主典替代者，文案皆立正案分付后人，违者杖一百。并去官不免。

【疏】议曰：谓主典替代，所有文案皆须立正案分付承后人，违而不付者合杖一百。纵虽去官，不同《名例》免法，故注云“并去官不免”。

毀亡官私器物

诸弃毀、亡失及誤毀官私器物者各备償，謂非在仓库而別持守者。若被強盜者各不坐、不償。即虽在仓库故弃毀者，征償如法。其非可償者，坐而不备。謂符、印、門钥、官文书之类。

【疏】议曰：官私器物，其有故弃、毀或亡失及誤毀者，各备償。注云“謂非在仓库而別持守者”，謂仓库之外別处持守，而有弃毀、亡失及誤毀官私器物，始合备償。若被強盜，各不坐、不償。虽在仓库之内，若有故弃毀，征償如法。其非可償者，止坐其罪，不合征償。故注云“謂符、印、門钥、官文书”，称“之类”者，宝、节、木契、制敕并是。

违令式

诸违令者笞五十，谓令有禁制而律无罪名者。别式减一等。

【疏】议曰：“令有禁制”，谓《仪制令》“行路，贱避贵，去避来”之类，此是“令有禁制，律无罪名”，违者得笞五十。“别式减一等”，谓《礼部式》“五品以上服紫，六品以下服朱”之类，违式文而着服色者笞四十，是名“别式减一等”。物仍没官。

捕亡

【疏】《捕亡律》者，魏文侯之时，里悝制《法经》六篇，《捕法》第四。至后魏，名《捕亡律》。北齐名《捕断律》。后周名《逃捕律》。隋复名《捕亡律》。然此篇以上，质定刑名。若有逃亡，恐其滋蔓，故须捕系，以置疏网，故次《杂律》之下。

捕罪人逗留不行

诸罪人逃亡，将吏已受使追捕而不行及逗留；谓故方便之者。虽行，与亡者相遇，人仗足敌，不斗而退者：各减罪人罪一等；斗而退者，减二等。即人仗不敌，不斗而退者减三等，斗而退者不坐。

【疏】议曰：依《捕亡令》，囚及征人、防人、流人、移乡人逃亡，及欲入寇贼，若有贼盗及被伤杀，并须追捕。其“罪人逃亡”，谓犯罪事发而亡，囚与未囚并是。将吏已受使追捕者，谓见任武官为将，文官为吏，已受使追捕罪人。“而不行及逗留”，谓故作回避逗留及诈为疾患不去之类；虽行，与亡者相遇，人兵器仗足得相敌，不战斗而退者：“各减罪人罪一等”，谓罪人合死，将吏处流三千里之类。“斗而退者”，谓人仗足敌，斗而退者减二等，若罪人应死，将吏合徒三年。“即人仗不敌”，谓贼多兵少，或器仗不敌，“不斗而退者减三等”，罪人应死，将吏徒二年半。“斗而退者不坐”，谓人仗不敌，计尽力穷，知难而退者，不坐。

即非将吏，临时差遣者，各减将吏一等。三十日内能自捕得罪人，获半以上；虽不得半，但所获者最重：皆除其罪。虽一人捕得，余人亦同。若罪人已死及自首各尽者，亦从免法；不尽者，止以不尽人为坐。

【疏】议曰：“即非将吏”，谓非见任文武官，即停家职资及勋官之类，临时州县差遣领人追捕者，各减将吏罪一等。虽非将吏，奉敕差行者，亦同将吏之法，不在减一等之限。三十日内自捕得罪人，“获半以上”，谓十人逃亡，获得五六者；“虽不得半，但所获者最重”，假有徒、流、死囚一时逃走，捕得死罪一人，虽不得徒、流九人；仍除其罪。虽是一人捕得，众共失囚之人并同免法。“若罪人已死”，谓自死及被他人杀，若能归首，十人俱尽者，亦从免法；若罪人自首不尽，止以不尽之人准罪为坐。

限外若配赎以后，能自捕得者，各追减三等；即为人捕得及罪人已死若自首，各追减二等。已经奏决者，不在追减之例。余条追减准此。

【疏】议曰：失罪人经三十日，追捕不得，无官荫者或配徒、流，有官荫者或已征赎，此后能自捕得罪人，各追减前所断罪三等。即他人捕得及罪人身死讫若罪人自首，各得追减二等。注云“已经奏决者，不在追减之例”，谓将吏以下失罪人，其罪已经奏决徒、流、笞、杖之类，不在追减之例。“余条追减准此”，谓“亡失宝印”及“不觉失囚”等称“追减”者，若事经奏决亦不在追减之例，故云“余条准此”。

罪人拒捕

诸捕罪人而罪人持仗拒捍，其捕者格杀之，及走逐而杀，走者，持仗、空手等。若迫窘而自杀者，皆勿论；

【疏】议曰：“捕罪人”，谓上条将吏以下捕罪人，而罪人乃持仗拒捍。“仗”谓兵器及杵棒之属。其捕者以其拒捍因而格杀之；及罪人逃走捕者逐而杀之，注云“走者，持仗、空手等”，虑其走失，故虽空手亦许杀之；“若迫窘而自杀”，谓罪人被捕，逼迫穷窘，或自杀或落坑阱而死之类：皆悉勿论。

即空手拒捍而杀者，徒二年。已就拘执及不拒捍而杀或折伤之，各以斗杀伤论，用刃者从故杀伤法；

【疏】议曰：谓罪人空手，虽相拒捍，不能为害，而格杀之者徒二年。若罪人已被拘执及原无拒捍之心，而杀或折伤之，各依《斗讼律》以斗杀伤论，用刃者从故杀伤法。

罪人本犯应死而杀者，加役流。即拒殴捕者加本罪一等，伤者加斗伤二等，杀者斩。

【疏】议曰：谓罪人本犯合死，已就拘执及不拒捍而捕杀之者，加役流。“即拒殴捕者，加本罪一等”，假有罪人本犯徒三年，而拒殴捕人，流二千里。“伤者，加斗伤二等”，假有拒殴捕者折一齿，加凡斗二等，合徒二年之类。杀捕人者斩，捕人不限贵贱，杀者合斩。

从军征讨亡

诸征名已定及从军征讨而亡者；一日徒一年，一日加一等，十五日绞；临对寇贼而亡者斩。主司故纵，与同罪。下条准此。

【疏】议曰：“征名已定”，谓卫士及募人征名已定讫，及从军征讨而亡者，一日徒一年，一日加一等，八日流三千里。十五日绞。“若临对寇贼”，谓壁垒相对，矢石将交而亡者斩。亦据应战之人。“主司故纵，与同罪”，谓主司知情，容其亡避，各与亡者罪同。亡者合斩，主司合绞。注云“下条准此”，谓下条“向防及在防未满而亡者”，主司故纵亦各同罪。其临对寇贼而有亡者，但亡即坐，不计日数及行远近。其有从军征讨而亡，未满十五日军还者，未还以前依征亡之法，征还之后从军还亡罪而断。将未还之日，并满军还之日累科。

军还而先归者，各减五等；其逃亡者，同在家逃亡法。

【疏】议曰：军虽凯还，须依部伍，若不随团队而辄先归者，各减军亡罪五等。“其逃亡者，同在家逃亡法”，谓一日答四十，十日加一等，罪止流二千里。若军还先归，一日徒一年上减五等合杖六十，罪止徒一年半。日若少，从先归日科；日若多，从有军名亡法。

流徒囚役限内亡

诸流徒囚役限内而亡者，犯流、徒应配及移乡人未到配所而亡者，亦同。一日笞四十，三日加一等，过杖一百，五日加一等。

【疏】议曰：“流、徒囚”，谓或流或徒者，各在其役限内而亡者。注云犯流、徒应配及移乡人未到配所而逃亡者，各与流徒囚役限内而亡罪同，一日笞四十，三日加一等，十九日合杖一百。过杖一百，五日加一等，五十九日流三千里。

主守不觉失囚，减囚罪三等；即不满半年徒者，一人笞三十，三人加一等，罪止杖一百。监当官司，又减三等。故纵者，各与同罪。

【疏】议曰：“主守”，谓主守囚徒之人及部领流移人等。不觉囚亡“减囚罪三等”，谓从囚本罪上减三等，不从逃坐减之。“即不满半年徒者”，谓徒役将满，余日不满半年徒而有逃亡者，不计逃日而科，唯据亡人之数为罪，“一人笞三十，三人加一等”，谓四人亡合笞四十；不觉二十二人亡即至罪止，合杖一百。“监当官司，又减三等”，谓减主守罪三等，不觉二十二人亡者，罪止杖七十。“故纵者，各与同罪”，称“各”者，谓监当官司及主守各与亡囚本犯罪同。

在官无故亡

诸在官无故亡者，一日笞五十，三日加一等，过杖一百，五日加一等。边要之官，加一等。

【疏】议曰：“在官”，谓在令、式有员，见在官者。无故私逃亡者，一日笞五十，三日加一等。过杖一百，五日加一等，五十六日流三千里。“边要之官”，《户部式》：“灵、胜等五十九州为边州。”此乃居边为要，亡者加罪一等，谓品官以上，一日杖六十，三日加一等。

知情藏匿罪人

诸知情藏匿罪人若过致资给，谓事发被迫及亡叛之类。令得隐避者，各减罪人罪一等。藏匿无日限，过致资给亦同。若卑幼藏隐，匿状已成，尊长知而听之，独坐卑幼。部曲、奴婢首匿，主后知者，与同罪。即尊长匿罪人，尊长死后，卑幼仍匿者，减五等；尊长死后，虽经匿，但已遣去而事发，及匿得相容隐者之侣，并不坐。小功已下，亦同减例。若赦前藏匿罪人，而罪人不合赦免，赦后匿如故；不知人有罪，容寄之后，知而匿者：皆坐如律。其展转相使而匿罪人，知情者皆坐，不知者勿论。

【疏】议曰：“知情藏匿”，谓知罪人之情，主人为相藏隐。过致资给者，谓指授道途，送过险处，助其运致，并资给衣粮，遂使凶人潜隐他所。注云“谓事发被迫”，若非事发，未是罪人，故须事发被迫，始辨知情之状。“及亡叛之类”，谓逃亡或叛国，虽未追摄，行即可知。过致资给令隐避者，减罪人罪一等，合流三千里之类。称“之类”者，或有亡命山泽，不从追唤，皆是。

注：藏匿无日限，过致资给亦同。若卑幼藏隐，匿状已成，尊长知而听之，独坐卑幼。部曲、奴婢首匿，主后知者，与同罪。

【疏】议曰：藏匿无日限者，谓不限日之多少，但藏匿即坐。过致资给亦同无日限。若卑幼藏隐，匿状既成，以其同居，得相容隐，故尊长知而听之，独坐卑幼，尊长不坐。部曲、奴婢作首，隐匿罪人，“主后知者，与同罪”，谓同部曲、奴婢，各减罪人罪一等，以主不为部曲、奴婢隐故也。

注：即尊长匿罪人，尊长死后，卑幼亦同减例”，即例云“小功以下相容隐，减凡人三等。”今匿小功、缌麻亲之侣，亦准此例减之，总减罪人罪四等，故云“亦同减例”。

注：若赦前藏匿罪人，而罪人不合赦免，赦后匿如故；不知人有罪，容寄之后知而匿者，皆坐如律。

【疏】议曰：“赦前藏匿罪人，而罪人不合赦免”，假有匿十恶人，会赦，十恶不合赦免，赦后匿如故；及不知人有罪，容寄之后知而匿者：并依藏匿之罪科之。

注：其展转相使而匿罪人，知情者皆坐，不知者勿论。

【疏】议曰：展转相使匿罪人者，假有甲知情匿罪人，又嘱付乙令匿，乙又嘱丙遣匿，如此展转相使匿者。乙、丙知是罪人，得藏匿之罪。不知情者无罪，故云“勿论”。

罪人有数罪者，止坐所知。

【疏】议曰：“罪人有数罪”，谓或杀人，或奸盗。止坐所知者，谓于所知之罪上减一等之类。

问曰：有奴婢匿一流囚，主后知之，主合得何罪？

答曰：有奴婢首匿流囚，罪合减一等徒三年，加杖二百。主后知者，与奴婢同科，亦准奴婢之罪，合杖二百；其应例减、收赎，各准其主本法，仍于二百上减、赎。若奴婢死后，主匿如故，即得自匿之罪，不合准奴婢为坐。

断狱

【疏】议曰：《断狱律》之名起自于魏，魏分里悝《囚法》而出此篇。至北齐与《捕律》相合，更名《捕断律》。至周复为《断狱律》。《释名》云：“狱者，确也，以实囚情。皋陶造狱，夏曰夏台，殷名羑里，周日圜土，秦曰圜墙，汉以来名狱。”然诸篇罪名，各有类例，讯舍出入，各立章程。此篇错综一部条流，以为决断之法，故承众篇之下。

囚应禁不禁

诸囚应禁而不禁，应枷、锁、杻而不枷、锁、杻及脱去者，杖罪笞三十，徒罪以上递加一等；回易所著者，各减一等。

【疏】议曰：《狱官令》：“禁囚：死罪枷、杻，妇人及流以下去杻，其杖罪散禁。”又条：“应议、请、减者，犯流以上若除、免、官当，并锁禁。”即是犯笞者不合禁，杖罪以上始合禁推。其有犯杖罪不禁，应枷、锁、杻而不枷、锁、杻及脱去者：杖罪笞三十，徒罪不禁及不枷、锁若脱去者笞四十，流罪不禁及不枷、锁若脱去者笞五十，死罪不禁及不枷、锁、杻若脱去者杖六十，是名“递加一等”。“回易所著者，各减一等。”谓应枷而锁，应锁而枷，是名“回易所著”，徒罪者笞三十，流罪笞四十，死罪笞五十。

即囚自脱去及回易所著者罪亦如之。若不应禁而禁，及不应枷、锁、杻而枷、锁、杻者杖六十。

雇倩人杀死囚

诸死罪囚辞穷竟，而囚之亲故为囚所遣雇倩人杀之及杀之者，各依本杀罪减二等。囚若不遣雇倩及辞未穷竟而杀，各以斗杀罪论，至死者加役流。

【疏】议曰：谓犯死罪囚，辞状穷竟，而囚之缌麻以上亲及故旧为囚所遣或雇人、倩人而杀讫者，其所遣雇倩之人，及受雇倩杀者，各依尊卑、贵贱本杀罪上减二等科之。囚若不遣，亲故雇倩人杀，及囚虽遣雇倩人杀而辞状未穷竟而杀者，其所遣之人及受雇倩者，各依尊卑、贵贱以斗杀罪论，至死者加役流。

问曰：其囚本犯死罪，辞未穷竟，又不遣人雇倩杀之，而囚之亲故雇倩人杀及杀之者，合得何罪？

答曰：辞虽穷竟，不遣雇倩人杀之；虽遣雇倩杀之，辞未穷竟：此等二事，各依斗杀为罪，至死者加役流。若辞未穷竟，复不遣雇倩杀之而辄杀者，各同斗杀之法，至死者并皆处死，不合加役流。

辞虽穷竟，而子孙于祖父母、父母，部曲、奴婢于主者，皆以故杀罪论。

【疏】议曰：“辞虽穷竟”，谓死罪辩定讫，而子孙于祖父母、父母，部曲、奴婢于主，虽被祖父母、父母及主所遣而辄杀者，及雇人、倩人杀者，其子孙及部曲、奴婢皆以故杀罪论：子孙仍入“恶逆”，部曲、奴婢经赦不原。其被雇倩之人，仍同上解减斗杀罪二等。

违法移囚

诸鞠狱官，囚徒伴在他所者，听移送先系处并论之，谓轻从重。若轻重等，少从多。多少等，后从先。若禁处相去百里外者，各从事发处断之。违者杖一百。

【疏】议曰：“鞠狱官，囚徒伴在他所者”，假有诸县相去各百里内，东县先有系囚，西县囚复事发，其事相连，应须对鞠，听移后发之囚，送先系之处并论之。注云“谓轻从重”，谓轻罪发虽在先，仍移轻以就重。“若轻重等，少从多”，谓两县之囚，罪名轻重等者，少处发虽在先，仍移就多处。若多少等，即移后系囚从先系处。若禁囚之所相去百里外者，“各从事发处断之”，既恐失脱囚徒，又虑漏泄情状，故令当处断之。违者各杖一百。

若违法移囚，即令当处受而推之，申所管属推劾，若囚至不受及受而不申者，亦与移囚罪同。

【疏】议曰：“违法移囚”，谓移重就轻，或移多就少之类。“即令当处受而推之”，谓囚至之处即合受推。“仍申所管之州推劾”，谓两县囚申州，两州囚申省，并依状推劾。囚至不肯为受，或受囚不申管属，与擅移囚罪同，亦杖一百。即擅移囚县各隶别州者，即受囚之县申所管之州，转牒送囚之州，依法推劾。此等移囚并谓两处事发。若是一处事发者，不限远近，皆须直牒追摄，如有违者自从上法。

决罚不如法

诸决罚不如法者笞三十，以故致死者徒一年。即杖粗细长短不依法者，罪亦如之。

【疏】议曰：依《狱官令》：“决笞者腿、臀分受，决杖者背、腿、臀分受，须数等。拷讯者亦同。笞以下愿背、腿分受者，听”。决罚不依此条，是“不如法”，合笞三十。以此决罚不如法而致死者，徒一年。依令：“杖皆削去节目，长三尺五寸，讯囚杖大头径三分二厘、小头二分二厘，常行杖大头二分七厘、小头一分七厘，笞杖大头二分，小头一分五厘。”谓杖长短粗细不依令者笞三十，以故致死者徒一年。故云“亦如之”。

断罪不具引律令格式

诸断罪皆须具引律、令、格、式正文，违者笞三十。若数事共条，止引所犯罪者，听。

【疏】议曰：犯罪之人，皆有条制。断狱之法，须凭正文。若不具引，或致乖谬。违而不具引者，笞三十。“若数事共条”，谓依《名例律》：“二罪以上俱发，以重者论。”“即以赃致罪，频犯者并累科。”假有人虽犯二罪，并不因赃，而断事官人止引“二罪俱发以重者论”，不引“以赃致罪”之类者，听。

官司出入人罪

诸官司入人罪者，谓故增减情状足以动事者，若闻知有恩赦而故论决，及示导令失实辞之类。若入全罪以全罪论，虽入罪，但本应收赎及加杖者，止从收赎、加杖之法。

【疏】议曰：“官司入人罪者”，谓或虚立证据，或妄构异端，舍法用情，锻炼成罪。故注云，谓故增减情状足以动事者，若闻知国家将有恩赦而故论决囚罪，及示导教令而使词状乖异。称“之类”者，或虽非恩赦而有格式改动，或非示导而恐喝改词，情状既多，故云“之类”。“若入全罪”，谓前人本无负犯，虚构成罪，还以虚构枉入全罪科之。

注：虽入罪，但本应收赎及加杖者，止从收赎、加杖之法。

【疏】议曰：假有入官荫人及废疾流罪，前人合赎入者亦以赎论；或入官户、部曲、奴婢并单丁之人，前人合加杖者亦依加杖之法收赎：不用官当及配流、役身之例。此是官司入人罪，与诬告之法不同。

从轻入重以所剩论；刑名易者：从笞入杖、从徒入流亦以所剩论，从徒入流者，三流同比徒一年为剩；即从近流而入远流者，同比徒半年为剩；若入加役流者，各计加役年为剩。从笞杖入徒流、从徒流入死罪亦以全罪论。其出罪者，各如之。

【疏】议曰：“从轻入重，以所剩论”，假有从笞十入三十，即剩入笞二十；从徒一年入一年半，即剩入半年徒，所入官司各得笞二十及半年徒之类。刑名易者，从笞入杖，亦得所剩之罪；从徒入流者，注云“三流同比徒一年为剩”，谓从徒三年入流二千里或二千五百里或流三千里，远近虽异，俱曰流刑，至于配所役身，三流同有一年居作，故从徒入流，三流同比徒一年为剩。即从近流二千里入至二千五百里或入至三千里者，“同比徒半年为剩”。若从三流入至加役流者，“各计加役年为剩”，但入加役流者加常流役二年，将加役二年以为剩罪。“从笞、杖入徒、流，从徒、流入死罪”，假有从百杖入徒一年，即是全入一年徒坐；从徒流入死罪，谓从一年徒以上至三千里流而入死刑者，亦依全入死罪之法：故云“亦以全罪论”。其出罪者，谓增减情状之徒，足以动事之类。或从重出轻，依所减之罪科断，从死出至徒、流，从徒、流出至笞、杖，各同出全罪之法，故云“出罪者，各如之”。假有囚犯一年徒坐，官司故入至加役流，即从一年至三年，是剩入二年徒罪，从徒三年入至三流，即三流同比徒一年为剩，加役流复剩二年，即是剩五年徒坐。官司从加役流出至徒一年，亦准此。

即断罪失于入者，各减三等；失于出者，各减五等。若未决放及放而还获若囚自死，各听减一等。

【疏】议曰：“即断罪失于入者”，上文“故入者，各以全罪论”，“失于入者，各减三等”，假有从笞失入百杖，于所剩罪上减三等；若入至徒一年，即同入全罪之法，于徒上减三等，合杖八十之类。“失于出者，各减五等”，假有失出死罪者，减五等合徒一年半，失出加役流亦准此，“三流同为一减”，减五等合徒一年之类。若未决放者，谓故入及失入死罪及杖罪未决，其故出及失出死罪以下未放；及已放而更获；“若囚自死”，但使囚死，不问死由：“各听减一等”，谓于故出入及失出入上各听减一等。

即别使推事，通状失情者，各又减二等；所司已承误断讞，即从失出入法。虽有出入，于决罚不异者，勿论。

【疏】议曰：“别使推事”，谓充使别推覆者。“通状失情”，谓不得

本情，或出或入。“各又减二等”，失入者于失入减三等上双减二等，若失出者于失出减五等上又减二等。“所司已承误断讞”，谓曹司承误通之状，已依断讞。“即从失出入法”，谓皆从在曹司出入法科之，并同减五等、三等之例。若未决放及放而还获若囚自死，各听减一等。其所司承误已断讞者，曹司同“余官案省不觉”法。“虽有出入，于决罚不异”，假有官户、部曲、官私奴婢，本犯合徒三年断入流罪，或从三流之法科徒三年，各止加杖二百，刑名虽有出入，加杖数即不殊者，无罪。故云“于决罚不异者，勿论”。

问曰：有人本犯加役流，出为一年徒坐，放而还获减一等，合得何罪？

答曰：全出加役流，官司合得全罪；放而还获减一等，合徒五年。今从加役流出为一年徒坐，计有明轻，止合三年徒罪。

处决孕妇

诸妇人犯死罪，怀孕，当决者听产后一百日乃行刑。若未产而决者徒二年，产讫限未滿而决者徒一年。失者，各减二等。其过限不决者，依奏报不决法。

【疏】议曰：妇人犯死罪，怀孕，当应行决者，听产后一百日乃行刑。若未产而决者徒二年，产讫未滿百日而决者徒一年。“失者，各减二等”，未产而决徒一年，产讫限未滿而决者杖九十。“即过限不决者，依奏报不决法”，谓依下条，即过限不决者，违一日杖一百，二日加一等。

拷决孕妇

诸妇人怀孕，犯罪应拷及决杖笞，若未产而拷、决者杖一百，伤重者依前人不合捶拷法；产后未满百日而拷决者减一等。失者，各减二等。

【疏】议曰：妇人怀孕，犯罪应拷及决杖笞，皆待产后一百日，然后拷、决。若未产而拷及决杖笞者杖一百。“伤重者”，谓伤损之罪重于杖一百者。“依前人不合捶拷法”，谓依上条监临之官，前人不合捶拷而捶拷者以斗杀伤论：若堕胎者合徒二年，妇人因而致死者加役流。限未产而拷决者“减一等”，谓减未产拷决之罪一等。“失者，各减二等”，谓未产而失拷、决于杖一百上减二等，伤重于斗伤上减二等；若产后限未产而拷决者于杖九十上减二等，伤重者于斗伤上减三等。

立春后秋分前不决死刑

诸立春以后、秋分以前决死刑者，徒一年。其所犯虽不待时，若于断屠月及禁杀日而决者，各杖六十；待时而违者，加二等。

【疏】议曰：依《狱官令》：“从立春至秋分，不得奏决死刑。”违者徒一年。若犯“恶逆”以上及奴婢、部曲杀主者，不拘此令。其大祭祀及致齐、朔望、上下弦、二十四气、雨未晴、夜未明、断屠月日及假日，并不得奏决死刑。其所犯虽不待时，“若于断屠月”，谓正月、五月、九月。“及禁杀日”，谓每月十直日：月一日、八日、十四日、十五日、十八日、二十三日、二十四日、二十八日、二十九日、三十日。虽不待时，于此月日亦不得决死刑，违而决者各杖六十。“待时而违者”，谓秋分以前、立春以后，正月、五月、九月及十直日，不得行刑，故违时日者，加二等合杖八十。其正月、五月、九月、有闰者，令文但云正月、五月、九月断屠，即有闰者各同正月，亦不得奏决死刑。

获囚死首稽留不报

诸纵死罪囚令其逃亡，后还捕得及囚已身死若自首，应减死罪者，其获囚及死首之处即须遣使速报应减之所，有驿处发驿报之。若稽留使不得减者，以入人罪故、失论减一等。

【疏】议曰：谓囚合死在禁，所司纵令逃亡，依“故纵”之条还合死罪。“捕得及囚已死若自首，应减死罪者”，谓依《捕亡律》及上条“放而还获，得减一等”者。其获囚之处及死首之所即须遣使速报应减死之处，若有驿之处发驿报之。若使人及官司稽留令不得减罪，致使囚已决讞者，“以入人罪故、失论减一等”，谓故稽迟从故入上减一等流三千里；若失稽迟从失入罪上减一等，总减罪人四等，徒二年。官司及使人，各以所由为坐。

疑罪

诸疑罪，各依所犯以赎论。疑，谓虚实之证等，是非之理均；或事涉疑似，傍无证见；或傍有闻证，事非疑似之类。即疑狱，法官执见不同者，得为异议，议不得过三。

【疏】议曰：“疑罪”，谓事有疑似，处断难明。“各依所犯以赎论”，谓依所疑之罪，用赎法收赎。注云“疑，谓虚实之证等”，谓八品以下及庶人，一人证虚，一人证实，二人以上虚实之证其数各等；或七品以上，各据众证定罪，亦各虚实之数等。“是非之理均”，谓有是处，亦有非处，其理各均。“或事涉疑似”，谓赃状涉于疑似，傍无证见之人；或傍有闻见之人，其事全非疑似。称“之类”者，或行迹是，状验非；或闻证同，情理异。疑状既广，不可备论，故云“之类”。“即疑狱”，谓狱有所疑法，法官执见不同，议律论情，各申异见，“得为异议”，听作异同。“议不得过三”，谓如丞相以下通判者五人，大理卿以下五人，如此同判者多，不可各为异议，故云“议不得过三”。

卷之一

一、条令

诸尸应验而不验；初复同。或受差过两时不发；遇夜不计，下条准此；或不亲临视；或不定要害致死之因；或定而不当，谓以非理死为病死，因头伤为胁伤之类。各以违制论。即凭验状致罪已出入者，不在自首觉举之例。其事状难明定而失当者，杖一百。吏人、行人一等科罪。

诸被差验复，非系经隔日久而辄称尸坏不验者，坐以应验不验之罪。淳祐详定。

诸验尸，报到过两时不请官者；请官违法或受请违法而不言；或牒至应受而不受；或初复检官吏、行人相见及漏露所验事状者，各杖一百。若验讫，不当日内申所属者，准此。

诸县承他处官司请官验尸，有官可那而称阙；若阙官而不具事因申牒；或探伺牒至而托故在假被免者，各以违制论。

诸行人因验尸受财，依公人法。

诸检复之类应差官者，差无亲嫌干碍之人。

诸命官所任处，有任满赏者，不得差出，应副检验尸者听差。

诸验尸，州差司理参军，本院囚别差官，或止有司理一院，准此。县差尉，县尉阙即以次差簿、丞，县丞不得出本县界。监当官皆缺者，县令前去。若过十里或验本县囚，牒最近县，其郭下县皆申州。应复验者，并于差初验日，先次申牒差官。应牒最近县而百里内无县者，听就近牒巡检或都巡检。内复检应止牒本县官而独员者，准此。谓非见出巡捕者。

诸监当官出城验尸者，县差手力、伍人当直。

诸死人未死前，无缙麻以上亲在死所，若禁囚责出十日内及部送者，同。并差官验尸。人力、女使经取口词者，差公人。囚及非理致死，仍复验。验复讫，即为收瘞。仍差人监视；亲戚收瘞者，付之。若知有亲戚在他所者，仍报知。

诸尸应复验者，在州申州；在县，于受牒时牒尸所最近县。状牒内各不得具致死之因。相去百里以上而远于本县者，止牒本县官。独员即牒他县。

诸请官验尸者，不得越黄河、江、湖，江河谓无桥梁，湖谓水涨不可度者。及牒独员县。郭下县听牒，牒至，即申州差官前去。

诸验尸，应牒近县而牒远县者，牒至亦受。验毕，申所属。

诸尸应牒邻县验复，而合请官在别县，若百里外，或在病假不妨本职非。无官可那者，受牒县当日具事因在假者具日时。保明，申本州及提点刑狱司，并报元牒官司，仍牒以次县。

诸初、复检尸格目，提点刑狱司依式印造。每副初、复各三纸，以《千字文》为号凿定，给下州县。遇检验，即以三纸先从州县填讫，付被差官。候检验讫，从实填写。一申州县，一付被害之家，无，即缴回本司。一具日时字号入急递，径申本司点检。遇有第三次后检验，准此。

诸因病死谓非在囚禁及部送者。应验尸，而同居缙麻以上亲，或异居大功以上亲至死所而愿免者，听。若僧道有法眷，童行有本师未死前在死所，而寺观主首保明各无他故者，亦免。其僧道虽无法眷，但有主首或徒众保明者，准此。

诸命官因病亡，谓非在禁及部送者。若经责口词，或因卒病，而所居处有寺观主首，或店户及邻居并地分合干人，保明无他故者，官司审察，听免检验。

诸县令、丞、簿虽应差出，须当留一员在县。非时俱阙，州郡差官权。

诸称违制论者，不以失论。《刑统·制》曰：“谓奉制有所施行而违者，徒二年，若非故违而失错旨意者，杖一百”。

诸监临主司受财枉法二十匹，无禄者二十五匹，绞。若罪至流及不枉法赃五十匹，配本城。

诸以毒物自服，或与人服而诬告人罪，不至死者，配千里。若服毒人已死，而知情诬告人者，并许人捕捉，赏钱五十贯。

诸缌麻以上亲，因病死辄以他故诬人者，依诬告法，谓言殴死之类，致官司信凭已经检验者。不以荫论，仍不在引虚减等之例。即缌麻以上亲，自相诬告，及人力女使病死，其亲辄以他故诬告主家者，准此。尊长诬告卑幼，荫赎减等自依本法。

诸有诈病及死伤受使检验不实者，各依所欺减一等。若实病死及伤不以实验者，以“故入人罪”论。《刑统·议》曰：“上条诈疾病者杖一百；检验不实同诈妄，减一等杖九十。”

诸尸虽经验而系妄指他尸告论，致官司信凭推鞠，依诬告法。即亲属至死所妄认者，杖八十。被诬人在禁致死者，加三等。若官司妄勘者，依“入人罪法”。

《刑统·疏》：“以‘他物’殴人者，杖六十。见血为伤。非手足者其余皆为他物，即兵不用刃，亦是。”

《申明刑统》：“以靴鞋踢人伤，从官司验定：坚硬即从他物，若不坚硬，即难作他物例。”

诸保辜者，手足限十日，他物殴伤人者二十日，以刃及汤火三十日折日，折跌肢体及破骨者三十日。限内死者，各依杀人论。诸啮人者，依他物法。限内堕胎者，堕后别保三十日，仍通本殴伤限，不得过五十日。其在限外及虽在限内以他故死者，各依本殴伤法。他故，谓别增余患而死。假殴人头伤，风从头疮而入、因风致死之类，仍依杀人论。若不因头疮得风而死，是为他故，各依本殴伤法。

乾道六年，尚书省此状：“州县检验之官，并差文官，如有阙官去处，复检官方差右选。本所看详：“检验之官自合依法差文臣。如边远小县，委的阙文臣处，复检官权差识字武臣。今声说照用。”

嘉定十六年二月十八日

敕：“臣僚奏：‘检验不定要害致命之因，法至严矣。而检验失实，则为觉举，遂以苟免。欲望睿旨下刑部看详，颁示遵用。’刑寺长贰详议：‘检验不当，觉举自有见行条法，今检验不实，则乃为觉举，遂以苟免。今看详：命官检验不实或失当，不许用觉举原免。余并依旧法施行。奉圣旨依’。”

二、检复总说 上

凡验官，多是差厅子、虞候，或以亲随作公人、家人各目前去，追集邻人保伍，呼为先牌，打路排保、打草踏路、先驰看尸之类，皆是搔扰乡众，此害最深，切须戒忌。

凡检验，承牒之后不可接见在近官员、秀才、术人、僧道，以防奸欺及招词诉。仍未得凿定日时于牒，前到地头约度程限方可书凿，庶免稽迟。仍约束行吏等人不得少离官员，恐有乞觅。遇夜，行吏须要勒令供状，方可止宿。

凡承牒检验，须要行凶人随行，差土着、有家累田产、无过犯节级、教头、部押公人看管。如到地头，勒令行凶人当面，对尸子细检喝；勒行人公吏对众邻保当面供状；不可下司，恐有过度走弄之弊。如未获行凶人，以邻保为众证。所有尸帐，初复官不可漏露，仍须是躬亲诣尸首地头，监行人检喝，免致出脱重伤处。

凡检官，遇夜宿处，须问其家是与不是凶身血属亲戚，方可安歇，以别嫌疑。

凡血属入状乞免检，多是暗受凶身买和，套合公吏入状，检官切不可信凭便与备申，或与缴回格目。虽得州县判下，明有公文照应，犹须审处。恐异时亲属争钱不平，必致生词，或致发觉，自亦例被污秽难明。

凡行凶器仗，索之少缓则奸囚之家藏匿移易，妆成疑狱可以免死，干系甚重。初受差委，先当急急收索。若早出官，又可参照痕伤大小、阔狭，定验无差。

凡到检所，未要自向前，且于上风处坐定，略唤死人骨属或地主、湖南有地主，他处无。竟主，审问事因了，点数干系人及邻保，应是合于检状着字人。齐足，先令扎下硬四至，始同人吏向前看验。若是自缢，切要看吊处及项上痕，更看系处尘土曾与不曾移动及吊处高下，元踏甚处、是甚物上得去系处。更看垂下长短，项下绳带大小对痕阔狭，细看是活套头、死套头，有单挂十字系、有缠绕系，各要看详。若是临高扑死，要看失脚处土痕踪迹、高下。若是落水渰死，亦要看失脚处土痕、高下及量水浅深。

其余杀伤、病患诸般非理死人，扎四至了，但令扛^擗明净处，且未用汤水酒醋。先于检一遍，子细看脑后、顶心、头发内，恐有火烧钉子钉入骨内。其血不出，亦不见痕损。更切点检眼睛、口、齿、舌、鼻、大小便二处，防有他物。然后用温水洗了，先使酒醋蘸纸，搭头面上、胸胁、两乳、脐腹、两肋间，更用衣被盖罨了，浇上酒醋，用荐席罨一时久方检。不得信令行人只将酒醋泼过，痕损不出也。

三、检复总说下

凡检验，不可信凭行人。须令将酒醋洗净，子细检视。如烧死，口内有灰；溺死，腹胀、内有水；以衣物或湿纸搭口鼻上死，即腹干胀；若被人勒死，项下绳索交过，手指甲或抓损；若自缢，即脑后分八字，索子不交，绳在喉下，舌出；喉上，舌不出。切在详细，自余伤损致命即无可疑。如有疑虑，即且捉贼。捉贼不获，犹是公过。若被人打杀却作病死，后如获贼，不免深谴。

凡检验文字，不得作“皮破血出”，大凡皮破即血出。当云：“皮微损，有血出。”

凡定致命痕，虽小，当微广其分寸。定致命痕，内骨折，即声说；骨不折，不须言，骨不折却重害也。或行凶器械未到，不可分毫增减，恐他日索到异同。

凡伤处多，只指定一痕系要害致命。

凡聚众打人，最难定致命痕。如死人身上有两痕皆可致命，此两痕若是一人下手则无害；若是两人，则一人偿命，一人不偿命。须是两痕内斟酌得最重者为致命。

凡官守，戒访外事。惟检验一事，若有大段疑难，须更广布耳目以合之，庶几无误。如斗殴，限内身死，痕损不明，若有病色、曾使医人、师巫救治之类，即多因病患死。若不访问则不知也。虽广布耳目，不可任一人，仍在善使之；不然，适足自误。

凡行凶人，不得受他通吐，一例收入解送，待他到县通吐后，却勾追。恐手脚人妄生事，搔扰也。

凡初、复检讫，血属、耆正副、邻人并责状看守尸首，切不可混同解官，徒使被扰。但解凶身、干证。若狱司要人，自会追呼。

凡检复后，体访得行凶事因不可见之公文者，面白长官，使知曲折，庶易勘鞠。

近年诸路宪司行下，每于初、复检官内，就差一员兼体究。凡体究者，必须先唤集邻保，反复审问。如归一，则合款供；或见闻参差，则令各供一款；或并责行凶人供吐大略，一并缴申本县及宪司，县狱凭此审勘，宪司凭此详复；或小有差互，皆受重责；簿、尉既无刑禁，邻里多已惊奔。若凭吏卒开口，即是私意。须是多方体访。务令参会归一。切不可凭一二人口说，便以为信，及备三两纸供状，谓可塞责。况其中不识字者，多出吏人代书。其邻证内，或又与凶身是亲故及暗受买嘱符合者，不可不察。

随行人吏及合干人，多卖弄四邻，先期纵其走避，只捉远邻及老人、妇人及未成丁人塞责。或不得已而用之，只可参互审问，终难凭以为实，全在斟酌。又有行凶人，恐要切干证人真供，有所妨碍，故令藏匿；自以亲密人或地客佃客出官，合套诬证，不可不知。

顽凶多不伏于格目内凶身下填写姓名、押字。公吏有所取受，反教令别撰名色，写作“被诬”或“干连”之类，欲乘此走弄出入。近江西宋提刑重定格目，申之朝省，添入被执人一项。若虚实未定者，不得已与之，就下书填。其确然是实者，须勒令钤押于正行凶字下，不可姑息诡随，全在检验官自立定见。

四、疑难杂说 上

凡验尸，不过刀刃杀伤与他物斗打、拳手欧击、或自缢、或勒杀、或投水、或被人弱杀、或病患，数者致命而已。然有勒杀类乎自缢；溺死类乎投水；斗殴有在限内致命而实因病患身死；人力女使因被捶挞，在主家自害自缢之类。理有万端，并为疑难。临时审察，切勿轻易。差之毫厘，失之千里。

凡检验疑难尸首，如刃物所伤，透过者须看内外疮口，大处为行刃处，小处为透过处。如尸首烂，须看其元衣服比伤着去处。

尸或覆卧，其右手有短刃物及竹头之类自喉至脐下者，恐是酒醉撞倒，自压自伤。

如近有登高处或泥，须看身上有无钱物，有无损动处，恐因取物失脚自伤水类。

检妇人，无伤损处须看阴门，恐自此入刀于腹内，离皮浅则脐上下微有血沁；深则无。多是单独人求食妇人。

如男子，须看顶心，恐有平头钉。粪门恐有硬物自此入。多是同行入因丈夫年老、妇人年少之类也。

凡尸，在身无痕损，唯面色有青黯，或一边似肿，多是被人以物搭口鼻及罨捂杀。或是用手巾、布袋之类绞杀不见痕，更看顶上肉硬即是。切要者，手足有无系缚痕，舌上恐有嚼破痕，大小便二处恐有踏肿痕。若无此类，方看口内有无涎唾，喉间肿与不肿，如有涎及肿，恐患缠喉风死，宜详。

若究得行凶人，当来有窥谋、事迹分明、又已招伏，方可检出。若无影迹，即恐是酒醉猝死。

多有人相斗殴了，各自分散。散后或有去近江河池塘边洗头面上血，或取水吃，却为方相打了，尚困乏；或因醉，相打后头旋落水渰死。落水时尚活，其尸腹肚膨胀，十指甲内有沙泥，两手向前，验得只是落水渰死分明。其尸上有殴击痕损，更不可定作致命去处，但一一扎上验状，只定作落水致命最捷。缘打伤虽在要害处，尚有辜限在，法虽在辜限内及限外，以他故死者，各依本殴伤法。注：他故，谓别增余患而死者。今既是落水身死，则虽有痕伤，其实是以他故致死分明。曾有验官，为见头上伤损，却定作因打伤迷闷不觉倒在水内，却将打伤处作致命，致招罪人翻异不绝。

更有相打散，乘高扑下卓死。亦然。但验失脚处高下、扑损痕瘢、致命要害处，仍须根究曾见相打分散证佐人。

凡验因争斗致死，虽二主分明而尸上并无痕损，何以定要害致命处？此必是被伤人旧有宿患气疾；或是未争斗以前先曾饮酒至醉，至争斗时有所触犯致气绝而死也。如此者，多是肾子或一个、或两个缩上不见，须用温醋汤蘸衣服或绵絮之类罨一饭久，令件作行人以手按小腹下，其肾子自下，即其验也。然后子细看要害致命处。

昔有甲乙同行，乙有随身衣物而甲欲谋取之。甲呼乙行路，至溪河欲渡。中流，甲执乙就水而死，是无痕也，何以验之？先验其尸瘦劣、大小，十指甲各黑黯色，指甲及鼻孔内各有沙泥，胸前赤色，口唇青班，腹肚胀。此乃乙劣而为甲之所执于水而致死也。当究甲之元情，须有赃证以观此验，万无一失。

又有年老人，以手捂之而气亦绝，是无痕而死也。

有一乡民，令外甥并邻人子，将锄头同开山种粟，经再宿不归。及往观焉，乃二人俱死在山，遂闻官。随身衣服并在。牒官验尸，验官到地头，见

一尸在小茅舍外，后项骨断，头、面各有刃伤痕；一尸在茅舍内，左项下、右脑后各有刃伤痕。在外者，众曰：“先被伤而死。”在内者，众曰：“后自刃而死。”官司但以各有伤，别无财物，定两相并杀。一验官独曰：“不然！若以情度情，作两相并杀而死可矣。其舍内者，右脑后刃痕可疑，岂有自用刃于脑后者？手不便也。”不数日间，乃缉得一人，挟仇并杀两人。县案明，遂闻州，正极典。不然，二冤永无归矣。大凡相并杀，余痕无疑，即可为检验，贵在精专，不可失误。

嘉庆丁卯山东督粮道孙星衍依元本校刊，元和县学生员顾广圻复校

卷之二

五、疑难杂说 下

有检验被杀尸在路傍，始疑盗者杀之。及点检，沿身衣物俱在，遍身镰刀斫伤十余处。检官曰：“盗只欲人死取财，今物在伤多，非冤仇而何？”遂屏左右，呼其妻问曰：“汝夫自来与甚人有冤仇最深？”应曰：“夫自来与人无冤仇，只近日有某甲来做债不得，曾有克期之言，然非冤仇深者。”检官默识其居，遂多差人分头告示侧近居民：“各家所有镰刀尽底将来，只今呈验，如有隐藏，必是杀人贼，当行根勘！”俄而，居民赍到镰刀七八十张，令布列地上。时方盛暑，内镰刀一张，蝇子飞集。检官指此镰刀问为谁者？忽有一人承当，乃是做债克期之人。就擒讯问，犹不伏。检官指刀令自看：“众人镰刀无蝇子，今汝杀人血腥气犹在，蝇子集聚，岂可隐耶？”左右环视者失声叹服，而杀人者叩首服罪。

昔有深池中溺死人，经久，事属大家因仇事发。体究官见皮肉尽无，惟髑髅骨尚在。累委官不肯验。上司督责至数人，独一官员承当。即行就地检骨。先点检，见得其他并无痕迹，乃取髑髅净洗，将净热汤瓶细细斟汤灌，从脑门穴入，看有无细泥沙屑自鼻孔窍中出，以此定是与不是生前溺水身死。盖生前落水，则因鼻息取气，吸入沙土；死后则无。

广右有凶徒，谋死小童行而夺其所赍。发觉，距行凶日已远。囚已招伏：“打夺就，推入水中。”尉司打捞，已得尸于下流，肉已溃尽，仅留骸骨，不可辨验，终未免疑其假合，未敢处断。后因阅案卷，见初焉体究官缴到血属所供，称其弟元是龟胸而矮小。遂差官复验，其胸果然，方敢定刑。

南方之民，每有小小争竞，便自尽其命而谋赖人者多矣。先以桦树皮罨成痕损，死后如他物所伤。何以验之？但看其痕，里面须深黑色，四边青赤，散成一痕而无虚肿者，即是生前以桦树皮罨成也。盖人生即血脉流行，与桦相扶而成痕。若以手按着痕损处，虚肿，即非桦皮所罨也。若死后以桦皮罨者，即苦无散远青赤色，只微有黑色。而按之不紧硬者，其痕乃死后罨之也。盖人死后血脉不行，致桦不能施其效。更在审详元情，尸首痕损，那边长短能合他物大小，临时裁之，必无疏误。

凡有死尸，肥壮无痕损，不黄瘦，不得作病患死。又有尸首，无痕损，只是黄瘦，亦不得据所见只作病患死检了。切须子细验定因何致死。唯此等检验，最误人也。

凡疑难检验及两争之家稍有事力，须选惯熟件作人，有行止、畏谨守分、贴司，并随马行。饮食水火，令人监之。少休，以待其来。不知是，则私请行矣。假使验得甚实，吏或受贿，其事亦变。官吏获罪犹庶几，变动事情、枉致人命，事实重焉。

应检验死人，诸处伤损并无，不是病状，难为定验者，先须勒下骨肉次第等人状讞，然后剃除死人发髻，恐生前彼人将刃物钉入凶门或脑中，杀害性命。

被残害死者，须检齿、舌、耳、鼻内或手足指甲中，有签制算害之类。

凡检验尸首，指定作被打后服毒身死、及被打后自缢身死、被打后投水身死之类，最须见得亲切方可如此申上。世间多有打死人后，以药灌入口中，诬以自服毒药；亦有死后用绳吊起，假作生前自缢者；亦有死后推在水中，

假作自投水者。一或差互，利害不小。今须子细点检死人在身痕伤，如果不是要害致命去处，其自缢、投水及自服毒，皆有可凭实迹，方可保明。

六、初检

告状切不可信，须是详细检验，务要从实。

有可任公吏，使之察访。或有非理等说，且听来报，自更裁度。

戒左右人，不得卤莽。

初检，不得称尸首坏烂不任检验，并须指定要害致死之因。

凡初检时，如体问得是争斗分明，虽经多日，亦不得定作无凭检验，招上司问难。须子细定当痕损致命去处。若委是经日久变动，方称尸首不任摆拨。

初检尸有无伤损讫，就验处衬簪，尸首在物上，复以物盖。候毕，周围用灰印记，有若干枚，交与守尸弓手、耆正副、邻人看守。责状附案，交与复检，免至被人残害伤损尸首也。若是疑难检验，仍不得远去，防复检异同。

七、复检

与前检无异，方可保明具申。万一致命处不明，痕损不同，如以药死作病死之类，不可概举。前检受弊，复检者乌可不究心察之，恐有连累矣。

检得与前验些小不同。迁就改正。果有大段违戾，不可依随，更再三审问干系等人，如众称可变，方据检得异同事理供申。不可据己见便变易。

复检，如尸经多日，头面肿胀，皮发脱落，唇口翻张，两眼迭出，蛆虫啞食，委实坏烂不通措手。若系刃伤、他物、拳手足踢痕虚处，方可作无凭复检状申。如是他物及刃伤骨损，宜冲洗子细验之，即须于状内声说致命，岂可作无凭检验申上。

复检官验讫，如无争论，方可给尸与亲属。无亲属者，责付本都埋瘞，勒令看守，不得火化及散落。如有争论，未可给尸。且掘一坑，就所簞物^擗尸安顿坑内，上以门扇盖，用土罨瘞作堆，周回用灰印印记，防备后来官司再检复，仍责看守状附案。

八、验尸

身上件数：正头面：有无髻子？发长、若干？顶心、囟门、发际、额、两眉、两眼、或开或闭。如闭，擘开验眼睛全与不全。鼻、两鼻孔。口、或开或闭。齿、舌、如自缢，舌有无抵齿。胛、喉、胸、两乳、妇人两奶膀。心腹、脐、小肚、玉茎、阴囊、次后，捻两肾子全与不全。妇人言产门，女子言阴门。两脚大腿、膝、两脚腓、两脚胫、两脚面、十指爪。

翻身：脑后、乘枕、项、两胛、背脊、腰、两臀瓣、有无杖疤。谷道、后腿、两曲胛、两腿肚、两脚跟、两脚板。

左侧：左顶下、脑角、太阳穴、耳、面脸、颈、肩、膊、肘、腕、臂、手、五指爪、全与不全，或拳、或不拳。曲腋、胁肋、胯、外腿、外膝、外腓、脚踝。右侧，亦如之。四缝尸首须躬亲看验。顶心、囟门、两额角、两太阳、喉下、胸前、两乳、两肋、心腹、脑后、乘枕、阴囊、谷道，并系要害致命之处。妇人看阴门、两奶膀。

于内若一处有痕损在要害，或非致命，即令仵作指定喝起。

众约死人年几岁，临时须子细看颜貌供写，或问血属尤真。

凡检尸，先令多烧苍术、皂角，方诣尸前。检毕，约三五步，令人将醋泼炭火上，行从上过，其秽气自然去矣。

多备葱、椒、盐、白梅，防其痕损不见处，藉以拥斃。仍带一砂盆，并捶研上件物。

凡检复，须在专一，不可避臭恶。切不可令仵作行人遮闭玉茎、产门之类，大有所误。仍子细验头发内、谷道、产门内，虑有铁钉或他物在内。

检出致命要害处，方可押两争及知见、亲属令见。切不可容令近前，恐损害体尸。

被伤处，须子细量长、阔、深、浅、小、大，定致死之由。

仵作行人受嘱，多以茛苢一作茜草投醋内，涂伤损处，痕皆不见。以甘草汁解之，则见。

人身本赤黑色，死后变动作青黑色，其痕未见。有可疑处，先将水洒湿，后将葱白拍碎令开，涂痕处，以醋蘸纸盖上，候一时久，除去，以水洗，其痕即见。

若尸上有数处青黑，将水滴放青黑处，是，痕则硬，水住不流；不是，痕处软，滴水便流去。

验尸并骨伤损处，痕迹未见，用糟、醋泼斃尸首，于露天以新油绢或明油雨伞覆欲见处，迎日隔伞看，痕即见。若阴雨，以熟炭隔照，此良法也。或更隐而难见，以白梅捣烂摊在欲见处，再拥斃看。犹未全见，再以白梅取肉加葱、椒、盐、糟一处研，拍作饼子火上煨，令极热，烙损处，下先用纸衬之，即见其损。

昔有二人斗殴，俄顷，一人仆地气绝，见证分明。及验出，尸乃无痕损，检官甚挠。时方寒，忽思得计，遂令掘一坑，深二尺余，依尸长短，以柴烧热得所，置尸坑内，以衣物覆之。良久，觉尸温，出尸，以酒、醋泼纸贴，则致命痕伤遂出。

拥斃检讫，仵作行人喝四缝尸首。谓尸仰卧，自头喝：顶心、囟门全，额全，两额角全，两太阳全，两眼、两眉、两耳、两腮、两肩并全，胸、心、脐、腹全，阴肾全，妇人云产门全，女人云阴门全。两髀、腰、膝、两腓、两脚面、十指爪并全。

左手臂、肘、腕并指甲全，左肋并胁全，左腰、胯及左腿、脚并全。右亦如之。

翻转尸：脑后、乘枕全，两耳后发际连项全，两背胛连脊全，两腰眼、两臀并谷道全，两腿、两后~~脚~~、两腿肚、两脚跟、两脚心并全。

九、妇人

凡验妇人，不可羞避。

若是处女，割四至讫，割出光明平稳处，先令坐婆剪去中指甲，用绵札。先勒死人母亲及血属并邻妇二三人同看，验是与不是处女。令坐婆以所剪指甲头入阴门内，有黯血出，是；无即非。

若妇人有胎孕不明致死者，勒坐婆验腹内委实有无胎孕。如有孕，心下至肚脐以手拍之，坚如铁石；无即软。

若无身孕，又无痕损，勒坐婆定验产门内，恐有他物。

有孕妇人被杀。或因产子不下身死，尸经埋地窖，至检时却有死孩儿。推详其故，盖尸埋顿地窖，因地水、火风吹，死人尸首胀满，骨节缝开，故逐出腹内胎孕孩子。亦有脐带之类，皆在尸脚下，产门有血水、恶物流出。

若富人家女使，先量死处四至了，便扛出大路上，检验有无痕损，令众人见，以避嫌疑。

附小儿尸并胞胎

有因争斗因而杀子谋人者，将子手足捉定，用脚跟于喉下踏死。只令仵作行人，以手按其喉必塌，可验真伪。

凡定当小儿骸骨，即云：“十二三岁小儿”。若驳问：“如何不定是男是女？”即解云：“某当初只指定十二三岁小儿，即不曾说是男是女。盖律称‘儿’，不定作‘儿’是男女也。”

堕胎者准律：“未成形像，杖一百；堕胎者，徒三年。”律云“堕”，谓打而落，谓胎子落者。按《五藏神论》：“怀胎一月如白露，二月如桃花，三月男女分，四月形像具，五月筋骨成，六月毛发生，七月动右手，是男于母左；八月动左手，是女于母右，九月三转身，十月满足。”

若验得未成形像，只验所堕胎作血肉一片或一块。若经日坏烂，多化为水。若所堕胎已成形像者，谓头脑、口、眼、耳、鼻、手、脚、指甲等全者，亦有脐带之类，令收生婆定验月数，定成人形或未成形，责状在案。

堕胎儿在母腹内被惊后死胎下者，衣胞紫黑色，血荫软弱，生下腹外死者，其尸淡红赤，无紫黑色及胞衣白。

十、四时变动

春三月、尸经两三日，口、鼻、肚皮、两胁、胸前肉色微青。经十日则鼻、耳内有恶汁流出。胖匹缝切，胀臭也。胀肥人如此。久患瘦劣人，半月后方有此证。

夏三月，尸经一两日，先从面上、肚皮、两胁、胸前肉色变动。经三日，口、鼻内汁流蛆出，遍身肿胀，口唇翻，皮肤脱烂，疱疹起。经四五日，发落。

暑月斃尸，损处浮皮多白，不损处却青黑，不见的实痕。设若避臭秽，据见在检过，往往误事。稍或疑处，浮皮须令剥去，如有伤损，底下血荫分明。

更有暑月，九窍内未有蛆虫，却于太阳穴、发际内、两胁、腹内先有蛆出，必此处有损。

秋三月，尸经二三日，亦先从面上、肚皮、两胁、胸前肉色变动。

经四五日，口、鼻内汁流蛆出，遍身肿胀，口唇翻，疱疹起。

经六七日，发落。

冬三月，尸经四五日，身体肉色黄紧，微变。

经半月以后，先从面上、口、鼻、两胁、胸前变动。

或安在湿地、用荐席裹角埋瘞其尸，卒难变动。更详月头月尾，按春秋节气定之。

盛热，尸首经一日即皮肉变动，作青黯色，有气息。

经三四日，皮肉渐坏，尸胀，蛆出，口、鼻汁流，头发渐落。

盛寒五日，如盛热一日时，半月如盛热三四日时。

春秋气候和平，两三日可比夏一日，八九日可比夏三四日。

然人有肥、瘦、老、少，肥、少者易坏，瘦、老者难坏。

又南北气候不同，山内寒暄不常。更在临时通变审察。

十一、洗殓

宜多备糟、醋。衬尸纸惟有藤连纸、白抄纸可用。若竹纸，见盐、醋多烂，恐侵损尸体。

擗尸于平稳光明地上，先干检一遍。用水冲洗，次掇皂角洗涤尸垢腻，又以水冲荡洁净。

洗时下用门扇簟席衬，不惹尘土。洗了，如法用糟、醋拥殓尸首。仍以死人衣物尽盖，用煮醋淋，又以荐席殓一时久，候尸体透软，即去盖物，以水冲去糟、醋方验。不得信行人说，只将酒醋泼过，痕损不出。

初春与冬月，宜热煮醋及炒糟令热。仲春与残秋，宜微热。夏秋之内，糟、醋微热，以天气炎热，恐伤皮肉。秋将深。则用热尸左右手肋，相去三四尺，加火爇，以气候差凉。冬雪寒凛，尸首僵冻，糟、醋虽极热，被衣重叠，拥殓亦不得尸体透软。当掘坑长阔于尸，深三尺，取炭及木柴遍铺坑内，以火烧令通红，多以醋沃之，气勃勃然，方连拥殓法物衬簟，擗尸置于坑内，仍用衣被覆盖，再用热醋淋遍。坑两边相去二三尺，复以火烘。约透，去火，移尸出验。冬残春初，不必掘坑，只用火烘两边。看节候详度。

湖南风俗，检死人皆于尸傍开一深坑，用火烧红。去火，入尸在坑内，泼上糟、醋，又四面有火逼。良久，扛出尸。或行凶人争痕损，或死人骨属相争，不肯认。至于有三四次扛入火坑重检者，人尸至三四次经火，肉色皆焦赤，痕损愈不分明，行吏因此为奸。未至一两月间，肉皆溃烂。及其家有论诉，差到聚检官时已是数月，止有骨殖，肉上痕损并不得而知。火炕法，独湖南如此，守官者宜知之。

十二、验未埋瘞尸

未埋尸首，或在屋内地上或床上，或屋前后露天地上，或在山岭、溪涧、草木上，并先打量顿尸所在，四至高低，所离某处若干。在溪涧之内，上去山脚或岸几许？系何人地上？地名甚处？若屋内，系在何处及上下有无物色盖簷？讫，方可擗尸出验。

先剥脱在身衣服或妇人首饰，自头上至鞋袜，逐一抄割。或是随身行李，亦具名件。讫，且以温水洗尸一遍了验。未要使用酒醋。

剥烂衣服洗了，先看其尸有无军号，或额角、面脸上所刺大小字体计几行，或几字？是何军人？若系配隶人，所配隶何州军字？亦须计行数。如经刺环，或方或圆，或在手臂、项上，亦记几个。内是刺字或环子？曾艾灸或用药取，痕迹黯滫及成疤癍，可取竹，削一篦子，于灸处搥之可见。辨验色目人讫，即看死人身上甚处有雕青、有灸癍，系新旧疮疤？有无脓血？计共几个？及新旧官杖疮疤，或背或臀？并新旧荆杖子痕，或腿或脚底？甚处有旧疮疤癍，甚处是见患？须量见分寸及何处有黯记之类，尽行声说。如无，亦开写。打量尸首身長若干？发长若干？年颜若干？

十三、验坟内及屋下葬殯殯尸

先验坟系何人地上？地名甚处？土堆一个，量高及长阔，并各计若干尺寸，及尸见殯殯在何人至下，亦如前量之。

次看尸头、脚所向，谓如头东脚西之类，头离某处若干？脚离某处若干？左右亦如之。对众爬开浮土，或取去殯砖，看其尸用何物盛簪。谓棺木有无漆饰、席有无沿缘及蓆蕈之类。舁出开拆，取尸于光明处地上验之。

十四、验坏烂尸

若避臭秽不亲临，往往误事。

尸首变动，臭不可近，当烧苍术、皂角辟之，用麻油涂鼻，或作纸捻子搵油塞两鼻孔，仍以生姜小块置口内。遇检，切用猛闭口，恐秽气冲入。量扎四至讫，用水冲去蛆虫秽污，皮肉干净方可验。未须用糟、醋。频令新汲水浇尸首四面。

尸首坏烂，被打或刃伤处痕损皮肉作赤色，深重作青黑色，贴骨不坏，虫不能食。

十五、无凭检验

凡检验无凭之尸，宜说头发褪落，曲鬓、头面、遍身皮肉并皆一概青黑，
肉皮坏烂，及被蛆虫啐破骨殖显露去处。

如皮肉消化，宜说骸骨显露，上下皮肉并皆一概消化，只有些小消化不
及筋肉与骨殖相连，今来委是无凭检复本人生前沿身上下有无伤损它故，及
定夺年颜、形状、致死因依不得，兼用手揣捏得沿身上下并无骨损去处。

十六、白僵死瘁死

先铺炭火，约与死人长阔，上铺薄布，可与炭等。以水喷微湿，卧尸于上。仍以布覆盖头面、肢体讫，再用炭火铺拥令遍，再以布覆之，复用水遍洒。一时久，其尸皮肉必软起。乃揭所铺布与炭看，若皮肉软起，方可以热醋洗之。于验损处，以葱、椒、盐同白梅和糟研烂，拍作饼子，火内煨令热，先于尸上用纸搭了，次以糟饼罨之，其痕损必见。

卷之三

十七、验骨

人有三百六十五节，按一年三百六十五日。

男子骨白，妇人骨黑。妇人生，骨出血如河水，故骨黑。如服毒药，骨黑。须子细详定。

髑髅骨，男子自顶及耳并脑后共八片，蔡州人有九片。脑后横一缝。当正直下至发际，别有一直缝。妇人只六片，脑后横一缝。当正直下无缝。

牙有二十四，或二十八，或三十二，或三十六。

胸前骨三条。

心骨一片，嫩如钱大。

项与脊骨，各十二节。

自项至腰共二十四髓骨，上有一大髓骨。

肩井及左右饭匙骨各一片。

左右肋骨，男子各十二条，八条长，四条短。

妇人各十四条。

男女腰间各有一骨大如手掌，有八孔，作四行。样：

手脚骨各二段。男子左右手腕及左右肱肘骨边皆有捩骨，妇人无。两脚膝头各有龟顶骨隐在其间，如大指大。手掌、脚板各五缝，手脚大拇指并脚第五指各二节，余十四指并三节。

尾蛆骨若猪腰子，仰在骨节下。

男子者，其缀脊处凹，两边皆有尖瓣，如棱角，周布九窍。

妇人者，其缀脊处平直，周布六窍。

大小便处，各一窍。

骸骨各用麻、草小索或细篾串讫，各以纸签标号某骨，检验时不至差误。

十八、论沿身骨脉及要害去处

夫人两手指甲相连者小节，小节之后中节，中节之后者本节，本节之后肢骨之前生掌骨，掌骨上生掌肉。掌肉后可屈曲者腕，腕左起高骨者手外踝，右起高骨者右手踝，二踝相连生者臂骨，辅臂骨者髀骨，三骨相继者肘骨，前可屈曲者曲肘，曲肘上生者髁骨，髁骨上生者肩髁，肩髁之前者横髁骨，横髁骨之前者髀骨，髀骨之中陷者缺盆。缺盆之上者颈，颈之前者颞喉，颞喉之上者结喉，结喉之上者腋，腋两傍者曲颌，曲颌两傍者颐。颐两傍者颊车，颊车上者耳，耳上者曲鬓，曲鬓上行者顶，顶前者凶门，凶门之下者发际，发际正下者额，额下者眉，眉际之末者太阳穴，太阳穴前者目，目两傍者两小眦，两小眦上者上脸，下者下脸，正位能瞻视者目瞳子，瞳近鼻者两大眦，近两大眦者鼻山根，鼻山根上印堂，印堂上者脑角，脑角下者承枕骨。脊骨下横生者髁骨，髁骨两傍者髁骨，髁下中者腰门骨，髁骨上连生者腿骨，腿骨下可屈曲者曲膝，曲膝上生者膝盖骨，膝盖骨下生者胫骨，胫骨傍生者髁骨，髁骨下左起高大者两足外踝，右起高大者两足右踝，胫骨前垂者两足跖骨，跖骨前者足本节，本节前者小节，小节相连者足指甲，指甲后生者足前跖，跖后凹陷者足心，下生者足掌骨。掌骨后生者踵肉。踵肉后者脚跟也。

检滴骨亲法，谓如某甲是父或母，有骸骨在，某乙来认亲生男或女，何以验之？试令某乙就身刺一两点血滴骸骨上，是的生亲则血沁入骨内，否则不入。俗云“滴骨亲”盖谓此也。

检骨须是晴明。先以水洗净骨，用麻穿定形骸次第，以簋子盛定。却锄开地窖一穴，长五尺、阔三尺、深二尺，多以柴炭烧煨，以地红为度。除去火，却以好酒二升、酸醋五升泼地窖内，乘热气扛骨入穴内，以藁荐遮定，蒸骨一两时，候地冷取去荐，扛出骨殖向平明处，将红油伞遮尸骨验。若骨上有被打处，即有红色路微荫，骨断处其接续两头各有血晕色。再以有痕骨照日看，红活乃是生前被打分明。骨上若无血荫，踪有损折乃死后痕，切不可酒醋煮骨，恐有不便处。此项须是晴明方可，阴雨则难见也。如阴雨，不得已则用煮法：以瓮一口，如锅煮物，以炭火煮醋，多入盐、白梅同骨煎，须着亲临监视，候千百滚取出水洗，向日照，其痕即见，血皆浸骨损处，赤色、青黑色，仍子细验有无破裂。

煮骨不得见锡，用则骨多黯，若有人作弊，将药物置锅内，其骨有伤处反白不见。解法见验尸门。

若骨或经三两次洗濯，其色白与无损同，何以辨之？当将合验损处骨以油灌之，其骨大者有缝，小者有窍，候油溢出，则揩令干，向明照：损处油到即停住不行，明亮处则无损。

一法：浓磨好墨涂骨上，候干，即洗去墨。若有损处则墨必浸入，不损则墨不浸。

又法：用新绵于骨上拂拭，遇损处必牵惹线丝起。折者其色在骨断处两头。又看折处其骨芒刺向里或外，殴打折者芒刺在里；在外者非。

髁髁骨，有他故处骨青，骨折处带淤血。

子细看骨上，有青晕或紫黑晕，长是他物，圆是拳，大是头撞。小是脚尖。

四缝骸骨内，一处有损折系致命所在，或非要害，即令仵作行人指定喝起。

拥奄检讫，佯作行人喝四缝骸骨，调尸仰卧，自髑髅喝：顶心至凶门骨、鼻梁骨、胛、颌骨并口骨并全。两眼眶、两额角、两太阳、两耳、两腮腭骨并全。两肩井、两臆骨全。胸前龟子骨、心坎骨全。

左臂、腕、手及脾骨全。右肋骨全。左胯、左腿、左膝肋并脾骨、及左脚踝骨、脚掌骨并全。右亦如之。

翻转喝：脑后、乘枕骨、脊下至尾蛆骨并全。

凡验元被伤、杀死人，经日尸首坏、蛆虫啮食、只存骸骨者，元被伤痕，血粘骨上，有干黑血为证。若无伤骨损，其骨上有破损如头发露痕，又如瓦器龟裂，沉淹损路为验。

殴死者死，伤处不至骨损。则肉紧贴在骨上，用水冲激亦不去，指甲蹙之方脱，肉贴处其痕损即可见。

验骨讫，自髑髅、肩井、臆骨并臂、腕、手骨，及胯骨、腰、腿骨、膝肋、膝盖并脾骨，并标号左右。其肋骨共二十四茎、左右各十二茎。分左右，系左在第一、左第二，右第一、右第二之类，茎茎依资次题讫。内脊骨二十四节，亦自上题一、二、三、四，连尾蛆骨处号之。并胸前龟子骨、心坎骨亦号之，庶易于检凑。两肩、两胯、两腕皆有盖骨，寻常不系在骨之数，经打伤损方入众骨系数，不若拘收在数为良也。先用纸数重包定，次用油单纸三四重裹了，用索子交眼扎，系作三四处，封头印押讫，用桶一只盛之，上以板盖，掘坑埋瘞，作堆标记，仍用灰印。

行在有一种毒草，名曰贱草，煎作膏子售人。若以染骨，其色必变黑黯，粗可乱真。然被打若在生前，打处自有晕痕，如无晕而骨不损，即不可指以为痕。切须子细辨别真伪。

十九、自缢

自缢身死者，两眼合、唇口黑、皮开露齿。若勒喉上，即口闭牙关紧，舌抵齿不出。又云：齿微咬舌。若勒喉下，则口开、舌尖出齿门二分至三分，面带紫赤色，口吻两甲及胸前有吐涎沫。两手须握大拇指，两脚尖直垂下，腿上有血荫，如火灸斑痕，及肚下至小腹并坠下，青黑色。大小便自出。大肠头或有一两点血。喉下痕紫赤色或黑淤色，直至左右耳后发际，横长九寸以上至一尺以来。一云：丈夫合一尺一寸，妇人合一尺。脚虚则喉下勒深，实则浅。人肥则勒深，瘦则浅。用细紧麻绳、草索在高处自缢，悬头顿身致死则痕迹深；若用全幅勒帛及白练项帕等物，又在低处，则痕迹浅。低处自缢，身多卧于下，或侧或覆。侧卧，其痕斜起横喉下。覆卧，其痕正起在喉下，起于耳边，多不至脑后发际下。

自缢处须高八尺以上，两脚悬虚，所踏物须倍高。如悬虚处或在床、椅、火炉、船舱内，但高二三尺以来亦可自缢而死。

若经泥雨，须看死人赤脚或着鞋，其踏上处有无印下脚迹。

自缢有活套头、死套头、单系十字、缠绕系。须看死人踏甚物入头在绳套内，须垂得绳套宽入头方是。活套头，脚到地并膝跪地，亦可死。

死套头，脚到地并膝跪地，亦可死。

单系十字，悬空方可死；脚尖稍到地亦不死。

单系十字，是死人先自用绳带自系项上后，自以手系高处。须是先看上头系处尘土，及死人踏甚处物，自以手攀系得上向绳头着方是。上面系绳头处或高或大，手不能攀及不能上，则是别人吊起。更看所系处物伸缩，须是头坠下去上头系处一尺以上方是。若是头紧抵上头，定是别人吊起。

缠绕系，是死人先将绳带缠绕项上两遭，自踏高，系在上面垂身致死。或是先系绳带在梁栋或树枝上，双襖垂下，踏高入头在襖内。更缠过一两遭，其痕成两路，上一路缠过耳后斜入发际，下一路平绕项。行吏畏避驳杂，必告检官，乞只申一痕。切不可信。若除了上一痕，不成自缢；若除下一痕，正是致命要害去处。或复检官不肯相同书填格目，血属有词，再差官复检出，为之奈何？须是据实，不可只作一条痕检。其相叠与分开处，作两截量，尽取头了，更重将所系处绳带缠过比并，阔狭并同，任从复检，可无后患。

凡因患在床仰卧，将绳带等物自缢者，则其尸两眼合，两唇皮开、露齿，咬舌出一分至二分，肉色黄，形体瘦，两手拳握，臀后有粪出，左右手内多是把自缢物色，至系紧死后只在手内，须量两 手拳相去几寸以来，喉下痕迹紫赤，周围长一尺余。结缔在喉下，前面分数较深，曾被救解则其尸肿胀，多口不咬舌，臀后无粪。

若真自缢，开掘所缢脚下穴三尺以来，究得火炭方是。

或在屋下自缢，先看所缢处楣梁枋桁之类，尘土袞乱至多方是。如只有一路无尘，不是自缢。

先以杖子于所系绳索上轻轻敲，如紧直乃是。或宽慢即是移尸。大凡移尸别处吊挂，旧痕挪动便有两痕。

凡验自缢之尸，先要见得在甚地分、甚街巷、甚人家？何人见本人？自用甚物？于甚处搭过？或作十字死襖系定，或于项下作活襖套，却验所着衣新旧，打量身四至东西南北至甚物？面觑甚处？背向甚处？其死人用甚物踏上？上量头悬去所吊处相去若干尺寸。下量脚下至地相去若干尺寸。或所缢处虽低，亦看头上悬挂索处下至所离处，并量相去若干尺寸，对众解下，扛

尸于露明处，方解脱自缢套绳，通量长若干尺寸，量围喉下套头绳围长若干，项下交围，量到耳后发际起处阔狭、横斜、长短，然后依法检验。

凡验自缢人，先问元申人，其身死人是何色目人？见时早晚？曾与不曾解下救应？申官时早晚？如有人识认，即问自缢人年若干？作何经纪？家内有何人？却因何在此间自缢？若是奴仆，先问雇主讨契书辨验。仍看契上有无亲戚？年多少？更看元吊挂踪迹去处。如曾解下救应，即问解下时有气脉无气脉？解下约多少时死？切须子细。

大凡检验，未可便作自缢致命，未辨子细。凡有此，只可作其人生前用绳索系咽喉下或上要害，致命身死，以防死人别有枉横。且如有人睡着，被人将索勒死吊起所在，其检官如何见得是自缢致死？宜子细也！

多有人家女使人力或外人，于家中自缢，其人不晓法，避见臭秽及避检验，遂移尸出外吊挂，旧痕移动，致有两痕。旧痕紫赤有血荫，移动痕只白色无血荫，移尸事理甚分明，要公行根究，开坐生前与死后痕，盖移尸不过杖罪，若漏落不具，复检官不相照应，申作两痕，官司必反见疑，益重干连人之祸。

尸首日久坏烂，头吊在上，尸侧在地，肉溃见骨，但验所吊头，其绳若入槽，谓两耳连颌下深向骨本者。及验两手腕骨、头脑骨皆赤色者是。一云：齿赤色，及十指尖骨赤色者是。

二十、被打勒死假作自缢

自缢、被人勒杀或算杀假作自缢，甚易辨。真自缢者，用绳索、帛之类系缚处，交至左右耳后，深紫色，眼合、唇开、手握、齿露，缢在喉上则舌抵齿，喉下则舌多出，胸前有涎滴沫，臀后有粪出。若被人打勒杀假作自缢，则口、眼开，手散，发慢，喉下血脉不行，痕迹浅淡，舌不出，亦不抵齿，项上肉有指爪痕，身上别有致命伤损去处。

惟有生勒，未死间即时吊起，诈作自缢，此稍难辨。如迹状可疑，莫若检作勒杀，立限捉贼也。

凡被人隔物，或窗棂、或林木之类勒死，伪作自缢，则绳不交喉下，痕多平过却极深，黑黯色，亦不起于耳后发际。

绞勒喉下死者，结缔在死人项后，两手不垂下。纵垂下亦不直。项后结交却有背倚柱等处。或把衫襟^掩着，即喉下有衣衫领黑迹，是要害处，气闷身死。

凡检被勒并死人，将项下勒绳索或是诸般带系，临时子细声说缠绕过遭数。多是于项后当正或偏左右系定，须有系不尽垂头处。其尸合面、地卧，为被勒时争命，须是揉扑得头发或角子散慢，或沿身上有搥擦着痕。

凡被勒身死人，须看鬣尸身四畔，有扎磨踪迹去处。

又有死后被人用绳索系扎手脚及项下等处，其人已死气血不行，虽被系缚，其痕不紫赤，有白痕可验。死后系缚者无血荫，系缚痕虽深入皮，即无青紫赤色，但只是白痕。

有用火篦烙成痕，但红色或焦赤，带湿不干。

二十一、溺死

若生前溺水尸首，男仆卧、女仰卧。头面仰，两手两脚俱向前。口合，眼开闭不定，两手拳握，腹腹胀，拍作响，落水则手开、眼微开、肚皮微胀；投水则手握、眼合、腹内急胀。两脚底皱白不胀，头髻紧，头与发际、手脚爪缝，或脚着鞋则鞋内各有沙泥，口、鼻内有水沫及有些小淡色血污，或有搥擦损处，此是生前溺水之验也。盖其人未死，必须争命，气脉往来搐水入肠，故两手自然拳曲，脚罅缝各有沙泥，口、鼻有水沫流出，腹内有水胀也。

若检复迟，即尸首经风日吹晒，遍身上皮起，或生白疱。

若身上无痕，面色赤，此是被人倒提水搥死。

若尸面色微赤，口、鼻内有泥水沫，肚内有水，腹肚微胀，真是渰水身死。

若因病患溺死，则不计水之深浅可以致死，身上别无它故。

若疾病身死，被人抛掉在水内，即口、鼻无水沫，肚内无水不胀，面色微黄，肌肉微瘦。

若因患倒落泥渠内身死者，其尸口、眼开，两手微握。身上衣裳并口、鼻、耳、发际并有青泥污者，须脱下衣裳用水淋洗，洒喷其尸，被泥水淹浸处即肉色微白，肚皮微胀，指甲有泥。

若被人殴打杀死推在水内，入深则胀，浅则不甚胀。其尸肉色带黄不白，口、眼开，两手散，头发宽慢，肚皮不胀，口、眼、耳、鼻无水沥流出，指甲罅缝并无沙泥，两手不拳缩，两脚底不皱白却虚胀。身上有要害致命伤损处，其痕黑色，尸有微瘦。临时看验。若检得身上有损伤处，录其痕迹。虽是投水，亦合押合干人赴官司推究。

诸自投井、被人推入井、自失脚踏井尸首，大同小异，皆头目有被砖石磕擦痕，指甲、毛发有沙泥，腹胀，侧覆卧之则口内水出，别无它故，只作落井身死，即投井、推入在其间矣。所谓落井，小异者：推入与自落井则手开、眼微开，腰身间或有钱物之类；自投井则眼合、手握、身间无物。

大凡有故入井，须脚直下。若头在下，恐被人赶逼或它人推送入井。若是失脚，须看失脚处土痕。

自投河、被人推入河，若水稍深阔，则无磕擦沙泥等事。若水浅狭，亦与投井、落井无异。大抵水深三四尺皆能渰杀人，验之果无它故，只作落水身死，则自投、推入在其间矣。若身有绳索及微有痕损可疑，则宜检作被人谋害置水身死，不过立限捉贼，切勿恤一捕限而贻罔测之忧。

诸溺河池，行运者谓之河，不行运者谓之池。检验之时先问元申人：早晚见尸在水内？见时便只在今处或自漂流而来？若是漂流而来，即问是东西南北？又如何流到此便住？如何申官？如称见其人落水，即问当时曾与不曾救应？若曾救应，其人未出水时已死或救应上岸才死？或即申官或经几时申官？

若在江河、陂潭、池塘间，难以打量四至，只看尸所浮在何处。如未浮，打捞方出，声说在何处打捞见尸。池塘或坎阱有水处可以致命者，须量见浅深丈尺，坎阱则量四至。江河、陂潭，尸起浮或见处地岸并池塘、坎阱，系何人所管？地名何处？

诸溺井之人，检验之时亦先问元申人：如何知得井内有人？初见有人时其人死未？既知未死，因何不与救应？其尸未浮，如何知得井内有人？若是屋下之井，即问身死人自从早晚不见？却如何知在井内？凡井内有人，其井

面自然先有水沫，以此为验。

量井之四至，系何人地上？其地名甚处？若溺尸在底则不必量，但约深若干丈尺，方撈尸出。

尸在井内，满胀则浮出尺余，水浅则不出。若出，看头或脚在上在下，先量尺寸。不出，亦以丈竿量到尸近边尺寸，亦看头或脚在上在下。

检溺死之尸，水浸多日，尸首肿胀，难以显见致死之因，宜申说头发脱落、头目肿胀、唇口番张，头面连遍身上下皮血，并皆一概青黑褪皮。验是本人在井或河内死后，水浸经隔日数致有此，今来无凭检验本人沿身有无损伤它故，又定夺年颜形状不得，只检得本人口鼻内有沫、腹胀，验得前件尸首委是某处水溺身死。其水浸更多日，无凭检验，即不用申说致命因依。

初春雪寒，经数日方浮，与春夏秋末不侔。

凡溺死之人，若是人家奴婢或妻女，未落水先已曾被打，在身有伤，今次又的然见得是自落水或投井身死，于格目内亦须分明具出伤痕，定作被打复溺水身死。

投井死人，如不曾与人交争，验尸时面目、头额有利刃痕，又依旧带血，似生前痕，此须看井内有破瓷器之属以致伤着人，初入井时，气尚未绝，其痕依旧带血，若验作生前刃伤，岂不利害？卷之四

二十二、验他物及手足伤死

律云：“见血为伤。非手足者，其余皆为他物，即兵不用刃亦是。”

伤损条限：“手足十日，他物二十日。”

斗讼敕：“诸啮人者，依他物法。”

元符敕《申明刑统》：“以靴鞋踢人伤，从官司验定：坚硬即从他物；若不坚硬即难作他物例。”

或额、肘、膝搥，头撞致死，并作他物痕伤。

诸“他物”，是铁鞭、尺、斧头、刃背、木杆、棒、马鞭、木柴、砖、石、瓦、粗布鞋、衲底鞋、皮鞋、草鞋之类。

若被打死者，其尸口、眼开，发髻乱，衣服不齐整，两手不拳，或有溺污内衣。

若在辜限外死，须验伤处是与不是在头，及因破伤风灌注致命身死。

应验他物及手足殴伤痕损，须在头面上、胸前、两乳、胁肋傍、脐腹间、大小便二处，方可作要害致命去处。手足折损亦可死。其痕周匝有血荫方是生前打损。

诸用他物及头、额、拳手、脚足坚硬之物撞打，痕损颜色，其至重者紫黯微肿，次重者紫赤微肿，又其次紫赤色，又其次青色。其出限外痕损者，其色微青。

凡他物打着，其痕即斜长或横长。如拳手打着即方圆。如脚足踢，比如拳分寸较大。凡伤痕大小，定作掌、足、他物，当以上件物比定，方可言分寸。凡打着两日身死，分寸稍大，毒气蓄积向里，可约得一两日后身死。若是打着当下身死，则分寸深重，毒气紫黑，即时向里，可以当下身死。

诸以身去就物谓之“磕”，虽着无破处，其痕方圆，虽破亦不至深。其被他物及手足伤，皮虽伤而血不出者，其伤痕处有紫赤晕。

凡行凶人若用棒杖等行打，则多先在实处，其被伤人或经一两时辰，或一两日、或三五日以至七八日、十余日身死。又有用坚硬他物行打便至身死者，更看痕迹轻重。若是先驱摔被伤人头髻，然后散拳踢打，则多在虚怯要害处，或一拳一脚便致命。若因脚踢着要害处致命，切要子细验认行凶人脚上有无鞋履，防日后问难。

凡他物伤，若在头脑者，其皮不破，即须骨肉损也。若在其他虚处。即临时看验。若是尸首左边损，即是凶身行右物致打，顺故也。若是右边损，即损处在近后，若在右前即非也。若在后，即又虑凶身自后行他物致打。贵在审之无失。

看其痕大小，量见分寸，又看几处皆可致命，只指一重害处，定作虚怯要害致命身死。

打伤处，皮膜相离，以手按之即响。以热醋罨，罨则有痕。

凡被打伤杀死人，须定最是要害处致命身死。若打折脚手，限内或限外死时，要详打伤分寸，阔狭，后定是将养不较致命身死。面颜、岁数临时声说。

凡验他物及拳、踢痕，细认斜长、方圆。皮有微损，未洗尸前用水洒湿，先将葱白捣烂涂，后以醋、糟，候一时除，以水洗，痕即出。

若将桦木皮罨成痕假作他物痕，其痕内烂损、黑色，四围青色，聚成一片而无虚肿，捺不坚硬。

又有假作打死，将青竹篦火烧烙之，却只有焦黑痕，又浅而光平。更不

坚硬。

二十三、自刑

凡自割喉下死者，其尸口、眼合，两手拳握，臂曲而缩，死人用手把定刃物，似作力势，其手自然拳握。肉色黄，头髻紧。

若用小刀子自割，只可长一寸五分至二寸。用食刀，即长三寸至四寸以来，若用磁器，分数不大。逐件器刃自割，并下刃一头尖小，但伤着气喉即死。

若将刃物自斡着喉下、心前、腹上、两胁肋、太阳、顶门要害处，但伤着膜，分数虽小即便死。如割斡不深及不系要害，虽两三处未得致死。若用左手，刃必起自右耳后，过喉一二寸。用右手，必起自左耳后。伤在喉骨上难死，盖喉骨坚也。在喉骨下易死，盖喉骨下虚而易断也。其痕起手重、收手轻。假如用左手把刃而伤，则喉右边下手处深，左边收刃处浅，其中间不如右边，盖下刃太重，渐渐负痛缩手，因而轻浅，及左手须似握物是也。右手亦然。

凡自割喉下，只是一出刀痕。若当下身死时，痕深一寸七分，食系气系并断。如伤一日以下身死，深一寸五分，食系断，气系微破。如伤三五日以后死者，深一寸三分，食系断，须头髻角子散慢。

更看其人面愁而眉皱，即是自割之状。此亦难必。

若自用刀剝下手并指节者，其皮头皆齐，必用药物封扎。虽是刃物自伤，必不能当下身死，必是将养不较致死。其痕肉皮头卷向里。如死后伤者，即皮不卷向里。以此为验。

又有人因自用口齿咬下手指者，齿内有风着于痕口，多致身死，少有生者。其咬破处疮口一道，周回骨折，必有脓水淹浸，皮肉损烂，因此将养不较致命身死。其痕有口齿迹及有皮血不齐去处。

验自刑人，即先问元申人：其身死人是何色目人？自刑时或早或晚？用何刃物？若有人来识认，即问身死人年若干？在生之日使左手使右手？如是奴婢，即先讨契书看，更问有无亲戚？及已死人使左手使右手？并须子细看验痕迹去处。

更须看验，在生前刃伤即有血行，死后即无血行。

二十四、杀伤

凡被人杀伤死者，其尸口、眼开，头髻宽或乱，两手微握，所被伤处要害分数较大，皮肉多卷凸，若透膜，肠脏必出。

其被伤人见行凶人用刃物来伤之时，必须争竞，用手来遮截，手上必有伤损。或有来护者，亦必背上有伤着处。若行凶人于虚怯要害处一刀直致命者，死人手上无伤，其疮必重。若行凶人用刃物斫着脑上、顶门、脑角后、发际，必须斫断头发，如用刃剪者。若头顶骨折，即是尖物刺着，须用手捏着其骨损与不损。

若尖刃斧痕；上阔长，内必狭。大刀痕浅必狭，深必阔。刀伤处其痕两头尖小，无起手收手轻重。枪刺痕浅则狭，深必透。簪，其痕带圆。或只用竹枪，尖竹担斫着要害处，疮口多不齐整，其痕方、圆不等。

凡验被快利物伤死者，须看元着衣衫有无破伤处，隐对痕、血点可验。

又如刀剔伤肠肚出者，其被伤处须有刀刃撩划三两痕。且一刀所伤。如何却有三两痕？盖凡人肠脏盘在左右肋下，是以撩划着三两痕。

凡检刀、枪刃斫剔，须开说尸在甚处向当？着甚衣服，上有无血迹，伤处长、阔、深分寸？透肉不透肉？或肠肚出、臀膜出作致命处？仍检刀伤衣服穿孔。如被竹枪、尖物剔伤致命，便说尖硬物剔伤致死。

凡验杀伤，先看是与不是刀刃等物，及生前死后痕伤。如生前被刃伤，其痕肉阔、花文交出；若肉痕齐截，只是死后假作刃伤痕。

如生前刃伤即有血汁，及所伤痕疮口、皮肉、血多花，鲜色，所损透膜即死。若死后用刀刃割伤处，肉色即干白，更无血花也。盖人死后血脉不行，是以肉色白也。

此条仍责取行人定验，是与不是生前、死后伤痕。

活人被刃杀伤死者，其被刃处皮肉紧缩，有血荫四畔。若被支解者，筋骨皮肉稠粘，受刃处皮肉骨露。

死人被割截尸首，皮肉如旧，血不灌荫，被割处皮不紧缩，刃尽处无血流，其色白，纵痕下有血，洗检挤捺，肉内无清血出，即非生前被刃。

更有截下头者，活时斩下，筋缩入。死后截下，项长，并不伸缩。

凡检验被杀身死尸首，如是尖刃物，方说被刺要害。若是齐头刃物即不说“刺”字。如被伤着肚上、两肋下或脐下，说长阔分寸后，便说斜深透内脂膜，肚肠出，有血污，验是要害被伤割处致命身死。若是伤着心前肋上，只说斜深透内，有血污，验是要害致命身死。如伤着喉下，说深至项，锁骨损，兼周回所割得有方圆不齐去处，食系、气系并断，有血污，致命身死，可说要害处。如伤着头面上或太阳穴、脑角后、发际内，如行凶人刃物大，方说骨损。若脑浆出时有血污，亦定作要害处致命身死。如斫或刺着沿身，不拘那里，若经隔数日后身死，便说将养不较致命身死。

凡验被杀伤人，未到验所，先问元申人曾与不曾收捉得行凶人？是何色目人？使是何刃物？曾与不曾收得刃物？如收得，取索看大小，着纸画样。如不曾收得，则问刃物在甚处？亦令元申人画刃物样，画讫，令元申人于样下书押字。更问元申人，其行凶人与被伤人是与不是亲戚？有无冤仇？

二十五、尸首异处

凡验尸首异处，勒家属先辨认尸首，务要子细。打量尸首顿处四至讷，次量首级离尸远近，或左或右，或去肩脚若干尺寸。支解手臂、脚腿，各量别计，仍各写相去尸远近。却随其所解肢体与尸相凑，提捧首与项相凑，围量分寸。一般系刃物斫落。若项下皮肉卷凸，两肩并耸^{光皮}，系生前斫落；皮肉不卷凸，两肩并不耸^{光皮}，系死后斫落。

二十六、火死

凡生前被火烧死者，其尸口、鼻内有烟灰，两手脚皆拳缩。缘其人未死前，被火逼奔争，口开气脉往来，故呼吸烟灰入口鼻内。若死后烧者，其人虽手、足拳缩，口内即无烟灰。若不烧着两肘骨及膝骨，手、脚亦不拳缩。

若因老病失火烧死，其尸肉色焦黑或卷，两手拳曲、臂曲在胸前，两膝亦曲，口、眼开，或咬齿及唇，或有脂膏黄色突出皮肉。

若被人勒死抛掉在火内，头发焦黄，头面浑身烧得焦黑，皮肉搐皱，并无搯浆蟪皮去处，项下有被勒着处痕迹。

又若被刃杀死却作火烧死者，勒件作拾起白骨，扇去地下灰尘，于尸首下净地上用酃米醋、酒泼。若是杀死，即有血入地，鲜红色。须先问尸首生前宿卧所在？却恐杀死后移尸往他处，即难验尸下血色。

大凡人屋，或瓦或茅盖，若被火烧，其死尸在茅、瓦之下。或因与人有仇，乘势推入烧死者，其死尸则在茅、瓦之下。兼验头、足，亦有向至。

如尸被火化尽，只是灰，无条段骨殖者，勒行人邻证供状：缘上件尸首，或失火烧毁、或被人烧毁，即无骸骨存在，委是无凭检验。方与备申。

凡验被火烧死人，先问元申人：火从何处起？火起时其人在甚处？因甚在彼？被火烧时曾与不曾救应？仍根究曾与不曾与人作闹？见得端的方可检验。

或检得头发焦拳，头面连身一概焦黑，宜申说：今来无凭检验本人沿身上下有无伤损他故，及定夺年颜形状不得，只检得本人口鼻内有无灰烬，委是火烧身死。如火烧深重，实无可凭，即不要说口、鼻内灰烬。

二十七、汤泼死

凡被热汤泼伤者，其尸皮肉皆拆，皮脱白色，着肉者亦白，肉多烂赤。

如在汤火内，多是倒卧，伤在手、足、头面、胸前。如因斗打或头撞、脚踏、手推在汤火内，多是两后_腓与臀、腿上，或有打损处，其疮不甚起，与其他所烫不同。

二十八、服毒

凡服毒死者，尸口、眼多开，面紫黯或青色，唇紫黑，手足指甲俱青黯，口、眼、耳、鼻间有血出。

甚者遍身黑肿，面作青黑色，唇卷发疱，舌缩或裂拆、烂肿、微出，唇亦烂肿或裂拆，指甲尖黑，喉、腹胀作黑色、生疱，身或青班，眼突，口、鼻、眼内出紫黑血，须发浮不堪洗。未死前须吐出恶物或泻下黑血，谷道肿突或大肠穿出。

有空腹服毒，惟腹肚青胀而唇、指甲不青者；亦有食饱后服毒，惟唇、指甲青而腹肚不青者；又有腹脏虚弱、老病之人，略服毒而便死，腹肚、口唇、指甲并不青者，却须参以他证。

生前中毒而遍身作青黑，多日皮肉尚有，亦作黑色。若经久，皮肉腐烂见骨，其骨黧黑色。

死后将毒药在口内假作中毒，皮肉与骨只作黄白色。

凡服毒死，或时即发作，或当日早晚，若其药慢，即有一日或二日发。或有翻吐，或吐不绝，仍须于衣服上寻余药，及死尸坐处寻药物器皿之类。

中虫毒，遍身上下、头面、胸心并深青黑色，肚胀，或口内吐血，或粪门内泻血。

鼠莽草毒，江南有之。亦类中虫，加之唇裂，齿龈青黑色。此毒经一宿一日，方见九窍有血出。

食果实、金石药毒者，其尸上下或有一二处赤肿，有类拳手伤痕；或成大片青黑色，爪甲黑，身体肉缝微有血；或腹胀，或泻血。酒毒，腹胀或吐、泻血。

砒霜、野葛毒，得一伏时，遍身发小疱，作青黑色，眼睛耸出，舌上生小刺疱绽出，口唇破裂，两耳胀大，腹肚膨胀，粪门胀绽，十指甲青黑。

金蚕蛊毒，死尸瘦劣，遍身黄白色，眼睛塌，口齿露出，上下唇缩，腹肚塌。将银钗验，作黄浪色，用皂角水洗不去。一云如是：只身体胀，皮肉似汤火疱起，渐次为脓，舌头、唇、鼻皆破裂，乃是中金蚕蛊毒之状。手脚指甲及身上青黑色，口、鼻内多出血，皮肉多裂，舌与粪门皆露出，乃是中药毒、菌蕈毒之状。

如因吐泻瘦弱，皮肤微黑不破裂，口内无血与粪门不出，乃是饮酒相反之状。

若验服毒，用银钗，皂角水揩洗过，探入死人喉内，以纸密封，良久取出，作青黑色，再用皂角水揩洗，其色不去。如无，其色鲜白。

如服毒中毒死人，生前吃物压下入肠脏内，试验无证，即自谷道内试，其色即见。

凡检验毒死尸，间有服毒已久、蕴积在内试验不出者，须先以银或铜钗探入死人喉讫，却用热糟醋自下盪洗，渐渐向上，须令气透，其毒气熏蒸，黑色始现。如便将热糟、醋自上而下，则其毒气逼热气向下，不复可见。或就粪门上试探，则用糟、醋当反是。

又一法，用大米或占米三升炊饭；用净糯米一升淘洗了，用布袱盛就所炊饭上炊饭。取鸡子一个，鸭子亦可。打破取白，拌糯米饭令匀，依前袱起，着在前大米占米饭上。以手三指，紧握糯米饭，如鸭子大，毋令冷，急开尸口齿外放着，及用小纸三五张搭遮尸口、耳、鼻、臀、阴门之处，仍用新绵絮三五条，酽醋三五升，用猛火煎数沸，将棉絮放醋锅内煮半时取出，仍用

糟盘覆尸，却将棉絮盖覆。若是死人生前被毒，其尸即肿胀，口内黑臭恶汁喷来棉絮上，不可近。后除去棉絮，糯米饭被臭恶之汁亦黑色而臭，此是受毒药之状。如无，则非也。试验糯米饭封起申官府之时，分明开说。此检验诀，曾经大理寺看定。

广南人小有争怒赖人。自服胡蔓草，一名断肠草，形如阿魏，叶长尖，条蔓生，服三叶以上即死。干者或收藏经久作末食，亦死。如方食未久，将大粪汁灌之可解。其草近人则叶动。将嫩叶心浸水，涓滴入口即百窍溃血，其法急取抱卵不生鸡儿研细，和麻油开口灌之，乃尽吐出恶物而苏。如少迟，无可救者。

二十九、病死

凡因病死者，形体羸瘦，肉色痿黄，口、眼多合，腹肚低陷，两眼通黄，两拳微握，发髻解脱，身上或有新旧针灸瘢痕，余无他故，即是因病死。

凡病患求乞在路死者，形体瘦劣，肉色痿黄，口、眼合，两手微握，口齿焦黄，唇不着齿。

邪魔中风卒死，尸多肥，肉色微黄，口、眼合，头髻紧，口内有涎沫，遍身无他故。

卒死，肌肉不陷，口、鼻内有涎沫，面色紫赤。盖其人未死时涎壅于上，气不宣通，故面色及口、鼻如此。

卒中死，眼开、睛白，口齿开，牙关紧，间有口眼喎斜并口两角、鼻内涎沫流出，手脚拳曲。

中暗风，尸必肥，肉色混白色，口、眼皆闭，涎唾流溢；卒死于邪祟，其尸不在于肥瘦，两手皆握，手、足爪甲多青；或暗风如发惊搐死者，口、眼多喎斜，手、足必拳缩，臂、腿、手、足细小，涎沫亦流。已上三项大略相似，更须检时子细分别。

伤寒死，遍身紫赤色，口、眼开，有紫汗流，唇亦微绽，手不握拳。

时气死者，眼开、口开，遍身黄色，量有薄皮起，手、足俱伸。

中暑死，多在五六七月，眼合，舌与粪门俱不出，面黄白色。

冻死者，面色痿黄，口内有涎沫，牙齿硬，身直，两手紧抱胸前，兼衣服单薄。检时用酒、醋洗，得少热气则两腮红，面如芙蓉色，口有涎沫出，其涎不粘，此则冻死证。

饥饿死者，浑身黑瘦硬直，眼闭、口开，牙关紧禁，手、脚俱伸。

或疾病死，值春夏秋冬初，申得迟，经隔两三日，肚上，脐下，两胁肋、骨缝有微青色，此是病人死后经日变动，腹内秽污发作攻注皮肤，致有此色。不是生前有他故，切宜子细。

凡验病死之人，才至检所，先问元申人：其身死人来自何处？几时到来？几时得病？曾与不曾申官取责口词？有无人识认？如收得口词，即须问元患是何疾病？年多少？病得几日方申官取问口词？既得口词之后几日身死？如无口词，则问如何取口词不得？若是奴婢，则须先讨契书看，问有无亲戚？患是何病？曾请是何医人？吃甚药？曾与不曾申官取口词？如无，则问不责口词因依？然后对众证定。如别无它故，只取众定验状，称说遍身黄色，骨瘦，委是生前因患是何疾致死，仍取医人定验疾色状一纸。如委的众证因病身死分明，元初虽不曾取责口词，但不是非理致死，不须牒请复验。

三十、针灸死

须勾医人，验针灸处是与不是穴道。虽无意致杀，亦须说显是针灸杀，亦可科医“不应为”罪。

三十一、扎口词

凡抄扎口词，恐非正身，或以它人伪作病状代其饰说，一时不可辨认。合于所判状内云：“日后或死亡，申官从条检验。”庶使豪强之家，预知所警。

卷之五

三十二、验罪囚

凡验诸处狱内非理致死囚人，须当径申提刑司，即时入发^通铺。

三十三、受杖死

定所受杖处疮痕阔狭，看阴囊及妇人阴门，并两胁肋、腰、小腹等处有无血荫痕。

小杖痕，左边横长三寸，阔二寸五分。右边横长三寸五分，阔三寸。各深三分。

大杖痕，左右各方圆三寸至三寸五分，各深三分，各有脓水。兼疮周回亦有脓水淹浸、皮肉溃烂去处。

背上杖疮，横长五寸，阔三寸，深五分。如日浅时，宜说兼疮周回，有毒气攻注、青赤皴皮紧硬去处。如日数多时，宜说兼疮周回亦有脓水淹浸、皮肉溃烂去处，将养不较致命身死。

又有讯腿杖，而荆杖侵及外肾而死者，尤须细验。

三十四、跌死

凡从树及屋临高跌死者，看枝柯挂斃所在并屋高低、失脚处踪迹，或土痕高下及要害处，须有抵隐或物擦磕痕瘢。若内损致命痕者，口、眼、耳、鼻内定有血出。若伤重分明，更当子细验之，仍量扑落处高低丈尺。

三十五、塌压死

凡被塌压死者，两腿^先皮出、舌亦出，两手微握，遍身死血淤紫黯色。或鼻有血，或清水出，伤处有血荫、赤肿，皮破处四畔赤肿。或骨并筋皮断折。须压着要害致命，如不压着要害不致死。死后压即无此状。

凡检舍屋及墙倒石头脱落压着身死人，其尸沿身虚怯要害去处若有痕损，须说长阔分寸，作坚硬物压痕。仍看骨损与不损。若树木压死，要见得所倒树木斜伤着痕损分寸。

三十六、外物压塞口鼻死

凡被人以衣服或湿纸搭口、鼻死，则腹干胀。

若被人以外物压塞口鼻，出气不得后命绝死者，眼开睛突，口、鼻内流出清血水，满面血荫赤黑色，粪门突出及便溺污坏衣服。

三十七、硬物癰疔死

凡被外物癰疔死者，肋后有癰疔着紫赤肿，方圆三寸四寸以来，皮不破，用手揣捏得筋骨伤损，此最为虚怯要害致命去处。

三十八、牛马踏死

凡被马踏死者，尸色微黄，两手散，头发不慢，口、鼻中多有血出，痕黑色。被踏要害处便死，骨折、肠脏出。若只筑倒或踏不着要害处，即有皮破、癰赤黑痕，不致死。 驴足痕小。

牛角触着，若皮不破，伤亦赤肿。触着处多在心头、胸前，或在小腹、胁肋亦不可拘。

三十九、车轮拶死

凡被车轮拶死者，其尸肉色微黄，口、眼开，两手微握，头髻紧。

凡车轮头拶着处，多在心头、胸前并两胁肋要害处便死。不是要害不致死。

四十、雷震死

凡被雷震死者，其尸肉色焦黄，浑身软黑，两手拳散、口开、眼^眵，耳后、发际焦黄，头髻披散，烧着处皮肉紧硬而挛缩，身上衣服被天火烧烂。或不火烧。伤损痕迹多在脑上及脑后，脑缝多开，鬓发如焰火烧着。从上至下，时有手掌大片浮皮，紫赤，肉不损，胸、项、背、膊上或有似篆文痕。

四十一、虎咬死

凡被虎咬死者，尸肉色黄，口、眼多开，两手拳握，发髻散乱，粪出，伤处多不齐整，有舌舐齿咬痕迹。

虎咬人多咬头顶上，身上有爪痕剥损痕，伤处成窟或见骨，心头、胸前、臂、腿上有伤处，地上有虎迹。勒画匠画出虎迹，并勒村甲及伤人处邻人供责为证。一云：虎咬人月初咬头顶，月中咬腹背，月尽咬两脚。猫儿咬鼠亦然。

卷之五

四十二、蛇虫伤死

凡被蛇虫伤致死者，其被伤处微有啮损黑痕，四畔青肿，有青黄水流，毒气灌注四肢，身体光肿、面黑。如检此状，即须定作毒气灌着甚处致死。

四十三、酒食醉饱死

凡验酒食醉饱致死者，先集会首等，对众勒件作行人用醋汤洗检。在身如无痕损，以手拍死人肚皮，膨胀而响者，如此即是因酒食醉饱过度，腹胀心肺致死。仍取本家亲的骨肉供状，述死人生前常吃酒多少致醉，及取会首等状，今来吃酒多少数目，以验致死因依。

四十四、醉饱后筑踏内损死

凡人吃酒食至饱，被筑踏内损亦可致死。其状甚难明。其尸外别无他故，唯口、鼻、粪门有饮食并粪带血流出，遇此形状，须子细体究曾与人交争，因而筑踏？见人照证分明，方可定死状。

四十五、男子作过死

凡男子作过太多，精气耗尽、脱死于妇人身上者，真伪不可不察。真则阳不衰，伪者则痿。

四十六、遗路死

或是被打死者扛在路傍，耆正只申官作遗路死尸，须是子细。
如有痕迹，合申官多方体访。

四十七、死后仰卧停泊有微赤色

凡死人项后、背上、两肋后、腰、腿内、两臂上、两腿后、两曲^脉、两脚肚子上，下有微赤色。 验是本人身死后，一向仰卧停泊，血脉坠下，致有此微赤色，即不是别致他故身死。

四十八、死后虫鼠犬伤

凡人死后被虫鼠伤，即皮破无血，破处周回有虫鼠啮痕踪迹，有皮肉不齐去处。若狗咬则痕迹粗大。

四十九、发冢

验是甚向坟、围长阔多少？被贼人开锄，坟上狼藉，锹锄开深尺寸？见板或开棺见尸？勒所报人具出死人元装着衣服物色，有甚不见被贼人偷去？

五十、验邻县尸

凡邻县有尸在山林荒僻处，经久损坏，无皮肉，本县已作病死检了，却牒邻县复，盖为他前检不明，于心未安，相攀复检。有如此类，莫若据直申：其尸见有白骨一副，手、足、头全，并无皮肉、肠胃，验是死经多日，即不见得因何致死，所有尸骨未敢给付埋殡，申所属施行。不可被公人给作“无凭检验”。

凡被牒往他县复检者，先具承牒时辰，起离前去事状，申所属官司。值夜止宿。及到地头，次第取责于连人罪状，致死今经几日方行检验？如经停日久，委的皮肉坏烂不任看验者，即具件作行人等众状，称尸首头、项、口、眼、耳、鼻、咽喉上下至心胸、肚脐、小腹、手脚等并遍身上下，尸胀臭烂，蛆虫往来啗食，不任检验。如稍可验，即先用水洗去浮蛆虫，子细依理检验。

五十一、辟秽方

【三神汤】能辟死气

苍术二两。米泔浸两宿，焙干白术半两甘草半两。炙右为细末，每服二钱，入盐少许，点服。

【辟秽丹】能辟秽气

麝香少许细辛半两甘松一两川芎二两

右为细末，蜜圆如弹子大，久窞为妙，每用一圆烧之。

【苏合香圆】每一圆含化，尤能辟恶。

五十二、救死方

若缢，从早至夜虽冷亦可救；从夜至早稍难。若心下温，一日以上犹可救，不得截绳，但款款抱解放卧，令一人踏其两肩，以手拔其发常令紧；一人微微捻整喉咙，依先以手擦胸上散动之；一人磨搦臂、足屈伸之，若已僵，但渐渐强屈之；又按其腹。如此一饭久即气从口出，复呼吸、眼开。勿苦劳动。又以少官桂汤及粥饮与之，令润咽喉。更令二人以笔管吹其耳内。若依此救，无有不活者。

又法：紧用手罨其口，勿令通气，两时许气急即活。

又用皂角、细辛等分为末，如大豆许吹两鼻孔。

水溺一宿者尚可救，捣皂角以棉裹纳下部内，须臾出水即活。

又屈死人两足着人肩上，以死人背贴生人背担走，吐出水即活。

又先打壁泥一堵置地上，却以死者仰卧其上，更以壁土覆之，止露口、眼，自然水气翕入泥间，其人遂苏。洪丞相在番阳，有溺水者身僵气绝，用此法救即苏。

又炒热沙覆死人面，上下着沙，只留出口、耳、鼻，沙冷湿又换，数易即苏。又醋半盏灌鼻中，

又绵裹石灰纳下部中，水出即活。又倒悬，以好酒灌鼻中及下部。又倒悬，解去衣，去脐中垢，令两人以笔管吹其耳。

又急解死人衣服，于脐上灸百壮。

喝死于行路上，旋以刀器掘开一穴，入水捣之，却取烂浆以灌死者即活。中喝不省人事者，与冷水吃即死，但且急取灶间微热灰壅之，复以以稍热汤蘸手巾熨腹胁间，良久苏醒，不宜便与冷物吃。

冻死，四肢直、口噤、有微气者，用大锅炒灰，令暖袋盛，熨心上，冷即换之，候目开，以温酒及清粥稍稍与之。若不先温其心便以火炙，即冷气与火争，必死。

又用毡或藁荐卷之，以索系，令二人相对踏令充转、往来如杆古旱切，摩展衣也。毡法，候四肢温即止。

魔死，不得用灯火照，不得近前急唤，多杀人。但痛咬其足根及足拇指畔及唾其面必活。

魔不省者，移动些小卧处，徐徐吃之即省。夜间魔者，元有灯即存，元无灯切不可用灯照。又用笔管吹两耳，及取病人头发二七茎捻作绳，刺入鼻中。又盐汤灌之。

又研韭汁半盏灌鼻中，冬用根亦得。

又灸两足大拇指聚毛中三七壮，聚毛，乃脚指向上生茅处。又皂角末如大豆许吹两鼻内，得嚏则气通，三四日者尚可救。

中恶客忤卒死。凡卒死，或先病，及睡卧间忽然而绝，皆是中恶也。用韭黄心于男左女右鼻内，刺入六七寸，令目间血出即活。视上唇内沿，有如粟米粒，以针挑破。

又用皂角或生半夏末，如大豆许吹入两鼻。又用羊屎烧烟薰鼻中。又绵浸好酒半盏，手按令汁入鼻中，及提其两手，勿令惊，须臾即活。

又灸脐中百壮，鼻中吹皂角末，或研韭汁灌耳中。

又用生菖蒲，研取汁一盞灌之。

杀伤，凡杀伤不透膜者，乳香、没药各一，皂角子大，研烂，以小便半盏、好酒半盏同煎，通口服。然后用花蕊石散或乌贼鱼骨，或龙骨为末，傅

疮口上，立止。

推官宋瑑定验两处杀伤，气偶未绝，亟令保甲各取葱白热锅炒熟，遍傅伤处，继而呻吟，再易葱而伤者无痛矣。曾以语乐平知县鲍旂，及再会，鲍曰：“葱白甚妙。乐平人好斗多伤，每有杀伤公事，未暇诘问，先将葱白傅伤损处，活人甚多，大辟为之减少。”出张声道《经验方》。

胎动不安，凡妇人因争斗胎不安，腹内气刺、痛胀、上喘者：

川芎一两半 当归半两

右为细末，每服二钱。酒一大盏煎六分，炒生姜少许在内尤佳。又用苎麻根一大把净洗，入生姜三五片、水一大盏煎至八分，调粥饭与服。

惊怖死者，以温酒一两杯，灌之即活。

五绝及堕、打、卒死等，但须心头温暖，虽经日亦可救。先将“死人”盘屈在地上，如僧打坐状，令一人将“死人”头发控放低，用生半夏末以竹筒或纸筒、笔管吹在鼻内。如活，却以生姜自然汁灌之，可解半夏毒。五绝者，产、“魅”、缢、压、溺。治法：单方，半夏一味。

卒暴、堕^瀕、筑倒及鬼魔死，若肉未冷，急以酒调苏合香圆灌入口，若下喉去可活。

五十三、验状说

凡验状，须开具死人尸首元在甚处？如何顿放？彼处四至？有何衣服在彼？逐一各检割名件。其尸首有无雕青、灸瘢？旧有何缺折肢体及伛偻、拳跛、秃头、青紫、黑色、红志、肉瘤、蹄踵诸般疾状，皆要一一于验状声载，以备证验诈伪，根寻本原推勘。及有不得姓名人尸首，后有骨肉陈理者，便要验状证辨观之。今之验状若是简略，具述不全，致妨久远照用。况验尸首，本缘非理、狱囚、军人、无主死人，则委官定验，兼官司信凭检验状推勘，何可疏略？又况验尸失当，致罪非轻，当是任者切宜究之。

